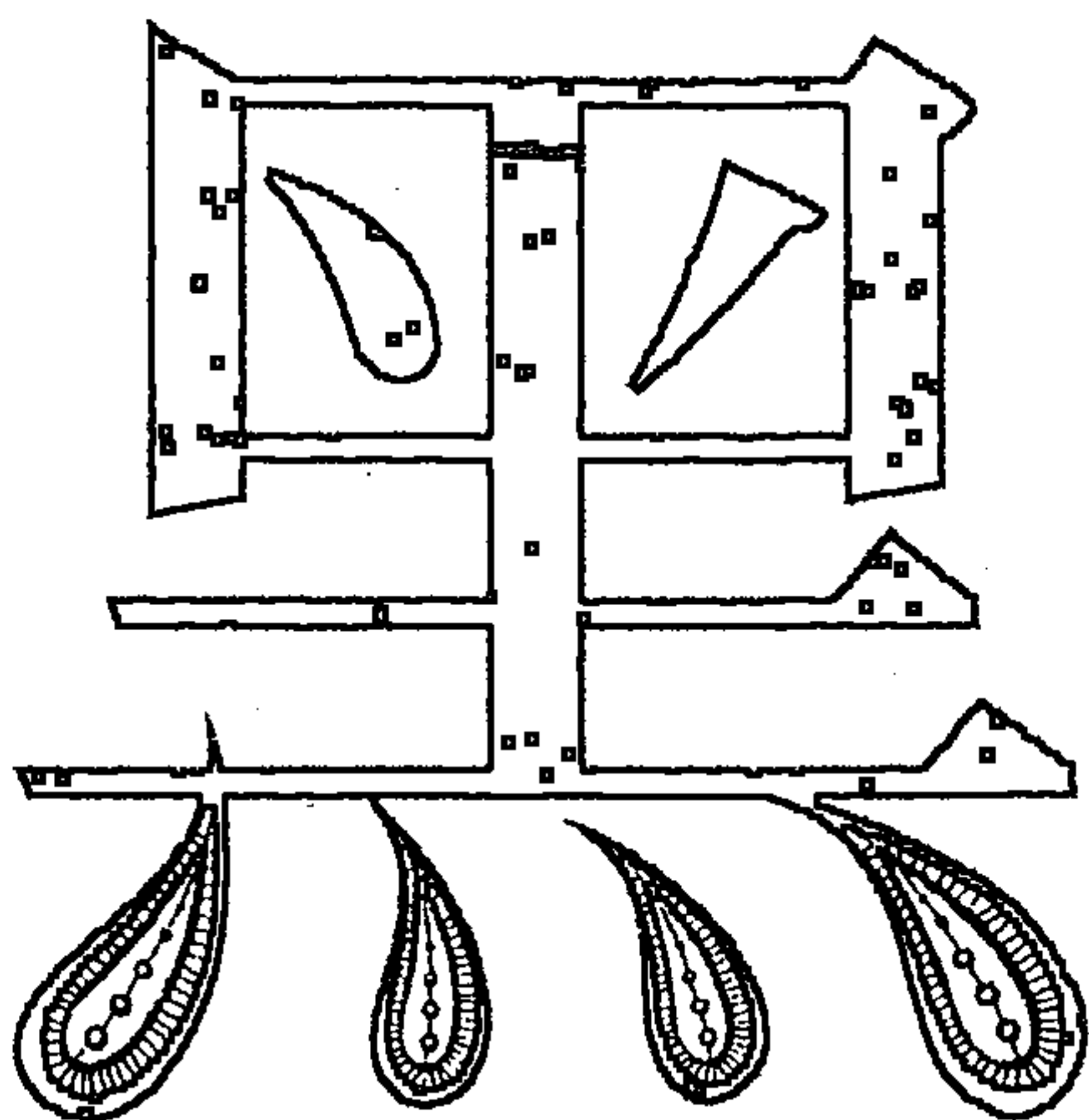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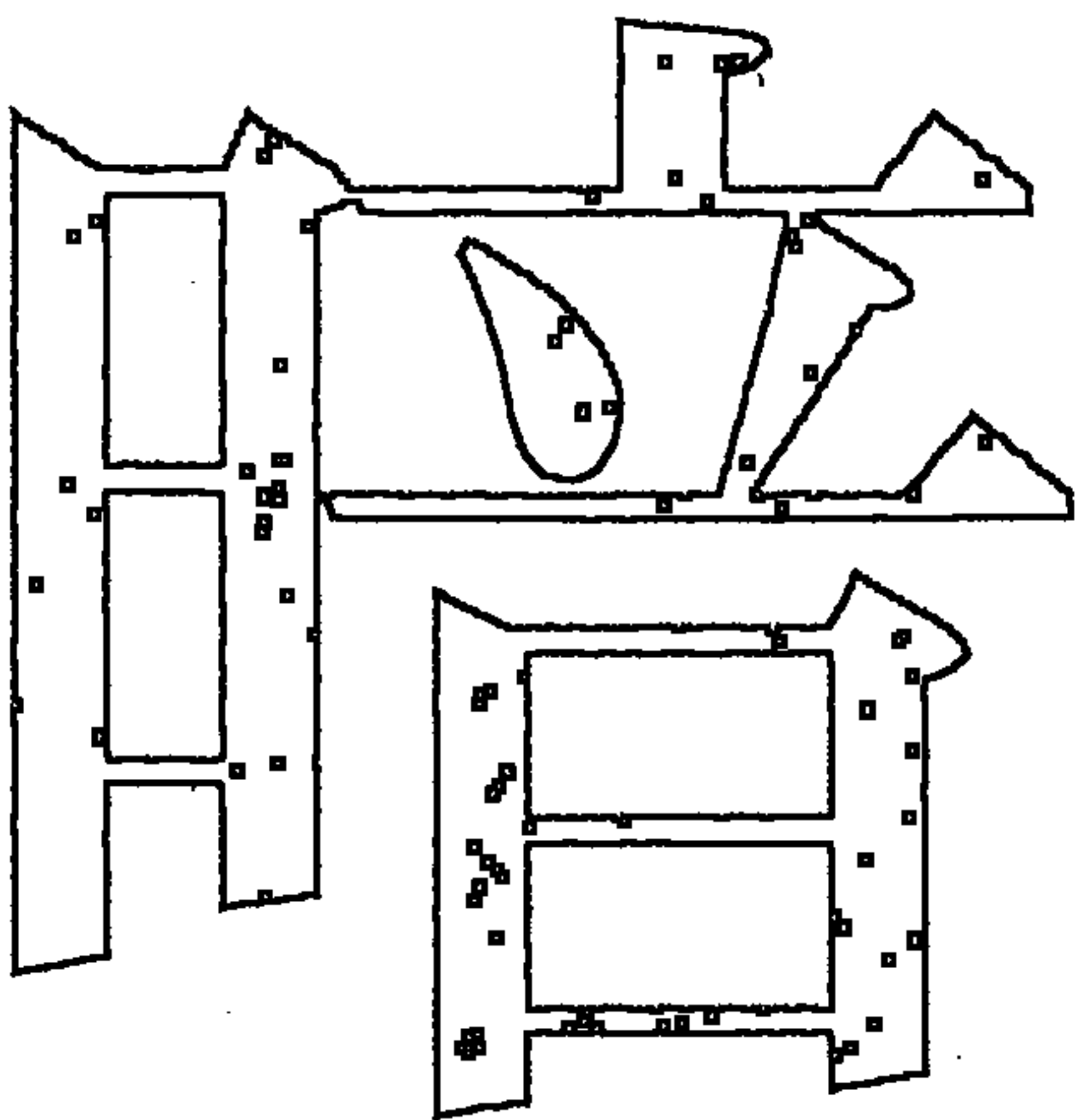


越美麗的東西，越有刺；
越美麗的東西，越有毒。
但也正因為如此，才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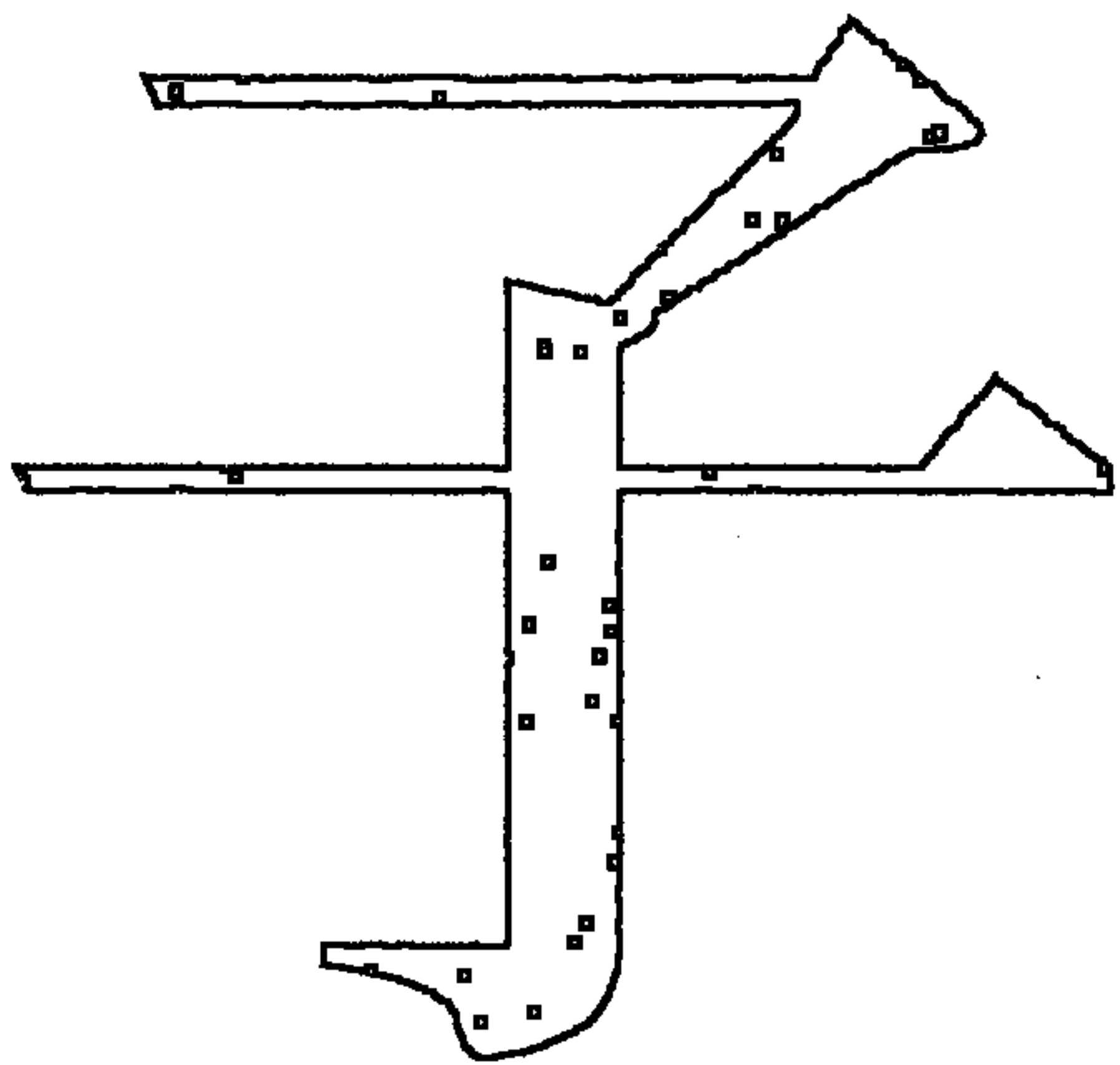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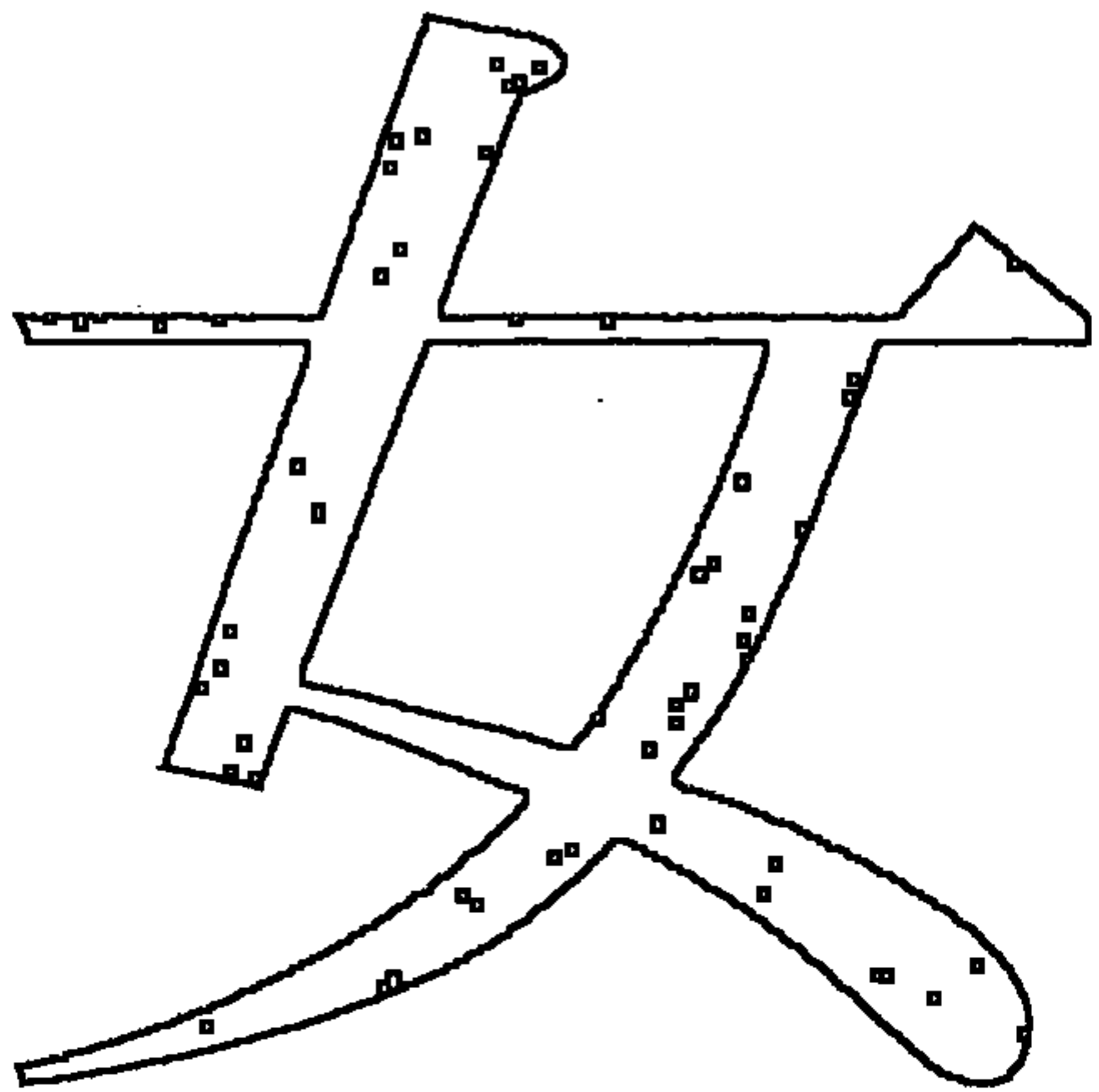




秋吉理香子

Rikako Akiyoshi

王蘊潔—譯



第六十一屆聖母女子學院高中部文學社例會議程

- | | | | |
|----|--------------|-------------|-----|
| 1. | 例會開幕詞及闡鍋規則說明 | 社 長・澄川小百合 | 007 |
| 2. | 朗讀小說〈歸宿〉 | 一年A班 二谷美禮 | 023 |
| 3. | 朗讀小說〈馬卡龍麵糊〉 | 二年B班 小南茜 | 065 |
| 4. | 朗讀小說〈春天的巴爾幹〉 | 留學生 蒂安娜・德秋貝 | 097 |
| 5. | 朗讀小說〈拉彌亞之宴〉 | 三年B班 古賀園子 | 139 |
| 6. | 朗讀小說〈天空神的去勢〉 | 二年C班 高岡志夜 | 185 |
| 7. | 朗讀小說〈死者的呢喃〉 | 社 長・澄川小百合 | 219 |
| 8. | 例會閉幕詞 | 社 長・澄川小百合 | 261 |

1. 例會開幕詞及閤鍋規則說明

社長・澄川小百合

歡迎各位在今晚的暴風雨中前來參加，在此表達衷心的感謝。

這是聖母女子學院高中部文學社第一學期的最後一次例會，由社團現任社長的我，澄川小百合致開幕詞。請各位一邊品嚐剛才端給大家的歡迎飲料，一邊慢慢聽我說。

雖然這是不到十名成員的小社團，沒想到今天大家都到齊了。因為燈光太暗，所以無法清楚看到各位的臉，但我知道所有的座位都坐滿了。

——那樣的事才剛發生不久，各位就願意來參加例會，真是萬分感謝。

為什麼沙龍今天的燈光這麼暗？第一次參加的同學，可能會感到手足無措。不知道有沒有人事先從學姊那裡打聽了相關消息，所以帶著滿心的期待來參加？光線昏暗時，無法看到平時可以看見的東西，有一種身處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我們聚集在這張黑色大理石橢圓桌旁，正上方的巴卡拉黑水晶燈平時總是燈火輝煌，今天已經把水晶燈的燈光調到最暗。在例會正式開始後，就會把水晶燈完全關掉，我手上的這根蠟燭將成為唯一的光源。

我們的、只屬於我們的文學沙龍位在校舍別館的一樓，地毯和壁紙都是薰衣草色，對開的落地窗前垂著黑色天鵝絨厚窗簾，還有古董貓腳餐櫃，高布林織錦布沙發。因為校舍原本就是在哥德式修道院的基礎上改建的，所以和這些家具相得益彰。不知道是哪一位成員第一次受邀來這裡時，忍不住驚嘆「簡直就像走進安娜蘇的精品店」，但是，這裡不光是優美而已，佔據一整片牆的書櫃中，放滿了經過精挑細選的書籍。因為這裡是教會女子學校，只要去學校的圖書館，就可以借到很多天主教相關書籍和嚴肅題材的書，所以，這裡專門蒐集了學校圖書館所沒有的、各種領域的書籍和資料，有點像私人圖書館的感覺。光是這些書，就是我們文學社的重要財產。

同時，這裡裝了隔音牆和隔音窗，有效隔絕來自校園的喧嘩聲，讓社員可以專心閱讀和創作。所有成員可以在這裡閱讀每次的指定書籍，舉辦發表讀後感的讀書會，或是關於作家的研究發表會、自創小說的朗讀會，以及有關文學方面的討論會，我們可以在這個沙龍舉辦各種文學活動，不會受任何干擾。

我們能夠擁有如此完美的文學沙龍，全拜前任社長白石逸美的父親所賜。兩年

前，修道院改建成校舍別館——剛好是逸美升上高中部的時候，他捐了一大筆款項，在一樓光線最充足的東南方位建造了這個沙龍。相信各位已經知道，白石先生是本校的董事長，對我來說，這個沙龍是無可取代的空間，我相信各位也一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只要來到這裡，比在任何一間教室更加安心，即使在家裡看不下去的書，在這裡卻可以安心閱讀。創作的小說遲遲沒有進展時，在這裡就會文思泉湧，下筆如有神助。寒冷的季節，把沙發放在暖爐前，大家躺在沙發上，一隻手拿著熱可可，相互批評各自的創作小說；夏天時，喝著手工調製的蜂蜜檸檬汁討論文學論。沒錯，這裡是屬於我們這些成員的夢想城堡。

把燈光調暗後，整個沙龍感覺和平時很不一樣，是不是很不錯？這支蠟燭淡淡的燭光、天花板上的水晶燈，和相同造型的壁燈隱約勾勒出各位的輪廓，充滿神秘莊嚴的氣氛。

以前這張光可鑑人的桌子上，都會放著瑋緻活的茶杯、剛出爐的司康餅，和散發出甜蜜芬芳的果醬，但是這些東西今天晚上都收起來了，妳們有沒有發現，黑色大理石上——放著和這個沙龍不太相稱的東西？

沒錯，是鍋子。是擦得一塵不染的黃褐色銅鍋。這是法國品牌Mauviel的銅鍋。

因為有新進的學生和留學生，所以容我在此詳細介紹一下今天的例會。今天的例會將以「闇鍋」的方式進行。沒錯，就是在漆黑的空間，把各自帶來的奇妙鍋料放進鍋子裡，大家一起享用。女生——尤其是本校的女學生可能不太熟悉這種方式，總之，每年在放假之前的例會時一起吃闇鍋是文學社傳承多年的傳統。

什麼？

當初為什麼會開始舉辦闇鍋會？

嗯……因為這個社團歷史悠久，所以關於這個傳統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起初只是因為好玩，久而久之就固定了下來。也有人說，因為平時整天吃一些高價位的美食，所以基於好奇心，想試試奇特的東西——但我認為培養敏銳的感覺是最可信、也最讓人認同的說法。

身處黑暗中，不是會讓五感變得更敏銳嗎？

燈光理所當然地存在於現代生活中，在消除燈光後，做平常的事……於是，就可以從普通的行為中，體會到不同的味道。不要只仰賴視覺——對有志於文學的人

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各位是不是也有同感？所以，我最喜歡這種說法。

比方說，各位目前品嘗的雞尾酒，在光線這麼昏暗的地方喝，是不是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不知道雞尾酒的顏色是紅是綠，不知道加了什麼做為點綴，是苦是甜？是很濃醇，還是很清爽？在不瞭解這些資訊的情況下喝這杯雞尾酒，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嗎？啊啊，各位不用擔心，遊戲規則規定，飲料中只能加飲料中所使用的材料，因為這畢竟是女生的聚會，飲料當然要好喝才行啊。但如果換成不知道加了什麼東西的火鍋……吃起來就有點恐怖吧？

當視覺被剝奪後，嗅覺、味覺、聽覺和觸覺會有什麼反應？磨練五感、背叛五感，然後釋放五感，我認為這才是這場闇鍋會的目的。

接下來，由我來說明一下闇鍋的規則。

首先，各位帶來了各自喜歡的火鍋料了吧？雖然基本上規定必須是食物，但我們的闇鍋會取消了這項規定，即使不是食物也沒有關係。啊哈哈，這也是我們的闇鍋與眾不同的地方，但不可以是鞋子或是昆蟲這種不衛生的東西，希望各位牢記這

是女生的聚會。

無論是哪裡的閨鍋會都嚴格規定「嚴禁爆雷」。各位帶來的東西應該都放在不會被其他人看到的容器中，放進沙龍附屬的廚房冰箱內了吧？只有身為「鍋管事」的我才能把火鍋料放進鍋內，大家只能帶著緊張的心情品嚐鍋子裡煮出來的東西。

我忘了是哪一次閨鍋會……真的被草莓大福害慘了。從頭到尾都甜死人了，加進去之後，整鍋都黏糊糊的，連豆沙都溶化在湯裡，撈都撈不出來……今天該不會也有人帶來？沒關係，因為我們規定任何火鍋料都不拘。

我還想起有一次在鍋子裡撈到了香奈兒手錶。因為在黑暗中，一開始只知道是手錶，而且遊戲規則規定，在吃完自己撈到的東西之前，不可以再撈其他東西，所以，那個人完全沒辦法吃其他東西，一直抱怨連連。吃完閨鍋後，又吃了烏龍麵和鹹粥，打開燈之後……發現竟然是香奈兒手錶，而且是限量款，引起一陣喧嘩。在吃火鍋時一直偷笑，還說那個人很可憐的其他女生紛紛露出羨慕的眼神。那只手錶有防水設計，卻被高溫燒壞了，所以花了不少錢去修理，但畢竟是很難買到的限量款，只要花點修理費就可以得到，算是很便宜啦。

那個幸運的女生是誰……啊，我想起來了，沒錯，我記得是逸美。逸美當時樂不可支——

——對不起，我又不知不覺聊到她了。我無意讓各位難過……真的很抱歉。

下一項規則——啊喲啊喲，第一次來參加的同學請不要害怕。雖然也曾經有超難吃的時候，但最後都會為大家準備美味的甜點。既然是女生的聚會，當然需要有好喝的飲料和美味的甜點啊，對不對？

閤鍋會的甜點必須由社長親自製作，這是多年來的規定。我從今天早上就開始卯足全力，使出了我的拿手絕活。去年是法式焦糖布丁、蜂蜜烤布丁和草莓芭芭樂慕斯。至於今天……呵呵，謎底要等最後才揭曉。

雖然草莓大福很讓人傷腦筋，但哈密瓜口味的剉冰糖漿更慘。整鍋湯都變得黏糊糊的，散發出化學香精的味道，結束之後，打開燈一看，發現舌頭都被染綠了……啊，只要回想起當時的味道，全身都會起雞皮疙瘩。我每年都會提心吊膽，不知道今年會不會有人帶這類東西。

沒錯，還有另一項規定。即使在今天的閤鍋會結束之後，也絕對不能向別人透

露各自帶了什麼東西，更不可以相互試探，不然會知道每次的花樣，就失去了這個遊戲的樂趣。

也曾經有人帶來很棒的東西，至今為止，最受歡迎的就是燕窩。燕窩有美容效果，富含礦物質，口感也很棒，是很受女生歡迎的食材，應該是歷屆閨鍋會中最受歡迎的。魚翅也因為富含膠原蛋白而受到大家的喜愛，真希望今年也有人帶來有益美容的食材。

對了——

今晚大家應該沒忘記帶來另一樣重要的東西吧？

沒錯，就是短篇小說。

閨鍋會是我們文學社的主要活動，請每位會員在參加之前寫一篇小說，在享受火鍋的同時，傾聽每個人朗讀各自的小說。各位應該都寫好了吧？

黑暗中，只聽到別人朗讀的故事。在視覺被剝奪，被五感背叛的同時，用心感受各自創作的小說，這不是最理想的舞台設定嗎？這正是每次例會的精髓，所以，

這項傳統才會持續這麼多年。

之前的小說題目都請各自任意發揮，但這次因為發生了那件事，所以由我決定了主題。因為要寫規定的主題，而且這次還有時間的限制，我知道的確有相當的難度，但這在創作上也是很重要的訓練，希望各位用積極的態度看待這件事。

——沒錯，這次的主題就是前社長白石逸美的死。

我和逸美從讀小學部時就認識了，我們是好朋友，每天形影不離，我至今仍然難以相信她已經離開了人世。

別人經常說，我和逸美的個性完全相反。逸美個性積極，對所有的事都黑白分明。我天生體質很弱，所以總是躲在逸美的背後，也很不起眼。

各位不覺得我們這種年紀的人，在結交朋友時很兩極化嗎？不是個性相似的人強烈地相互吸引或是相互痛恨，要不然就是完全相反的人強烈地相互吸引或相互痛恨，並不存在中間的灰色地帶。長大以後，或許可以巧妙地控制這種想法，培養所謂的處世技巧，不管彼此是否相似，不管彼此是否合得來，都可以聰明地在社會上生存。

但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無法這樣聰明處世，因為對我們而言，自己的感性和感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維護。所以，不是抹殺自我，就是自我遭到抹殺——女生的友情總是拚得妳死我活，是賭上性命的生存戰。尤其在女子學校更是如此，各位同意嗎？

從這個角度來說，逸美是我的最佳良伴。她彌補了我所有不擅長的部分，我們不需要抹殺彼此的自我，能夠建立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當我說很想去當義工，但不敢一個人去參加時，她就和我一起報名參加；當我猶豫該不該去參加短期留學時，她在背後推了我一把；當我說很怕課堂上的辯論時，她就自願陪我練習。當然，我也可以驕傲地說，我是逸美的最佳良伴。逸美不擅長的瑣碎事——像是這個社團舉辦活動的企畫、合宿的聯絡工作或是場地的實地勘察，或是志願校系的調查，都是由我幫她完成的……我們兩個人真的好像一個人。逸美經常對我說：「小百合，如果沒有妳，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也有同感，如果沒有逸美，我恐怕會錯過很多事。

社團指導老師北條老師曾經說，逸美和我的關係「簡直就像太陽和月亮」。最

初聽到時，我覺得北條老師是堂堂的國語老師，竟然只能說出這麼乏善可陳的比喻，但失去逸美之後，我終於發現，逸美的確是我的太陽，沒有逸美，我無法發光。正因為有逸美，才會有我的存在。

所以，失去逸美之後……我覺得好像失去了一半的身體……就連走路時都很難保持平衡。如今，我每天都過著這種生活。

逸美為什麼會死……？

我至今仍然無法瞭解其中的原因。

她去世才一個星期，至今仍然難以相信。我相信妳們也一樣吧？這也難怪，個性那麼開朗的逸美……最後竟然會那樣……

——對不起，我不該流淚。

什麼？

嗯，我當然知道，外面議論紛紛，說我們文學社的某個成員殺了逸美。問我相信不相信？嗯……怎麼說呢……

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至今連這件事都還沒有釐清啊。

沒錯，逸美的死充滿疑問。各位應該也知道吧？我們無法參加她的葬禮，也不知道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逸美的父親、母親，跟她的弟弟和樹都三緘其口……

她滿身是血倒地的樣子至今仍然會出現在我的夢中——

各位都在當時的現場看到了逸美的屍體吧？逸美為什麼會死在校園內？為什麼會倒在露台下方的花圃？為什麼死的時候會握著那樣東西？逸美到底想要傳達什麼……？

這一個星期以來，我每天每天都在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在她所愛的這個沙龍，和在座的各位一起盡情地緬懷她。

雖然由我主持今晚的例會，但今晚的主角當然是我們深愛的亡友，白石逸美。

不瞞各位，我很猶豫今晚的例會到底要如期舉行還是終止，但是，這個文學社在逸美的高中生活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說，她把所有的青春都投入了這個文學社。她真心希望以後可以成為作家或是文學評論家，放學後，幾乎每天都在這個沙龍閱讀不同作家的作品，然後和其他人熱烈討論。她的父親被她對文學的熱情打

動，才捐贈了這個沙龍，所以，我認為與其我們各自懷念她，不如在這個沙龍，大家共同悼念她，這種悼念方式更有我們文學社的風格……相信各位也這麼認為吧？正因為妳們不認為這樣的做法輕率，贊同我的做法，今天才會來參加，不是嗎？

逸美也會感到高興。我對此深信不疑。

但是，我無論如何……無論如何都想知道。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才會要求這次的小說主題是各位從各自的角度來寫這件事。

以逸美的死為主題的小說，是奉獻給逸美的小說。希望各位盡可能仔細回想那件不幸的事，並如實地記錄下來，和其他人分享。我相信把逸美的死昇華成小說後，就可以瞭解逸美為什麼會死，以及——凶手是否真的在我們其中……

啊喲，剛才的雷聲真大。雨越下越大了，但夏天的暴風雨夜晚，不是很適合今天晚上這個活動的氣氛嗎？

那就準備開始了。

等一下將會關掉水晶燈，各位準備好了嗎？

水晶燈關掉之後，我會靠著蠟燭的光，開始把湯和火鍋料放進鍋子，然後，請各位依次朗讀。暖爐旁放了沙發和燭台，那裡是朗讀區，請各位去那裡朗讀自己的作品。

第六十一屆聖母女子學院高中部文學社「定期闇鍋朗讀會」現在開始。

2. 朗讀小説〈歸宿〉

一年A班 二谷美禮

我難以忘記當時的景象。

渾身是血的美少女被抬上擔架，她像陶瓷般雪白的手上，握著一枝鈴蘭。

雖然有人失去了生命，但這一幕太夢幻、太美麗，讓圍觀者情不自禁地深受吸引。

我這輩子永遠都無法忘記這位同學的死。

我在入學後不久，認識了這位同學——白石逸美。

我從小就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屬於我的歸宿。

無論在家或是在學校，或是在連結這兩個地方的上下學路上，以及其他同學常去逛的便利商店，都無法擺脫遭到排斥的感覺。在家的時候，因為一家五口擠在國宅兩房一廳的房子，我當然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間，所以名副其實沒有屬於我的一「歸宿」。我和目前正在讀中學的妹妹住在其中一個房間，兩個讀小學的弟弟住在另一個房間，單親的媽媽睡在四坪大客廳的沙發床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媽媽要一個人帶我們四個孩子，可能在離婚的時候，爸爸和媽

媽無法各帶兩個孩子一起生活，所以，每次回到在六十平方公尺的空間，塞滿了五個人生活的家中，就忍不住想要嘆氣。爸爸完全不想帶走任何一個孩子嗎？還是媽不願意放手？雖然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對我們說清楚，但爸爸和媽媽絕口不提。雖然爸爸從來不提這件事，但每次都得意地強調，他每個月支付我們每個小孩兩萬五千圓的養育費。

「所以，每個月一領到薪水，就有十萬圓一下子蒸發了。」

爸爸每次在家庭餐廳的包廂席，和我們四個孩子一起吃巧克力聖代時，他都會說這句話。他說這句話時很得意，但不會擺出一副天大恩惠的樣子，也不會表現出不捨得這筆錢的態度，而是發自內心地期待不定期的親子聚會，有時候——像是賽馬贏了錢的時候——他會帶我們去高級的中餐廳，或是去吃烤肉，毫不在意兩個正在發育的弟弟食慾多麼旺盛。

媽媽從來不在我們小孩子面前抱怨爸爸給的養育費太少，或是應該多給一點之類的話，只是默默去上班，默默照顧我們的生活起居，不上班的日子，就去接一些零工或是在家做家庭代工，日復一日地這樣過日子。

雖然離婚的父母之間沒有激烈的爭吵，但並不代表我們的生活很輕鬆。老實說，我們家很窮。爸爸是計程車司機，媽媽是超市收銀員，還會在家幫人修改衣服，我能夠就讀本地知名的教會女子學校——聖母女子學院的高中部，全拜學院推出的獎學金制度所賜。獎學金的規定如下：

「小學部、中學部和高中部分別從合格者中挑選一名成績優秀，且因為經濟因素導致升學困難者，免除其學費，並支付交通費、教科書費等其他學校生活所需一切費用，並無還款義務。」

我以前就很嚮往這所女子學院，我喜歡搭電車時會看到的清爽又可愛的制服，還有以天主教為主軸的嚴謹校風，最吸引我的就是每個學生的臉上都閃耀著光芒。

如果能去這種學校讀書，不知道該有多好。只要我能考取那所學校，被選為獎學金學生，就可以去那裡讀書——我一心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從小學高年級就開始用功讀書。我家沒錢讓我去補習或請家庭教師，所以只買了參考書，我做了一遍又一遍，幾乎把整本參考書都寫滿了。

收到和高中部的合格通知同時寄來的獎學金學生獲選通知時，我不知道有多高

興。我充滿期待，始終沒有放棄希望，但作夢都沒有想到，竟然可以如願成為唯一的獎助生。

參加入學典禮之前，我曾經因為量制服尺寸、拿學校指定的書包和參加校方說明會多次踏進校園。第一次踏進學校時，我心情激動得胸口發痛，看到身穿制服的學姊優雅的舉止，也忍不住心跳加速，覺得自己以後也可以像她們一樣。

但是——

入學後兩個星期，我發現這裡也沒有屬於我的歸宿。

我交到了朋友，也有一起吃便當的朋友，但我始終覺得，自己和這裡的環境格格不入。無論在上課時，或是早上和放學前在班上祈禱時，我都覺得自己不該出現在這裡。

我一直以為自己覺得不領獎學金就無法讀這所學校的彆扭想法，是出於對生活無憂無慮的同學的嫉妒，但在我開始打工之後，才發現似乎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和媽媽在同一家超市當收銀員打工（其實學校嚴格禁止學生打工），但在那裡，也和同齡的其他工讀生合不來，整天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起初在休息時間，

還有人和我聊天，但她們得知我在讀聖母女子學院後，只是驚嘆了一聲「是喔」，隔天之後，就和我保持距離。

——為什麼讀聖母女子學院的人會來超市打工？

——她媽媽也在這裡上班。

——是喔！所以不是有錢人喔。那她說她讀聖母女子學院絕對是唬人的。

——但她上次穿了制服。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我曾經聽到別人在更衣室討論我，所以，我無論去哪裡，都顯得格格不入……

我一直這麼認為。

直到我遇見了白石逸美。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遇見白石逸美時的情況。

我越來越懂得假裝自己適應了學校生活，但並沒有真心樂在其中。所以，每次休息時間，我都會去校舍三樓的屋頂露台，隔著柵欄眺望校園。

露台上沒有人，總是靜悄悄的。以前曾經很熱鬧，但自從第一校舍建了日光室後，大家都聚在那裡。裝了防紫外線玻璃天花板的日光室不受天氣影響，也不怕被曬黑，當然更受女生的歡迎。

我總是眺望校園旁的小教堂。那是一座老舊的木造教堂，三角形的屋頂上豎著十字架。可以容納全校學生的大教堂稱為新教堂，那裡稱為舊教堂。每天早上和放學前班會時，大家都在教室內唸〈主禱文〉，但上宗教課時，就會去舊教堂聽修女傳教，唱聖歌。舊教堂內只有粗糙的木頭長椅、走音的風琴，和掛在祭壇上，油漆已經剝落的耶穌基督受難像。

每次走進舊教堂，就覺得心情格外平靜。當初是天主教的修女在戰後來到日本，希望在天主教精神的基礎上推廣女子教育，所以創立了這所學校。聖母女子學院實施從小學到短期大學的一貫教育，校舍和附設的修道院都已建造多年，但很難想像在日本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建築。十年前新建的新教堂的入口有一座優美的聖母瑪利亞像，祭壇背後是著名的天主教徒藝術家設計的花窗玻璃，在校園內也呈現出傲視群倫的美麗，令人刮目相看。相較之下，舊教堂沒有任何華麗的裝飾，整體

的樸素感宛如是我自身的寫照。

我在露台上席地而坐看著埃滋拉·龐德（Ezra Weston Loomis Pound）的詩集，不時眺望著舊教堂。那是我度過休息時間最自在的方式。

「妳常常來這裡。」

突然聽到有人說話，猛一抬頭，發現白石逸美探頭看著我。

「妳喜歡看書嗎？經常看到妳在看書。」

「嗯，是啊……」

白石逸美竟然會主動和我打招呼！

我剛入學時就認識她了。這所學校每個學年只有二個班，是小班制的女子學校，而且，女子學校的特性，就是容貌出眾的學姊會成為學妹崇拜的對象，更何況她的父親是這所學校的董事長，在都是有錢人家女兒就讀的這所學校中，她家也特別有錢。我領取的「白石紀念獎學金」就是由她父親設立的，也就是說，我是沾她父親的光，才能就讀這所學校。

我認識她並不是因為我是獎助生，這所學院的學生應該沒有人不認識白石逸

美。小學部、中學部和高中部的所有學生都很崇拜這位聰明美麗的學姊，在學校時都會隨時注意、模仿她的一舉一動。

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逸美，忍不住看著她出了神，逸美對我說：

「我在高中部主持了文學社，妳這麼喜歡看書，要不要來參加？」

我當然也知道文學社的事，而且全校所有的學生都希望成為文學社的一份子。校舍別館有特別為文學社設置的沙龍，之前聽說傳聞後，就知道那完全是女生嚮往的社團，所有的女生都夢想有機會在那裡喝杯紅茶，哪怕只有一次機會也好。

雖然名為文學社，但並不是只要對文學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參加。如果沒有白石逸美的親自邀請，就無法加入文學社。反過來說，即使對文學毫無興趣，即使不會寫小說，即使無法評論小說，即使不喜歡閱讀，只要能夠讓白石逸美中意，就可以加入。所以，目前文學社的五名成員都是逸美親自挑選的特別學生，大家都對她們另眼相看。換句話說，文學社就像是社交俱樂部，只要能夠加入，就是一種身分的象徵。

「像我這種人也可以參加嗎？」

我戰戰兢兢地問。

「當然啊，為什麼會這麼問？」

「因為……」我遲疑了一下，但還是說了實話，「因為我聽說只有特別的人才能參加。」

逸美放聲大笑起來，完全顛覆了我以前對她的印象。我覺得她很爽朗，頓時產生了親切感。

「才不是呢，我們很歡迎每一個人，只是傳聞滿天飛，沒有人主動上門而已。走吧，我們一起去。」

「不，我……」

「妳不必客氣——妳是不是叫二谷美禮？」

我驚訝地看著逸美。我知道她的名字很正常，但作夢都沒有想到她竟然認識我這個剛入學不久，而且很不起眼的學妹。逸美似乎察覺了我的驚訝，爽朗地笑了起來。

「因為妳是今年高中部的獎助生，當然很引人注意啊。」

原來是這樣。

我很怕其他同學知道我是獎助生，因為覺得很丟臉，等於在向別人宣告家庭的狀況，所以，我從來不會主動向班上的同學提起，也從來沒有聽到老師告訴其他學生，但畢竟這是一所不大的女子學校，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我頓時為自己打腫臉充胖子，試圖假裝和其他同學一樣感到羞恥。

「妳先來沙龍看看，之後再決定要不要加入，沙龍內還有我們引以為傲的藏書。」

「有哪些書？」我不禁產生了興趣。

「嗯……妳可能會喜歡的有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葉慈，當然也有著埃滋拉·龐德。」

我好想看。這些精裝本的書都很昂貴，我根本買不起。

於是，我就在她的邀請之下，造訪了文學沙龍。

我該怎麼描述第一次踏進沙龍時的感動？挑高的天花板垂著發出黑色光芒的水

晶燈，地毯柔軟蓬鬆，進口的大古董沙發，餐櫃裡放著理查·基諾里和瑋緻活的高級餐具。紅磚暖爐，以及放滿一整面牆的藏書，裡面還有不少外文書籍，簡直就像是裝飾牆壁的藝術。

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懾了，逸美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

「這是埃滋拉·龐德的《休·塞爾溫·毛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是限量珍藏版，而且還有作者的親筆簽名，如果你喜歡，可以看一下。」

我難掩驚訝地把那本褐色封面的書拿在手上。我之前曾經聽過這本書，是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奇書，目前拍賣價已經超過一百萬圓。這麼貴重的書竟然拿在我手上，我用顫抖的手指翻開封面，發現埃滋拉潦草的親筆簽名出現在書名頁的左側。

「好厲害！怎麼會有這本書？」

「我爸爸託人買的。這個沙龍有很多珍藏本，妳可以隨便拿來看。」
能夠來這裡真是太好了。我發自內心這麼想，仔細打量每一層書架。

「先別參觀藏書了，要不要來喝茶？」

另一個女生從裡面走了出來，手上端著托盤。

「新來的吧？我是副社長澄川小百合，請多關照。」

小百合把茶杯和蛋糕盤從托盤上拿下來後放在桌上，對我微微點頭。我剛入學時就認識了小百合，她和白石逸美從小學時代就是好朋友，不同於明艷動人的逸美，具備了另一種美麗。她一頭烏溜溜的長髮，皮膚白皙柔嫩，連唇蜜都不擦，全身唯一的裝飾就是一條十字架的項鍊，整個人散發出宛如朝露般滋潤的美麗。

當她們站在一起時，周圍的空氣立刻變得不一樣了，就像大銀幕世界中的超級明星。

「逸美，這位是今年度的獎助生吧？」

小百合問逸美。

「對，我發現她很喜歡看書，所以邀請她來參加。」

「獎助生的考試也有閱讀論文吧？妳一定具備了敏銳的觀點，真期待，請妳一定要加入我們。」

小百合露出溫和的笑容，請我吃點心。那天的點心是草莓塔，很有春天的味道。

「真好吃！」我忍不住驚嘆，「澄川學姊，這是妳做的嗎？」

「我很想回答『是』，但可惜不是，我們社團有一個人很會做甜點，甜點是她的專長。我來為妳們介紹，小南，妳來客廳一下。」

小百合對著裡面叫了一聲。我被這裡的裝潢和藏書所吸引，完全沒有發現原來這裡還有廚房。

「瑪德蓮剛烤好，要不要試試？」

一個雙手戴著粉紅色隔熱手套，繫著白色荷葉邊圍裙的女生，端著裝了甜點烤盤從廚房走了出來。她一頭髻髮及腰，一張娃娃臉十分可愛，我突然又感到不安，覺得自己似乎不應該出現在這種地方。

「小南茜是二年級生，她喜歡這裡的廚房，比起看書，她更喜歡在廚房挑戰新花樣的甜點。」

逸美笑了起來，似乎覺得很滑稽。

「啊喲，白石學姊真是的，我明明也有看書啊。」

小南嘟著可愛的臉，生氣地說。

這時，門打開了，三個女生一起走了進來。

「哇，好香喔！」

「今天的甜點是什麼？」

她們沒有打招呼，就直接低頭聞了起來。

「啊喲啊喲，幾位大小姐，妳們在新成員面前也太放肆了。」

小百合笑著數落她們，她們才發現了我，像調皮的小孩一樣吐了吐舌頭互看著。

「我是二年級的高岡志夜，自從白石學姊讓這個社團復活後，我很榮幸成為最初的社團成員，目前也從事創作工作，姑且算是作家。」

說話的是一位綁著馬尾，看起來很豪爽的美少女。

「我是三年級的古賀園子，和逸美、小百合同班，請多關照。」

她是看起來很有理智的鐵娘子，造型俐落的眼鏡後方一雙細長眼睛很明亮。

「我是留學生蒂安娜·德秋貝，來自保加利亞。」

她的五官輪廓很深，宛如充滿神秘色彩的東歐精靈。

每個人都具有富有個性的美麗和氣質，為什麼只有我……我又忍不住自卑，想

要退縮，但幸好拚命忍住了。

「所有人都到齊了，那就來喝茶吧。」

小百合開始準備皇家哥本哈根的茶具，小茜為每個人準備了瑪德蓮，裝在盤子上。

我竟然受邀來到全校女生都夢寐以求的沙龍，和這些出色的成員一起喝茶，這一切簡直就像在作夢。她們談笑風生，我無法加入她們，只能默默吃著瑪德蓮。

「二谷，妳平時都看什麼書？」

古賀園子主動問我。

「呃，我目前在挑戰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作品。」

「是喔，妳的興趣真獨特，那種書對我來說太費解了。」

「古賀學姊都看哪方面的作品？」

「嗯，理科方面的，像是醫療方面，不會特別追哪一位作家的作品，隨便亂看。」

古賀撥了撥一頭清爽的短髮笑了起來，這時，她光滑的脖頸飄出宜人的芳香。

「哇……這是什麼香水？」

「這個嗎？嬌蘭的鈴蘭（Muguet）。」

「啊喲，」聽到香水名，逸美加入了談話，「園子，妳已經有鈴蘭香水了嗎？」

今年的不是還沒有正式上市嗎？」

「這是特別請人去法國帶回來的。」

那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香水名字，聽說是每年春季推出的限量版香水，香氣令人沉醉，聞了之後就很難忘記。

「所以，妳可以暫時獨佔這種香氣。」

古賀和逸美之間的談話聽在我耳朵裡，也覺得充滿優雅。

「我吃太多草莓塔了，肚子好脹喔，可不可以請妳幫我吃這塊？」

逸美很自然地把她的瑪德蓮遞到我面前。我早就把自己的瑪德蓮吃完了，一定露出了貪吃的表情。雖然我覺得難為情，但還是毫不猶豫地伸出手，因為比外面賣的瑪德蓮好吃太多了。

瑪德蓮的甜度適中，飄著淡淡的蘭姆酒香味，我幾乎有點醉意了。不，我真的

醉了。我沉醉在這個豪華的沙龍、美麗的社長和副社長，還有出色而富有個性的文學社成員，以及這些愉快的交談中。

不知道是因為吃了平時根本吃不到的東西，還是被華麗的沙龍嚇到了……那天晚上回到家後，我把胃裡的食物全都吐了出來。

那天是我入學以來，第一次開懷地笑。不是家人，不是班上的同學，也不是老師，而是白石逸美提供了一個屬於我的歸宿。

社團活動很開心。

星期一是讀書會，看完一本書後，大家交流讀後感。星期二是討論會……聽起來好像很嚴肅，但其實只是隨心所欲地聊一些關於文學的事。星期三是理藏書日，社團活動休息。星期四和星期五是自由活動，想要創作的人可以在沙龍創作，也可以看書櫃裡的書。基本上是自由參加，但大家的出席率很高，我們的甜點師小南茜的甜點應該對大家的出席率有很大的貢獻。

我還是學生，放學後是我唯一可以賺錢的時間。雖然我如願加入了夢寐以求的

社團，但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幾乎無法參加社團的活動。

「妳加入了社團，但妳很少來沙龍，每天都很忙嗎？」

有一天，我和逸美在走廊上擦身而過時，她叫住了我。

「不，不瞞妳說……我在打工。」

「——打工？」

逸美皺起眉頭。校規禁止學生打工，獎助生也一樣，因為獎學金制度原本就是為了讓學生專心讀書而設計的，但以我家的經濟狀況，即使不需要負擔我的教育費，日子仍然過得捉襟見肘，如果不打工幫忙家計，就無法支付生活開支。

逸美的爸爸發給我獎學金，一旦逸美知道打工的事，也許會停止我的獎學金資格，但是，我不想對真誠美麗的學姊說謊。

「妳打什麼工？」

「超市的收銀員，和我媽媽一起。」

「喔，原來是這樣……」

逸美眯起眼睛想了一會兒。

「我有一個提議，希望你不要誤會，」逸美對我說：「如果你想打工，我覺得有更適合你的工作。我並不是看不起超市的收銀工作，但要適才適所，你很聰明，想不要靈活運用你的聰明？」

「靈活運用？」

「我弟弟正在找家教，他目前讀小學四年級，數學和國文很差，妳這兩科的功課都很好吧？」

「但是，我怎麼……」

「如果當我弟弟的家教，學校方面也沒什麼好挑剔的，我爸爸也會很高興，妳可以大大方方打工。」

逸美露出溫柔的笑容。

我忍不住高興起來，逸美察覺了我的狀況，很快為我想出了對我、對學校和對獎學金制度都不會造成任何影響的方法。她的這份心意對我意義重大。

「那我就欣然接受了。」

那件事之後，我越來越尊敬、崇拜逸美。

逸美的家——不，應該說是豪宅——坐落在山上。

我坐在逸美家的黑色轎車後車座，看著車窗外和緩的坡道和鬱鬱蔥蔥的綠意。年紀超過六十，連眉毛都是白色的司機穿著深藍色西裝，戴著白手套，對我說話的態度也很恭敬。

「美禮小姐，冷氣會不會太強？」

「美禮小姐，您會不會暈車？」

「美禮小姐，逸美小姐在學校怎麼樣？」

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人叫我小姐，我覺得有點心癢癢的，只能小聲地回答。

「室生先生，」逸美對司機說：「美禮從今天開始要當和樹的家教。」

「那真是太好了，又多了一個姊姊，和樹少爺一定會很高興。」

我在照後鏡中和司機四目相接，從他平靜的眼神中可以發現，他熱愛這份為白石家奉獻多年的工作。我暗自覺得，逸美的家庭真幸福。

逸美家一如傳聞，有一個游泳池，還有一個鯉魚悠游的水池和一個人工小瀑

布，以及漂亮的石燈籠，還有一棟很沉穩的偏屋，感覺像是茶道專用的茶室。整棟房子的佔地面積很大，脫俗的近代房子很有戰前歐式建築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我被逸美的家人深深地吸引。她的母親溫柔婉約，她的父親除了學校以外，還多元化經營綜合醫院和營造公司，具有可以看透人心的威嚴（逸美的優雅應該來自她的母親，敏銳的感覺應該像她父親）。她的弟弟舉止和言談都彬彬有禮，卻不失小學生的調皮。他們全家人無論做什麼，言談舉止中都散發出高雅的氣質。這才是真正的上流社會。就連才十六歲的我也對此深有感觸。

那天晚上，我教了和樹數學和國文各一個小時，他們請我吃了晚餐，臨走時，還交給我一個信封。我在回家的車上偷偷打開信封一看，發現裡面裝了一萬圓。這是月結的家教費？該不會是今天兩個小時的家教費吧？就連職業家教恐怕也沒有個小時五千圓的高薪。

但是，隔天在學校向逸美確認後，她說是日薪。

「太多了，我不能收。」

我想要還給她，但她堅決不肯收。

「之前的家教也是每次都付一萬圓。」

「我不是職業家教，也不是知名大學的學生，只是普通的高中生，而且是妳的學妹，如果有時薪一千圓，我就很高興了。」

我們爭執了半天後，逸美終於答應了。

於是，我經常以家教的身分出入白石家。

逸美的母親很親切，經常送我很多東西。有時候送我漂亮的利摩日盜鐘說：「妳可以放在房間裡」；有時候送我蕾絲的杯墊說：「帶回去給妳媽媽用」；有時候又會送我雕花玻璃的杯子說：「不小心買了一樣的。」這些東西和我家格格不入，她的好意反而讓我有點傷腦筋，但當我帶著她送我的GODIVA巧克力回家時，弟妹們都樂得手舞足蹈。

「這種東西就讓妳這麼高興，妳變得真快啊。」

媽媽和大家一起吃巧克力時挖苦我，她對我辭去超市收銀工作很不高興。

「唉，如果妳不去家教的日子可以排班，就可以賺更多錢。」

媽媽滿臉不悅，接二連三地把松露巧克力放進嘴裡。

「不行。學校禁止學生打工，所以才會叫我辭去超市的工作，讓我去當家教。這次再違反規定，搞不好會被退學。」

「要隱瞞還不容易？」

「即使我拿不到獎學金也沒問題嗎？」

「我一開始就反對妳讀私立學校，即使被退學也沒關係啊。」

弟弟吃了滿嘴的巧克力，媽媽為弟弟擦拭嘴巴時說。

「而且，妳並不是每天都去家教，但每天都很晚回家。」

「因為……我參加了社團。」

「社團？」

「對，文學社。」

「喔，妳原本就喜歡看書。真好命啊。」

「請妳不要用這種方式說話。如果妳不喜歡這種生活，當初不要離婚不就好了嗎？」

媽媽不發一語。以前我從來沒有用這種語氣對她說話，但也許是因為在一流的私立學校，和一流的人交流的自負，讓我有點看不起她，才會提到離婚的事。

「妳說話真是沒大沒小。」

但是，媽媽沒有生氣，苦笑著低聲說道：

「是啊……可能是因為歸宿吧。」

「——啊？」

「和他結婚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屬於自己的歸宿，我相信他也一樣。」
看到我滿臉驚訝，媽媽慌忙說：

「我說的不是物理上的歸宿，該怎麼說，好像是缺少心靈的依靠——」

「我能理解。」

當我打斷媽媽的話回答時，她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我能理解，因為我也一樣。」

媽媽聽我這麼說，露出了溫和的表情。母女兩人面對面坐在桌前，默默地喝著茶。我們畢竟是母女。

對媽媽來說，離婚是創造屬於自己的歸宿，對我來說，文學社和文學沙龍就是屬於我的歸宿。我對帶給我這一切的逸美深表感謝。

「學姊，我希望有機會回報妳。」

我曾經這麼對逸美說，不光是逸美，我接受了白石家所有人的恩惠。但逸美面帶微笑地說：

「如果妳真的想要回報，就不要回報給我們，回饋給不幸的人吧。」

我立刻開始認真投入義工活動。雖然我在中學時曾經做過義工，但在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之後，就很少有機會參加。我在網路上找到了招募義工的消息，專門陪獨居老人或是從外地來這裡，卻沒有朋友的人聊天。我之所以會選擇這個義工，是因為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們也一直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歸宿。和陌生人見面當然需要勇氣，但微不足道的我也能夠消除別人的孤獨。這種義工的工作雖然不起眼，卻很適合我，正因為我曾經體會過苦澀的孤獨感，所以才能夠瞭解他們的寂寞。

中學時，因為要準備考高中，所以只能在有空的時候參加，但我決定向逸美學習，再度充滿熱情地加入義工活動。雖然之前都是一味接受別人的恩惠，但在做義工後，第一次發現自己也可以付出很多，我終於體會到，透過做義工，我也獲得了成長。

我之所以能夠擴大視野，完全是拜大方的白石家所賜。白石家成為我心目中的理想家庭，如果有朝一日結婚成家，我希望也能建立這樣的家庭。

白石家在我眼中完美無缺，他們具備了我們家人永遠都得不到的東西——高雅的舉止、對家人的關心、自然流露的教養——具備了所有理想家庭的要素。

人只有在自以為也能像對方一樣時，才會產生嫉妒的感情。白石家和我所處的世界有著天壤之別，所以我對逸美和她的家人完全不會有這種感情。

進入初夏季節，周圍一片綠意盎然，向來活潑開朗的逸美突然變得鬱鬱寡歡。以前她在沙龍時，總是積極發言，是社團活動的中心人物，但那時候經常心不在焉地聽別人發言而已。

看到逸美一天比一天沒精神，大家都很擔心。小百合說，蜂蜜和生薑有助於恢復體力，所以加在紅茶中讓她喝，小南也做了營養滿分的蔬菜鹹派；蒂安娜用保加利亞玫瑰精油為逸美全身按摩，古賀也為她查了醫學書，高岡不斷激勵她。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每次去白石家為她弟弟做家教時，我都很想問她。

結果，有一天晚上——

我意外看到了那一幕。我看到了曾經以為是完美家庭的白石家的裂縫。

那天是學力測驗的最後一天，我比平時更早去白石家當家教，為和樹上完課後，走出房間後下了樓。就在這時，聽到白石先生的書房傳來激烈的爭吵聲。在「不要臉！」的怒罵聲後，傳來有人撞擊的聲音，接著，白石先生抓著又哭又喊的逸美的手臂，從書房裡走了出來。逸美散亂著頭髮，哭著反抗。我慌忙躲到柱子後方。白石先生雙眼通紅，平時總是梳得很有品味的頭髮也亂了，襯衫的胸前也敞開著。白石先生把逸美拉到門外，坐上室生先生開的車子離開了。

那麼幸福和睦的家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悄悄穿上鞋子，正在考慮是不是不告而別，發現有人突然從昏暗的走廊現身。

「啊！」

我忍不住叫了起來，但對方並沒有驚訝，只是呆然地站在那裡。

「……伯母？」

她是逸美的母親。

「啊喲，是美禮啊……」

逸美的母親臉色鐵青，完全看不到平時開朗的表情。

「剛才上完課了，我正要回家。」

「是喔……」

她的眼神空洞，雙眼無法聚焦。也許她也聽到了剛才的爭執。

我突然害怕起來，急急忙忙離開了白石家。

之後，逸美向學校請假了幾天，據說是因為肺炎住院了。

一個星期後，聽說逸美出院了，我興奮地去文學沙龍找她，卻不見逸美的身

影。我靈機一動，急忙走去露台，發現逸美果然在那裡，懶洋洋地倚著欄杆站著。

「白石學姊……」

逸美轉過頭時，我覺得和平時的她判若兩人。她的臉色蒼白，眼皮微紅浮腫，臉頰看起來也很憔悴。

「妳的身體已經好了嗎？」

「對，託妳的福，我的呼吸系統向來都很弱。」

她勉強擠出的笑容讓人看了心痛。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

「什麼事？」

「不，我是說妳家裡——」

「妳為什麼這麼問？」她的語氣突然愠怒起來，我不敢說，那天在她家看到了爭執。

「不，如果沒事就好，我只是想，會不會有什麼煩惱。」

「煩惱……」

逸美呆然地看著教堂。

「二谷……妳是否有過曾經想要殺了誰的念頭？」

我大驚失色。雖然每個人都應該有過這種黑色的感情，但沒想到逸美會說出口。

逸美看到我沒說話，又繼續說：

「我有，我想要殺一個人。」

她用空洞而黑暗的聲音嘟囔著，我驚訝地看著她的臉，以為自己聽錯了。風很大，呼呼地吹著。

「只要殺了那個人，我同歸於盡也無所謂。我對那個人恨之入骨。」

「學姊……感覺不像妳說的話，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回想起白石先生和她之間的爭執，當時，逸美哭著被白石先生帶走——

「我爸爸，」逸美看著遠方，喃喃地說：「有人勾引我爸爸，那個人是文學社的成員。」

「——啊？」

「我覺得爸爸最近很奇怪，所以就go去他的書房找線索，發現了學校指定使用的

手帕，當然不是我的。」

「是喔……」

「而且，手帕上有鈴蘭的香味。嬌蘭的鈴蘭香水——用這種香水的……不是只有一個人嗎？」

「怎麼會？所以是——」

「是不是很過分？我們是數理組的同班同學，我一直把她當作可敬的對手，沒想到……不知道什麼時候和我爸爸……」

逸美用力咬著嘴唇，我第一次看到她臉上露出這樣的表情。

「白石學姊……」

她用可以瞬間化為凶器的銳利眼神看著前方，我有點害怕地叫了她一聲。逸美好像突然回過了神，放鬆了肩膀，轉向我的方向，露出溫和的微笑。

「我們去沙龍吧，我泡可可亞給妳喝。」

說完，逸美抓著我的手叮嚀說：

「這件事，妳不要告訴任何人。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之後，我們在沙龍討論了要在六月舉行的復活節&聖靈降臨節上賣甜點的事。

這是同時慶祝春天的復活節和五十天後的聖靈降臨節的慈善園遊會。逸美坐在那裡發呆，由澄川小百合主持了會議。

「我們每年都會賣兔兔餅乾，今年希望可以有新的創意。各位有沒有什麼好點子？」

「蛋形的餅乾呢？可以在餅乾表面用糖霜畫各種圖案。」

聽到小南的提議，高岡舉起了手。

「好主意，絕對超可愛的，我來負責畫圖案。」

「那今年的餅乾就這麼決定了。另外，今年要做幾條磅蛋糕？」

「去年好像是兩百條。」

「但一下子就賣完了。」

「那今年就努力做三百條。」

大家討論時，逸美始終看著某一點發呆，她的視線——看向了古賀園子。

她真的和白石學姊的父親……？

「那就原味、抹茶和可可亞各一百條。」

古賀說。她在逸美的面前表現得很自然。難道她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嗎？

「好主意，那就這麼辦。對了，保加利亞也會慶祝復活節嗎？」

小百合問蒂安娜。

「會啊，我們村裡會做一個巨大的復活蛋，差不多像大人一樣高，然後塗上顏色，裝飾在村莊的中心。」

「太有趣了！我也想玩，我去向執行委員會建議看看。」

古賀說話時，逸美還是呆然地看著她。

「呃，我有一個建議，」小南舉起手，「我打算在抹茶磅蛋糕裡加大納言，妳們覺得怎麼樣？」

「大納言？大納言紅豆嗎？」

「對。北海道產的大納言紅豆皮太厚，我想用丹波出產的。」

「聽起來很好吃。逸美，妳覺得呢？抹茶磅蛋糕的價格稍微設定得貴一點，應

該沒問題吧？」

即使小百合問她，她的視線仍然飄忽不定。

「逸美？」

小百合又叫了一聲，逸美突然回過神，立刻用笑容掩飾。

「嗯，對啊……這樣很好。」

之後，大家又興奮地討論包裝、緞帶的顏色和價格的設定問題，只有逸美露出陰鬱的眼神看向窗外。

逸美最近悶悶不樂是有原因的，我想像自己如果身處逸美的立場，一定會受到極大的打擊。雖然每天都會見面，但她努力維持表面的平靜，內心一定很痛苦，而且，對方並不知道逸美已經察覺了這件事。

我曾經好幾次想告訴小百合，但最後還是作罷了。有時候正因為是好朋友，反而說不出口，所以逸美叮嚀我不要告訴別人。我內心很焦急，卻還是決定為她保密。

幾天後，逸美在放學時找我去沙龍。

當時只有逸美一個人在沙龍，她躺在暖爐旁，一看到我，就像迷路的小孩終於見到了母親一樣，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謝謝妳來了，請坐。我幫妳泡紅茶，要不要喝洋甘菊紅茶？我想讓心情平靜一下。」

「好啊。」

逸美走去廚房，然後用托盤端著基諾里的茶具走了出來。蛋糕盤上放著蘋果派和香草冰淇淋。

「這是茜教我做的，但還是無法做得像她一樣好吃。」

逸美讓茶葉在茶壺中泡開後，倒進了茶杯。

「昨天……園子好像又來我家了。」

逸美果然想和我聊這件事。昨天，古賀沒有參加讀書會，我還在猜想，會不會是這樣。

「我媽媽去做義工，弟弟參加社團活動不在家。我在讀書會結束後，急急忙忙

回家了，剛好撞見園子從大門出來。」

逸美咬牙切齒地說。

「妳有問妳爸爸嗎？」

「我原本想質問他，但後來想想算了，我打算找到證據後再說。上次我在書房找證據時被我爸爸發現了，他罵我不要臉。」

「但妳要怎麼找證據？」

「不瞞妳說，我已經裝了監視攝影機，真期待不知道會拍到什麼。」

逸美憔悴的臉上露出笑容，但她的微笑很快就消失，哭喪著臉說：

「我恨死園子了……」

大滴的淚水從她的眼中流了出來。對逸美來說，那個幸福的家庭是她的歸宿，所以必定對侵門踏戶，想要破壞他們家庭的古賀恨之入骨。

「學姊……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我輕輕把手放在逸美的肩膀上，她用纖細的手指擦了擦眼睛。

「妳在為我擔心嗎？妳真善良，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妳面前，我可以說

出一切。我很慶幸找妳傾訴。」

然後，她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突然想到了什麼，拿下了戴在頭髮上的髮夾。那是一個黑色髮夾，上面鑲了五彩水晶，洛可可藝術風格的脫俗款式戴在她一頭栗色頭髮上很好看。

「這個送妳，妳戴一定很好看。」

「啊？」

我不敢收下，逸美把髮夾硬塞在我的手上。那個髮夾一定很昂貴。

「我不能收下。」

「我希望妳可以收下，紀念我們的友誼。」

比起收到這個我根本買不起的髮飾，逸美認為我們不是學姊和學妹，而是平等的友情這件事更令我感動不已。

「真的……要送我嗎？」

「對啊，妳戴看看。」

我把頭髮束在耳邊，戴上髮夾。

「妳戴果然很好看，妳就把它當作是我，隨時戴著吧。」

現在回想起來，這句話真的很不吉利，簡直就好像要我把這個髮夾當成遺物。

而且，逸美在不久之後真的死了。

我至今仍然懊惱不已。

為什麼當時沒有制止逸美。古賀是一個會偷偷勾引同學父親的卑鄙小人，不難想像，一旦逸美掌握證據逼問她，她一定會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殺人滅口。

逸美離開人世至今一個星期了。到底誰殺了她——誰都想要瞭解真相。但是我瞭解真相，把逸美從露台上推落的不是別人，就是古賀園子。

我至今仍然可以清楚想起白石逸美的屍體橫在花圃的樣子，想起她被擔架抬走時蒼白的手，以及想起她手上握著的鈴蘭花。

逸美一定在最後一刻，從花圃裡抓了鈴蘭的花。

這是逸美為了告訴我誰是凶手，為了告訴我，殺害她的就是渾身散發鈴蘭香味的那個女人。

（完）

+

二谷美禮同學，謝謝妳的朗讀。

第一個朗讀一定很緊張吧？而且，妳是新生，第一次參加例會。但是，我覺得妳很有膽量，很適合最先為大家朗讀，所以才安排了這樣的朗讀順序。

直率的小說很有妳的風格。是啊，這幾個月來，逸美的確看起來心事重重。每次見到她，她都面色凝重，好像在想什麼事……來沙龍時，也經常發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曾經多次不經意地向她打聽，她每次都露出哀傷的微笑，卻從來沒有告訴我。雖然我一直為自己是逸美的好朋友感到驕傲。

我第一次聽說她爸爸的事，逸美從來不在我面前談論她家人。尤其她很尊敬她爸爸，她經常說，如果以後結婚，一定要嫁給像她爸爸那樣的人。在座的各位應該也曾經多次聽到她說這句話吧？她有戀父情結，逸美的爸爸也對她疼愛不已。

沒想到竟然會發生這種事。啊，早知道應該多關心逸美，我真的很後悔，也對自己很生氣——

……什麼？也許正因為是好朋友，所以反而無法聊這種事？謝謝妳這麼安慰我。是啊，也許吧。正因為是好朋友，才可能不願涉入對方的私領域。聽妳這麼說，我的心情稍微輕鬆了一點。

不過……沒想到妳竟然對凶手指名道姓，太令人驚訝了。我知道在座的其他人一定有很多疑問，也想問很多問題，但還是先聽所有人朗讀完後再一起討論。

妳目前戴的黑色髮夾，就是剛才提到的、逸美送給妳的髮夾吧？很漂亮，妳戴著很好看，我能夠瞭解逸美送妳禮物的心情。這個髮夾戴在妳的淺色頭髮上很好看。

朗讀用的燭光下，可以隱約看到妳的髮夾，可不可以再讓我們多看一眼？——啊，是用水晶做成花卉的圖案？真漂亮。謝謝妳。

請妳先回座。光線很暗，走路時請小心。各位用熱烈的掌聲感謝二谷美禮同學。

各位，不知道闇鍋的味道如何？如果覺得很難吃，建議大家可以用咖哩粉或是豆瓣醬調味。很奇怪吧，在黑暗中吃東西，味覺會特別敏銳，難吃的東西變得更難

吃，好吃的東西也會覺得更好吃。所以，如果閹鍋一開始的調味很難吃，那麼從頭到尾都會很慘。來，各位請多吃點。

接下來有請第二位同學朗讀。

第二位輪到小南茜同學。請移駕到朗讀區。

3. 朗讀小說〈馬卡龍麵糊〉

二年B班 小南茜

說句心裡話，起初我不怎麼喜歡白石逸美這個人。

——不，我討厭她。

我和比我大一屆的學姊白石逸美彼此不認識，當然也沒有說過話，但逸美不光是董事長的女兒，而且容貌出眾，穎悟絕倫，在學校內是無人不識的名人，所以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她了。不光是高中部，就連小學部和中學部都有她的粉絲，經常擠在她的教室前看她，我總是冷眼旁觀這些事。

她身材高挑，手腳修長，笑容很燦爛，無論走在哪裡，她優美的身影都可以吸引眾人的目光。她是理想的八頭身，五官很漂亮，一雙迷人的雙眼令每個學妹艷羨不已，像花蕾般的雙唇兼具氣質和性感，還具備了與生俱來的良好家世造就的高雅氣質。

「美女」這種陳腔濫調的字眼不足以形容她。沒錯，麗人。她是一個所有方面都很端麗的人，這正是不覺得她美麗的原因。

白石逸美太完美了。通常在做蛋糕裱花，或是和菓子裝飾時，為了增添趣味，會故意讓左右不對稱，因為這才是深奧的魅力。但逸美的容貌未免太端正了，好像

經過了綿密的計算，完全找不到任何缺陷。完美的東西毫無美感，反而很低俗。

所以，我輕視那些感嘆逸美美貌的同學，覺得她們絕對不瞭解什麼是真正的美。

聽說白石逸美讓已經停擺了數年的高中部文學社復活時，我也覺得只是有錢有閒的人心血來潮而已，而且，文學社的成員只有社長白石逸美和副社長澄川小百合兩個人，更讓我覺得是這麼一回事。但是，隨著修道院的改建，建造了豪華的文學沙龍，簡直就是少女的夢幻城堡，這件事成為全校學生討論的話題，而且，聽說只有白石逸美親自邀請的人才能成為社團成員，白石逸美和文學沙龍越發成為全校學生嚮往的對象。當時，我還是中學部三年級的學生，周圍的同學都以「明年升上高中部，一定要受邀參加文學社」為目標。

所以，升上高中部之後，獲得輕小說文學獎的同學高岡志夜受逸美的邀請，成為文學社頭號會員時，大家不知道有多羨慕。當輾轉聽到志夜談論茶會——英國或法國的頂級茶葉、德國麥森瓷器的茶具、比利時皇室御用的Wittamer薩赫蛋糕——的情況時，每個人都忍不住驚嘆。也許是因為沙龍太舒服了，志夜不惜婉拒上

電視和雜誌的採訪，放學後就整天泡在沙龍。她興奮地告訴大家，在巴卡拉的水晶燈下寫作時下筆如有神助。

但是……我忍不住暗自皺眉。

文學沙龍需要巴卡拉水晶燈和麥森瓷器的茶具嗎？

我家經營老舖料亭，從小大人就教導我，華美過度就變成了低俗。品味不是追求華麗，而是簡外慧中，舊外慧中的深沉，和歷經歲月的沉靜，低調不經意的高雅才是真正的品味。

傳聞中光鮮亮麗的文學沙龍根本毫無品味可言，所以我總是在心裡數落沙龍的低俗，這和我不喜歡逸美的理由是一樣的。

我父親是那種傳統低調而又頑固的老派主廚，連續多年拒絕了百貨公司請他去開店的邀約，也拒絕了上電視的邀請。雖然也有不少人上門拜託他出版料理的相關書籍，但他一貫堅持廚師只要做美味佳餚的態度，也不開分店。基於希望客人品嚐他當場現做的料理，所以也堅持不賣便當或不做外送，唯一可以在店外嚐到父親手藝的，只有代替歲末賀禮，送給極少一部分老主顧的年菜，但年菜並不是訂購制，

也不是隨便送給所有的客人，所以被視為夢幻絕品的年菜。

母親是和菓子店的獨生女，多年來，都是她在頑固的父親背後默默地支持。數十年來，都是由母親親手製作在懷石料理的最後，發揮畫龍點睛效果的當季和菓子，為父親的料理增色。每個月、每一季，他們都會在討論後決定主題，父親根據主題精心製作每一道懷石料理，母親除了做和菓子，還會準備店裡的插花和掛軸。或許是因為繼承了父母的基因，我從小就喜歡往廚房跑。

我家的廚房是傳統的水泥地廚房，用的是父親特別打造的爐灶。我從小看著母親清晨五點在廚房，用柴魚片、昆布放在深鍋內，熬一家四口三餐所用的高湯。經過細心過濾的液體，變成早餐的味噌湯，午餐的厚煎蛋，和晚餐的燉菜或茶碗蒸，味道和外形都有各種不同的變化。我很自然地深受吸引，也因此產生了興趣。我在三歲時第一次拿菜刀，四歲時有了自己專用的菜刀，上面還刻了我的名字。那時候，我已經很會用菜刀了。

或許是因為我從降臨人世之後，就沉浸在日本料理以及和菓子的世界，所以長大之後，對西餐和西點覺得很新鮮，在那個世界越陷越深。父親和母親對此沒有任

何意見，因為家裡早就決定，料亭將由還在讀大學的哥哥繼承，只有哥哥要學習從清晨打掃店裡，到去市場進貨，以及根據食材做準備工作，接受這些斯巴達式的教育。我總是帶著羨慕的心情看著哥哥學習手藝，因為父親甚至禁止我出入料亭的廚房。哥哥才是大正元年（一九一一年）創立的料亭「小南」的第四代，即使我拿菜刀，學廚藝，或是學做西點，對父母來說，都是為日後出嫁做準備而已。

哥哥學藝很不認真，對料理和餐廳都毫無興趣，整天丟下工作溜出去玩，打烊之後，也不幫忙打掃，三更半夜去飆車，但「小南」還是得由哥哥繼承。我很不甘心，所以更積極投入西餐和西點的世界，只是在我家的老舊廚房內，無法隨心所欲地烤各種蛋糕。

這時，我聽說文學沙龍內附設了廚房這件事。

聽說沙龍附設的廚房十分寬敞，各種設備一應俱全，使用很方便，文學社的成員有時候會在那裡烤蛋糕，或是做慕斯，享受下廚的樂趣。

我和其他同學不一樣，對水晶燈、大理石桌子、暖爐或是下午茶完全沒有興趣，但得知那裡有廚房後，第一次被文學社吸引了。

我之所以能夠參加這個必須被社長逸美相中，才能加入的文學社是有原因的。在說這個原因之前，不得不先提起那件可怕的事。

事情的起源是我父親年輕時當學徒的料亭老闆打算退休，問父親可不可以由「小南」接收他的店。

雖然是恩人上門拜託，但父親意興闌珊。不光是因為開店需要資金，更因為一旦開了分店，在管理上必定會出現疏失。我父親深信，除非親自掌廚，否則就不該開分店，卻又不能輕易拒絕恩人的拜託。父親為此煩惱不已，我提出了一個建議。不如把那家店改成做西餐。

既然是「小南」西餐廳，即使不是由父親掌廚，客人也會接受，又可以辜負師父的心意。父親很贊同我的提議，讓我參與餐廳的內部裝潢和菜單的設計，而且還決定把我登記為餐廳的老闆，日後由我掌管那家餐廳。

我終於比哥哥更受到父親的認同，我對此感到樂不可支。無論在搭電車上下學時，還是課間休息時，我滿腦子都想著新餐廳的事。父親

的朋友將在西餐廳擔任主廚，我把自已絞盡腦汁想出來的菜單拿給他看，請他挑選搭配的餐具。我希望餐廳能夠提供豐富的甜點。蛋糕、布丁、慕斯、芭芭樂慕斯、冰淇淋、甜塔。對了，要讓客人可以外帶甜點——我每天都在想這些事，天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完全沒有想到，那個夢很快就破碎了。

那天放學後，白石逸美在鞋櫃前叫住了我。

「妳是小南茜吧？」

我個子矮小，必須抬頭看她。近距離觀察時，發現她的肌膚宛如細心發泡的鮮奶油般光滑，嘴唇像浸了糖漿的櫻桃般鮮紅滋潤，無懈可擊的美貌令人驚嘆。學妹們經過時，都忍不住頻頻瞄她。

「是啊。」

其他學生被逸美主動打招呼，或許會感到高興，但我並不是她的粉絲，事後回想起來，當時的回答真的很冷淡。

「我看了妳寫的《斜陽》的感想，很有意思。」

我並沒有看很多書，但班導師北條老師覺得我在現代國文的課堂上寫的閱讀感想很不錯，刊登在校刊上。因為我只是隨便寫一寫，如果是年長的老師，一定會罵我：「要認真寫。」二十多歲的北條老師可能和我們的感受相近，所以對這篇文章讚不絕口。

「妳把女主角和子與現代單親媽媽進行分析比較很獨特，我希望有機會聽妳聊聊進一步的想法。如果妳時間方便，要不要來文學沙龍喝茶？」

我突然想到有關廚房的傳聞，很想去親眼目睹一下，但又不太想和逸美聊天。

「不……不用了。」

「沒關係，來坐一下嘛。我烤了磅蛋糕，才剛出爐。」

「妳們也會自己做甜點嗎？」

她的這句話不由得激起了我的競爭意識，很想讓她們見識一下我做的蛋糕。

「對啊，讀書會當然少不了甜點。而且，在學校舉辦活動時，我們也會大量製作後販賣，做為社團運作的基金。」

廚房。而且是可以製作大量甜點的廚房。

「請問……是用瓦斯還是電力？」

「妳指什麼？」

「烤箱。」

逸美露出驚訝之色，隨即大笑起來。

「瓦斯啊。妳真有意思，第一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於是，我受邀去了文學沙龍。

那完全是我夢想中的廚房。寬敞又清潔，同時有L形和島形工作台，還有三個附花灑的大水槽、銀色的營業用冰箱、直立式攪拌器、麵包發酵箱。

「太讚了……」

我忍不住驚嘆，摸著擦得一乾二淨的工作台。在工作台冰涼涼的大理石上揉派皮應該很方便，巧克力的調溫時也可以使用。這裡的設備太奢華了。

「這就是烤箱，符合妳的期待嗎？」

逸美手指的牆邊有三台瓦斯烤箱，一台可以烤兩、三個八吋的蛋糕。

「好棒喔。」

打開烤箱旁的門，那裡是一間人可以走進去的食物儲藏室，裡面有高筋麵粉、低筋麵粉、細砂糖、銀珠、核果類、香草棒、可可粉、瓶裝水果、果醬、蜂蜜、各彩繽紛的辛香料……到底可以做多少種類的甜點？很多材料都是進口的，光是那些漂亮的包裝就令人目不暇給，很想坐在這裡看一整天。

玻璃碗、抹刀和刷子這些廚房工具也都排得整整齊齊。因為自己即將開餐廳，我去逛了很多店，所以對這些東西很內行，而且發現所有的工具都是超一流的。

「好棒喔，比我的餐廳更出色。」

「妳的餐廳？喔，妳是說妳家的料亭。」

「不，我正打算開一家西餐廳。」

「妳嗎？太好了。」

「我打算在自己的餐廳做很多甜點提供給客人，這個廚房太完美了，務必要借我參考一下。」

然後，我們一邊吃著逸美烤的磅蛋糕，一邊聊太宰治的事。逸美做的蛋糕不

錯，應該說，在這樣的廚房，用這些材料，用這些設備，無論誰做的蛋糕都會好吃。

我們越聊越開心，忘記了時間的存在。

「啊呀，已經這麼晚了！」

逸美一看手錶，驚訝地叫了起來。不知不覺已經十點多了。

「對不起，把你留到這麼晚，我請司機送你回去。」

「沒關係，我搭電車回家。」

「不行，天色已經暗了，我知道『小南』料亭在哪裡。」

於是，那天由逸美送我回家。

我們在車上也聊了很多，那時候我已經放鬆，和一向不怎麼喜歡的逸美聊得很輕鬆自在。逸美很開朗直爽，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喜歡她。

車子穿越鬧區，前方就是我家的料亭。

前方的夜空閃著通紅的光。

一種不祥的預感爬過背脊。消防車的警笛聲越來越近，周圍聚集了很多圍觀的

人潮，警官正在指揮交通，要求車輛繞道行駛。

「發生什麼事了？」

名叫室生的司機打開窗戶，問正在指揮交通的警官。

「前方的料亭失火了。」

聽到警官的回答，我立刻跳下車，撥開圍觀的人群奔跑。當我好不容易擠到家門前，發現「小南」已經被熊熊大火吞噬了。

那是父親的一切。父親的人生在眼前化為灰燼。我巡視四周，發現父母和哥哥正茫然地看著眼前狂舞的火焰。通紅的火焰照亮了父親臉上的皺紋、黑斑和黑眼圈，在吞噬了整家店的火焰前，父親的身影顯得渺小而無力。我不敢叫他，只能擠在人群中默默看著他。

火勢連續延燒了好幾個小時，燒毀了父親的一切。

「小南」發生火災的新聞也上了報。

創立於大正元年的料亭付之一炬，所幸是在打烊之後，並未造成任何人員傷

亡。起火點並非廚房，疑似人為縱火。

隔天到學校後，大家都得知了這個消息，紛紛來安慰我。白石逸美更感同身受地為我感到難過。

「我昨天是不是不該留妳？」

「沒這回事，如果昨天妳沒找我，或許我會被捲入火災。」

「但如果妳直接回家，或許可以看到縱火犯，那個人或許就會改變心意。——我覺得很對不起妳。」

「昨天的事和妳無關，請妳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請儘管說。」

「別——」說到一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個……」

「怎麼了？」

「可以讓我加入文學社嗎？」

逸美露出極其柔和的微笑，充滿關懷地握住我的雙手。

「當然啊，竭誠歡迎妳的加入。」

文學沙龍的廚房果然非常好用。

我隨心所欲地做了各種甜點。無論任何材料、任何工具，只要央求逸美，她就會去張羅全世界的頂級品。對文學社的其他成員來說，沙龍是她們的城堡，但對我來說，這個廚房才是夢想中的城堡。

逸美和小百合以前心血來潮時，會在廚房烤餅乾，但自從我加入之後，甜點完全由我全權負責。看到有人吃我做的甜點，我就感到幸福不已。

我並不是整天在廚房和麵粉、雞蛋打交道，也會積極參加社團的文學活動，國文的成績也不錯。

加入文學社之後，我才發現以料理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很豐富。像是蘿拉·英格斯·懷德的《大草原之家》、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白鯨記》，《清秀佳人》中更有許許多多令人垂涎的餅乾。當讀書會的主題是討論克莉絲蒂的珍馬波小姐系列時，我做了書中經常出現的司康餅和罌粟派，很受大家的好評。

我漸漸感受到文學的趣味，也開始在討論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拜白石逸美所

賜，我才能藉由料理瞭解文學，所以，我對她充滿感謝。

在我加入文學社後，又有三名新成員加入，分別是我大一屆的學姊、以醫學系為第一志願的古賀園子，來自保加利亞的留學生蒂安娜·德秋貝，以及今年的獎學金新生二谷美禮。有更多人品嚐我的甜點，讓我更覺得下廚是一件快樂的事。讀書會和討論會拖延時，我會為大家做蛋包飯、三明治總匯和義大利麵等輕食。

那起火災發生後，開西餐廳的計畫落空了。父親整天為了重新開店四處奔波，新店的資金籌措也更加困難。所以，也許我只是想在這個廚房實現我落空的夢想。

在文學社度過的時光很快樂，正因為人數不多，所以大家的關係都很親密，彼此也很團結。為復活節&聖靈降臨節製作三百個磅蛋糕時，大家分工合作，負責準備材料、計量、攪拌和清洗工作，花了三天三夜，才終於完成。

看著整齊排在冷凍庫裡的三百條蛋糕，我備感充實。把剛烤好的磅蛋糕急速冷凍，可以鎖住風味和香氣。雖然只是學校的園遊會義賣活動，但既然收錢，就要呈現完美的作品。在製作甜點這件事上，我的自尊心很強，這個廚房滿足了我的自

尊，白石逸美讓我實現了夢想。

聽著自己喜歡的音樂，在愉快地聊天的同時做蛋糕，是女生極致的美夢。而且，多虧副社長澄川小百合設定了時間表，讓我們不至於因為聊天誤了正事，完成了每天一百條蛋糕的目標。在拿工具的同時讓奶油融化，攪拌食材時將烤箱預熱，烤蛋糕時開始為之後做的蛋糕篩粉，蛋糕烤好後，立刻在表面塗上蘭姆酒，包上保鮮膜……因為小百合適時下達各種指示，一切才得以順利進行。就連自詡為甜點高手的我，聽到每天要做一百條蛋糕，也忍不住慌了手腳，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逸美很有魅力，也具有領導力，但缺乏像小百合那樣的細膩和計畫性。正因為有小百合的支持，逸美才能夠自在做自己。這也是白石逸美和澄川小百合這對理想的BFF——Best Friend Forever，成為大家崇拜對象的原因。有朝一日，如果我開蛋糕店，也希望小百合學姊可以來幫我。

澄川小百合總是默默地支持這個文學社。

進入文學社之後，我有時候仍然不怎麼喜歡逸美。讀書會時，她常常表達大膽

誇張的見解，但一下子又會說出前後矛盾的意見。只要別人稍微表達反對意見，她就窮追猛打地試圖駁倒對方。小百合總是委婉地勸說她：「逸美，每個人對文學有不同的見解才有趣啊。」

如果說，逸美屬於華美絢麗的人，小百合就是具有低調內斂世界觀的人，具備了柔和的感性，身段柔軟，卻不失內在的強韌。雖然總是在逸美身旁露出寧靜的笑容，當逸美快要失控時，巧妙地加以控制。雖然學校的女生和文學社的成員都很崇拜逸美，但我暗自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像小百合一樣的人。

我以為文學社的成員以逸美和小百合為中心，大家都相處和睦。我加入文學社一年多，大家對每週的活動、學院的節慶和闖鍋朗讀會都樂在其中，所以，我完全沒有想到會在最近發生問題。

那天我正在廚房把細砂糖和杏仁粉混合後過篩，逸美愁眉不展地走了過來。

「學姊，發生什麼事了嗎？」

「嗯，是啊，」逸美嘆著氣，「我被人糾纏，很傷腦筋。」

「啊？」

我想起那些學妹總是在走廊上或是上下學的路上埋伏，想要見逸美一面，甚至有人主動送禮物或送信給她，也曾經有學妹來打聽逸美的電子郵件。逸美總是笑臉以對，但內心果然感到很很累。

「學姊，妳很引人注目，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大家都崇拜妳啊。」

「不是妳想的那樣，她跑去我家了。」

「什麼？去妳家？」

「對，她說想當我弟弟的家教，硬是闖進我家。」

家教。所以——

「沒辦法拒絕嗎？」

「已經拒絕了好幾次，但她說，可以當義工，我們當然不可能不付錢給她，所以還是照付給她錢……但真的很那個。」

「這樣太奇怪了，要不要找校長談一談？」

「不知道該說她狡猾還是奸詐……學校不是禁止我們打工嗎？但她直接找校長

談判，說不打工無法維持家計。校長說，如果當我弟弟的家教，就可以接受。所以，她算是有校長撐腰。」

「怎麼會這樣……」

我手上拿著玻璃碗中裝了冷凍之後，自然解凍的蛋白，正把細糖慢慢加入後打泡。

「妳在做什麼？」

「馬卡龍。」

「那不是很難做嗎？」

逸美像小孩子一樣把食指伸進玻璃碗，舔了舔甜甜的蛋白霜。我把已經過篩的可可粉倒了進去，用橡膠抹刀直向攪拌著。

「該怎麼說呢？她有點可憐，或者說有點於心不忍。她家很窮，根本不可能融入這個學院的生活，但她很努力地想要融入。因為沒有錢去髮廊，所以就用保健室的雙氧水把頭髮脫色，在廉價手帕上繡上名牌的標誌。即使這麼做，也不可能和他同學一樣，但她以為自己融入了大家，完全不知道別人都在背後笑她。」

「真可憐。」

馬卡龍麵糊完成了。馬卡龍的失敗完全取決於這個步驟。我把橡膠抹刀壓向玻璃碗的邊緣，把麵糊裡的氣泡壓出來。

「咦？好不容易發泡，為什麼又要把氣泡壓掉？」

逸美驚訝地問。

「這是在壓拌馬卡龍麵糊。」

「壓拌馬卡龍麵糊？」

「為了避免麵糊太蓬鬆，必須把氣泡壓掉。過度蓬鬆，會導致馬卡龍表面裂開，但如果把氣泡完全壓光，烤出來的馬卡龍就會塌掉，所以壓得恰如其分是一門工夫。」

「這是製作馬卡龍時最重要的步驟？」

逸美靜靜地看著我很有耐心地把麵糊裡的氣泡壓出來，麵糊漸漸泛出光澤。

「我也想試試。」

「好啊。」

如果是平時，這個重要的步驟絕對不可能假手他人，但逸美很有慧根，所以我把手上的玻璃碗交給了她，這代表我信賴她的直覺。

「總之就是這樣，很難拒絕她。」

逸美緩緩轉動著玻璃碗，均勻地把麵糊裡的氣泡壓了出來。持續了幾分鐘後，她放下玻璃碗，拿起橡膠抹刀，可可亞色的麵糊滴了下來。

「怎麼樣？還不夠嗎？」

「還不夠，用抹刀再擠掉一些氣泡。」

逸美繼續低頭作業，光滑的額頭上微微滲著汗珠。

「而且，還不光是這樣而已。」

「不光是糾纏而已嗎？闖去妳家就已經夠厚臉皮了。」

「不瞞妳說……我家少了很多東西。」

「什麼！」

「起初只是手帕、化妝包之類的小東西，但之後變本加厲，利摩日盜鐘和雕花玻璃杯也不見了，後來還從皮夾裡偷錢。」

「那根本就是小偷啊。」

「妳也覺得是這樣吧？」

逸美停下了手，我把抹刀拿了起來，麵糊宛如緞帶般滴落玻璃碗中。

「有沒有報警？」

「怎麼可能報警？這個學院的學生都像是自己的家人。」

我把麵糊分裝進兩個擠袋，把其中一個交給逸美，分頭在烤箱紙上擠出一個一個圓形。

「我擠不出像妳一樣漂亮的圓形。」

逸美嘟著嘴說。

「多練習就習慣了。」

烤箱紙上有超過一百個圓形。擠完之後，放進烤箱之前，還必須乾燥片刻。

「在等待的時候，要不要來喝茶？」

逸美燒了水，把茶葉放進茶壺。

「今天是什麼紅茶？」

「我想喝伯爵茶。有壓力的時候，喝香氣足的茶心情比較容易放鬆。」

她把熱水倒進茶壺後泡了一會兒，倒進了英國名盜明頓的馬克杯。我們沒有端去沙龍，而是在廚房的工作台旁喝茶，我也很喜歡這種隨意的喝茶時光。

「妳爸媽知道這件事嗎？」

「當然知道，因為客廳和我弟弟房間的東西和錢也都不見了。我父母和弟弟都不希望她再來當家教了，但她完全不理會我們，我行我素，還在我們家留下來吃晚餐呢。」

「呃……如果妳不嫌棄，要不要我出面趕走她？」

「啊？」

逸美瞪大了眼睛，然後呵呵笑了起來。

「小茜，妳真有趣。妳個子這麼嬌小，好像洋娃娃一樣，到底要怎麼趕她？」她笑了一陣子，突然露出平靜的微笑。

「我心情輕鬆多了。」

「如果妳不嫌棄，可以隨時找我聊天。」

「好啊，只要來廚房，就可以找到妳。」

那次之後，只要那個家教有什麼狀況，逸美就會來廚房找我聊天。我總是忙碌地在廚房內走來走去，逸美也跟著我走去流理台、冰箱和烤箱。只有這種時候，學姊和學妹的立場似乎顛倒了，白石學姊有這麼依賴他人的一面，也讓我感到有點意外。

即使再怎麼不願意，也會在沙龍遇見那個家教。

逸美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親切地對待她，但內心一定累積了極大的壓力。逸美越來越沉默，整天心事重重的樣子。

「妳怎麼了？」

即使我問她，她也總是搖搖頭。不知道是否因為太煩惱了，她看起來越來越憔悴。如果是我，一定會要求對方別再當家教，也不讓她來參加文學社，但逸美無法這麼冷酷絕情。就好像我因為家裡的料亭發生了火災，想要開西餐廳和蛋糕店的夢想破滅，失去了一切後，她向我張開了溫暖的雙手一樣，她也無法對那個貧窮卑鄙

的獎助生不理不睬。

認識逸美之後，完全改變了我以前對她的看法。她是能夠巧妙「壓拌」人際關係的人，能夠在擠壓不滿和擔憂這些氣泡的同時，充滿和樂地和其他成員混合在一起，建立恰如其分的關係。既不會過度壓抑自己而塌掉，也不會過度表現自己，導致彼此的關係出現裂痕。我以前一直以為小百合發揮了這樣的作用，沒想到逸美也扮演著緩衝的角色。也許正因為她能夠掌握分寸，才能夠勝任社長的職務。

某天放學後，我正在埋頭製作隔天討論會時要給大家吃的芭芭樂慕斯，所以最後才離開沙龍。在我清洗完畢，擦完工作台，正準備離開時，發現沙發上有一本記事本。一看鱷魚的封面，我就知道是逸美的。我正想打她的手機，門打開了，逸美走了進來。

「啊，太好了，原來在這裡。」

她從我手上接過記事本，如獲至寶似地緊緊抱在懷裡。

「幸好是你發現的，如果是她，搞不好又會被偷了。」

「她還沒有收手嗎？」

我問逸美，逸美立刻愁容滿面，淚水在眼眶中打轉。

「學姊？」

「不瞞妳說……昨天她偷了我心愛的東西。」

「怎麼會這樣！她偷了什麼？」

「髮夾，上面有鈴蘭的圖案。」

「會不會是妳媽……或是管家收起來了？」

「我問了她們，沒有人動過，我特地收在梳妝台裡。」

「好過分……」

「如果只是偷其他東西也就罷了，只有那個髮夾不行。那是已經死去的奶奶特

別為我訂製的。」

「應該去報警，這根本是犯罪行為。」

「不行。耶穌不是說，要寬恕對自己犯罪的人嗎？」

逸美露出慈愛的微笑。

「她很可憐，因為經濟的貧窮導致心靈的貧窮，我相信她也有自己的苦衷，改天會和她談一談，我相信她人不壞，所以，妳也不要責怪她。」

幾天後，逸美開心地對我說：

「我決定和她談一談，明天放學後，會去露台和她談話。那裡是她喜歡的地方，也不必擔心會被別人聽到，她一定會向我敞開心房。」

雖然那個人在我眼中，只是卑劣的小偷，但逸美仍然想要維護她的隱私。我相信她遇見逸美這麼善良的人，一定會自我反省。

沒想到——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結局？我看到逸美躺在花圃的屍體時呆若木雞。她們鬧翻了？她以為逸美要責備她，所以惱羞成怒？還是……一開始就打算把逸美推下去，所以特地約在露台？

我高估了她，以為她會反省，停止偷竊行為。我真是太天真了。逸美的屍體在圍觀的同學的慘叫和啜泣聲中被抬走，我呆然地看著眼前的一切。這時，我發現逸美沾滿了血的手上握了一枝鈴蘭花。

鈴蘭花。

我立刻意識到，那是逸美留給我的死前訊息。那枝花告訴我凶手是誰，而且那枝花中凝聚了逸美高貴的靈魂，她直到最後一刻，都想要寬恕那個罪人。

逸美死去的這一個星期，學院方面、白石家和警方都想要瞭解逸美的死亡真相，為了瞭解她死亡的真相，努力思考鈴蘭花所代表的意義。但是，我對此三緘其口，因為我知道，一旦說出凶手，就違背了逸美的本意，沒想到此舉反而引起各種臆測，文學社的成員都遭到了懷疑，各式各樣的傳聞不斷。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該說出真相了。雖然這麼做很對不起慈悲為懷的逸美，但我個人無法原諒凶手。我在這件事上背叛了逸美，有朝一日去天堂見到她時，我會向她道歉。

（全文完）



小南茜同學，非常感謝。

妳平時總是面帶溫和的笑容，為大家製作各式甜點，難以想像妳會寫出充滿諷刺的犀利小說。這正是小說這種手法的美妙之處。客觀認識事實，然後用文章加以表達，就會發現自己之前也不曾發現的真實想法。

小南同學，也許在妳寫這篇小說之前，並沒有發現自己不喜歡逸美……啊，妳明確寫了自己討厭她……妳之前是不是並沒有發現？是不是開始動筆之後，才察覺到自己以前的感情？

——啊，果然是這樣，這也許是這次主題真正的意義，我們要用真實想法緬懷故人。

話說回來……妳寫的內容真耐人尋味。妳想要告訴我們，妳知道誰是凶手。但是，這和剛才的朗讀作品相互矛盾。真相到底是什麼……？身處黑暗中，總覺得甚至無法分辨真相和虛構，讓人腦筋錯亂。

真期待其他各位接下來的朗讀內容，但也忍不住有點害怕。不知道每個人到底帶來了怎樣的故事？

啊，對不起，小南同學，請先回座。雖然妳說自己國文不好，對寫作完全沒有

興趣，但妳的文章寫得很不錯，充滿了少女的辛辣。

各位請給小南茜同學熱烈的掌聲。

啊，好大的雷聲。暴風雨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雨也越下越大了，大得有點嚇人。

對了，各位的飲料夠嗎？接下來會給各位送上雪酪雞尾酒。因為室內光線太暗，在送雞尾酒時，暫時用一下蠟燭。各位不要客氣，換上新的雞酒吧。

——啊，二谷同學，妳的臉色怎麼這麼蒼白？而且為什麼急著把髮夾拿下來？妳剛才不是說，那是逸美的遺物……逸美送給妳的嗎？

各位同學，食材已經煮太久了，我知道各位聽朗讀出了神，但也不要忘了吃東西。

接下來——輪到哪一位了呢？啊，是留學生的蒂安娜·德秋貝同學。不必這麼匆忙，等妳吃完之後再朗讀。

4. 朗讀小說〈春天的巴爾幹〉

留學生 蒂安娜·德秋貝

我的祖國保加利亞自古以來，就有關於吸血鬼的傳說。

說到吸血鬼，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德古拉伯爵很有名，但保加利亞也有許多嫁給了吸血鬼之類的民間傳說。

我居住的雷巴格拉德村位在巴爾幹山脈的山麓，聽說有一個吸血鬼以年輕女孩的外貌現身。大家都叫那個吸血鬼「拉彌亞」，因為她會使用巫術，所以更像是巫婆。

每到春天，村莊內就會舉行拉彌亞之宴。入夜之後，大家聚集在一起，點燃堆得像山一樣高的枯枝，在熊熊燃燒的篝火旁跳舞狂歡。年輕女生穿上黑色洋裝，接二連三地撲向別人，假裝吸別人的血。巨大的火團在村莊內宛如發笑般搖曳擺動，村民們焚香喝酒，輪流吸著水菸草。篝火的熱氣把每個人的臉都熏紅了，映照了火光的眼眸宛如在燃燒。

吸血鬼是活著的死人。盛宴的夜晚，死人和活人之間的界線消失，死人的靈魂會四處遊蕩。正在唱著、跳著的人越歡樂，越可能是早就已經死去的人。

其中有一個身穿黑色烏鴉羽毛洋裝，渾身散發出妖氣和晦氣的女人。一雙濕潤

的漆黑眼眸，光澤如蠟般的白色肌膚。每當她在篝火周圍舞動，汗水四散，長髮撫動周圍的空氣，人們暫時忘記了歌唱，出神地看著她舞動。

每個人都喃喃說著：「她是拉彌亞。」那個女人就是如此美麗，如此神秘。那個女人就是逸美。

我姊姊艾瑪帶她來參加祭典。

雖然我叫她姊姊，其實我們是雙胞胎，兩個人的年紀相同。我家很窮，勉強能夠讓我們姊妹兩人一起上高中。我小時候因為車禍受傷後，左腳不方便，所以無法外出打工，但村莊裡其他孩子都會靠採花或送蔬菜打工賺錢。艾瑪從小就幫忙農園幹活或是照顧牛隻，上高中後，去了從村莊搭車要一個小時的鎮上一家旅行社打工，幫助家計。艾瑪健康開朗又活潑，在學校也很受歡迎，她的夢想是希望有朝一日去各國旅行，所以才會選擇這個工作。

雷巴格拉德村是距離首都索菲亞很遠的一個小村莊，在著名的薔薇谷所在地卡贊勒克的近郊，村莊本身並沒有任何值得觀光的特色，除了有人在去薔薇谷的途中

短暫停留以外，並沒有太多人造訪，但自從姊姊艾瑪去旅行社上班後，積極帶觀光客來雷巴格拉德村，村莊也漸漸繁榮起來。

艾瑪之後又在雷巴格拉德村推動了讓外國遊客住宿在普通家庭的服務，沒想到大受好評。那些觀光客不是去美國或英國，而是特地來到保加利亞，代表他們很想瞭解這片土地的日常生活，也希望有機會親身體驗。讓遊客住在村民家中，吃村民做的菜，帶他們去附近參觀的企畫大獲成功。由於不是住在飯店，而是住在村民家中，所以遊客和村民之間偶爾會發生糾紛。有時候遊客會弄髒村民家裡，或是大聲喧嘩，也有人很沒禮貌，但在各國遊客中，日本的遊客個性溫和，愛乾淨，很受村民的喜愛。之後，我們都愛上了日本和日本人。

不久之後，日本方面向旅行社洽詢，是否可以讓日本的高中生寄宿兩個星期？只有一名學生，那個學生和我們同年，我們在討論後決定讓那個學生寄宿在我家。於是，逸美來到了我家。

和逸美同行的北條老師忙於參加國際進修和參觀學校，基本上由我和艾瑪照顧

逸美。在此之前，我對日本一無所知，但透過逸美口中得知的東洋小島國家的情況，讓我和艾瑪都深受吸引。全國各地都有高樓聳立的都市，又同時有大海和豐富的自然環境，還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料理，我衷心希望這輩子有機會造訪日本。我們愛上了逸美的國家，也希望逸美同樣喜歡保加利亞。

我們帶逸美去了很多風景優美的地方，雄偉的維托沙山上殘雪還未融化，黑海的沙灘閃著黃金色光芒，多瑙河宛如母親般滋潤了保加利亞的國土，還帶她去參觀了莊嚴的里拉修道院內的濕壁畫，以及活力旺盛地在皮林山脈的廣大國家公園內生息的野生動物。

保加利亞在經濟上並不富足，這個貧窮的國家算是歐盟內最貧窮的國家，卻擁有全歐洲最秀麗的風景，我為此感到驕傲。

逸美個性開朗，對所有的事都充滿好奇，外出觀光時，也會和很多人打招呼、聊天，就連一般遊客敬而遠之的當地料理，她也都搶先嘗試。她天真爛漫，熱情奔放，心胸開闊，但在小事上也很體貼，看到我的腿不方便，總是不經意地配合我的

步調。

我和逸美用英語聊了很多事。我們曾經聚在艾瑪的臥室，一直聊到天亮。雖然她只寄宿了短短兩個星期，但我們之間建立了可以稱為好朋友的關係。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這一點在世界各地都一樣。轉眼之間，就到了她寄宿在我家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們邀請了左鄰右舍一起在我家為她舉行了歡送會，桌上放著加了大量羊酪的蔬菜沙拉和烤羊肉，還拿出自家釀製的茴香酒招待她，北條老師和逸美都樂不可支。

那天晚上，逸美換上了和服。那是袖子幾乎拖到地板的「振袖和服」，聽說是未婚女子穿的禮服。柔和的粉紅底色上是華麗的櫻花和鳳凰圖案，腰帶好像一朵大玫瑰在她的背後綻放。

逸美整個人宛如一幅美麗的繪畫，渾身散發出光芒，好像每走一步，就有閃亮的光粒掉落。我不禁看著她出了神。

「蒂安娜，妳怎麼了？」逸美察覺到我的視線，忍不住笑了起來，「妳沒看過和服嗎？」

「對，我第一次看到，太美了。」

「謝謝。」

「妳特地從日本帶來的嗎？」

「對啊。」

我回想起逸美放在房間的行李箱，很難想像裡面裝了兩個星期的行李以外，還裝了這麼大的和服。當我提出疑問時，逸美笑了起來。

「那歡送派對結束後，妳來我的房間，我讓妳看怎麼裝進去的。」

歡送派對上，逸美不斷吸引眾人的目光。東洋的寶石——客人紛紛對逸美讚不絕口，邀她共舞。雖然穿著和服活動很不方便，而且她穿著和服鞋，但逸美的舞步很輕盈，好像向眾人施了魔法。我忍不住問靠在牆上，喝著茴香酒的北條老師：「日本的女生都這麼漂亮嗎？」北條先生笑著回答：「果真如此的話，日本就是全世界最出色的國家。白石同學是特別的人。」

歡送會結束後，大家都離開了，我突然感到很難過。今晚是逸美住在我家的最後一天，明天早上，逸美就會從索菲亞機場回日本。我在廚房洗碗時，淚水在眼眶

裡打轉，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們不是約好了嗎？妳要不要來我房間？」

我看了看艾瑪，她正和我父母一起在客廳收拾。我用毛巾擦了擦手，躡手躡腳地跟著逸美去了她的房間。

一走進房間，逸美立刻鎖上了門。她站在我面前，三兩下就把背後綻放的花朵解開了，沒想到那麼華麗的腰帶竟然變成了一條細長形的布！更令人驚訝的是，穿在身上看起來很複雜的和服，脫下之後，摺成了薄薄的長方形。逸美用泛黃的和紙把和服、腰帶包了起來。她告訴我，這種名叫「疊紙」的和紙含有植物鬱金的成分，具有防蟲的效果。她把和服用疊紙包起後，放在行李箱的最下層，竟然只有薄薄幾公分的厚度而已，即使把和服鞋、和服襪和腰帶繩等配件一起放進去，也只佔了很小的空間。

「是不是全都放進去了？」

逸美對我露出微笑。

日本人的智慧太了不起了，形狀那麼複雜的和服，竟然可以摺得這麼平，而

且可以摺成規則的長方形，剛好可以放進抽屜。外出旅行時，一個行李箱應該可以放十套和服，換成是禮服，體積很龐大，也無法摺成長方形，根本無法裝下這麼多件。

聽說日本是一個小國家，所有的一切都是小而美，和服應該如實表現了日本人在這種空間狹小的生活中醞釀出來的智慧。放在行李箱底的和服比逸美穿在身上時更美，日本人應該自古以來，就是富有自尊和獨創性的民族。

「對了，妳也可以穿看看。」

逸美打開疊紙，把和服拿了出來，再度攤在床上。只有一盞昏暗燈光的簡陋臥室頓時變得很華麗。

「我？穿和服？我穿不下啦。」

我比逸美高十公分，而且骨骼粗大，身材也很結實，體型和苗條的逸美相差太大了，根本不可能穿得下。

「妳穿一定很好看，先要穿這個。」

逸美要求我脫下洋裝，然後把自己身上的長襦袢¹脫了下來，披在我的肩上，俐落地為我穿上，在胸前拉好衣襟。長襦袢上還殘留著逸美些許的體溫和香氣，逸美為我穿上和服時，自己只穿了一件簡單的白色棉布內衣。我再度驚訝地發現，和服的長度和寬度都可以自由調節，即使是和逸美體型完全不同的我，穿同一件和服也很合身。逸美把腰帶在我腰間繞來繞去，綁了一個複雜的結，看起來就像是一隻隨時準備起飛的鳥。

「很好看，妳照一下鏡子。」

老舊的鏡子映照著我穿和服的身影，沒想到我穿和服竟然一點都不奇怪，甚至覺得穿起來很好看。和服不僅賞心悅目，自己穿在身上時，更有不同的樂趣，彷彿全身綻放了花朵，鳥兒在歇息，河水靜靜地流。

「妳和我的身材完全不一樣，竟然不用修改，就可以直接穿。」

「不瞞妳說，這件和服是我曾外祖母的。」

「天啊！」

「我的曾外祖母傳給我的外祖母，外祖母又傳給我媽媽，現在交到了我的手

上，而且從頭到尾都沒有修改過，因為即使身高和體型稍有不同，和服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加以修飾，我打算以後再傳給我女兒。」

太妙了。禮服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西方也有像和服那樣凝聚了智慧文化的服裝嗎？原來在高樓大廈的最新科技的背後，日本這個國家還蘊藏了如此崇高的文化，這正是這個小國家內在的強大力量吧？

我對和服的智慧驚訝不已，感動不已，雖然我對日本很不瞭解，但我直覺地認為，這是日本文化的最佳代表。

實際來日本留學幾個月後的今天，這種印象仍然沒有改變。來到日本後，我有機會瞭解茶道、花道和歌舞伎等各種具代表性的日本文化，但我認識所有的日本文化後，仍然認為摺成扁扁長方形的和服是登峰造極的傑作。

「快脫下來，萬一弄髒了就慘了。」

聽我這麼說，逸美溫柔地點點頭，開始為我解開腰帶。

1. 譯註：長襦袢是穿和服時，襯在裡面的那件白色長衣。

我發現穿脫和服時，彼此貼得很近。我和逸美好幾次手臂交錯時，幾乎抱在了一起，臉和臉之間的距離近得好像在接吻。我感到有點窒息。原本以為是因為腰帶勒得太緊的關係，後來才發現是因為近距離看著逸美的長睫毛、臉頰上柔軟的寒毛，和白皙脖頸的關係。

逸美為我脫下和服時，我突然為自己只穿了內衣和內褲感到不好意思，慌忙穿上了洋裝。逸美再度把長襦袢、和服摺好，用疊紙包起後，收進了行李箱。

「逸美，妳要回去了，我很難過。」

我忍不住嘆著氣說，逸美也露出難過的眼神看著我。

「我也一樣，但是，我還會再來，我向妳保證。」

逸美說完，輕輕抱緊了我。我們的臉頰貼在一起，我的體溫突然上升。逸美的身體很柔軟，從緊貼著的胸部，可以感受到宛如蝴蝶拍翅般的顫動。

啊，我不知道後悔了多少次，為什麼當時沒有親吻逸美。只要頭稍微一偏，只要稍微鼓起勇氣……就可以觸碰到她甜美的雙唇，但是，那時候我只能在逸美的臂腕中屏住呼吸，因為只要稍微動一下，內心的情感就會滿溢出來。

隔天早晨，我和艾瑪一起去索菲亞機場為她送行時，我已經哭成了淚人兒。北條老師等在機場，我難過地看著他們在櫃檯辦理登機手續。

「多比吉達內。」

逸美用保加利亞文向我說「再見」，緊緊擁抱我和艾瑪。也許是因為我哭得太傷心了，逸美撫摸著我的後背很久。我捨不得她離開。我不想放開她。即使我內心這麼希望，時間仍然無情地流逝，離別的時間終於到了。

「我們一定會再見面，好不好？」

逸美的雙眼也泛著淚光。

「什麼時候？」我立刻追問，逸美想了想，回答說：「明年。」

「真的嗎？」

「對。」逸美對我露出微笑，似乎在鼓勵我，然後對北條老師說：「老師，我明年也要來保加利亞寄宿留學。」她一定是看到我這麼難過，想要向我證明，她並不是說說而已。老師似乎察覺了她的想法，對我露出安慰的笑容說：「好，回國之後立刻開始交涉明年的事。」

這段期間，我和北條老師之間並沒有什麼交流，即使偶爾一起出門，只要一有時間，他就會看書。雖然他很年輕，但有一種厭世的、嚴肅的感覺，好像隨時都在沉思，讓人不敢輕易和他說話，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嚴格的老師，但經過這番對話，我知道他內心很溫暖。

他們消失在登機門外。逸美的背影越來越小，直到她的身影完全消失，愚蠢的我才發現自己愛上了逸美。

明年。那是讓人等不及的未來。

我幾乎每天都傳電子郵件給她，逸美也盡可能及時回信給我。為了填補見不到她這段日子的空白，我開始學日語。我請艾瑪去索菲亞市區時，幫我買了附有CD的日語參考書，每天聽著CD學日語。艾瑪每次帶日本遊客觀光時，我就要求同行，用剛學會的日語和他們練習會話。雖然漢字很難，但我每天練習兩個小時的聽寫，抄寫芥川龍之介和三島由紀夫等作家的作品，增加自己的語彙。和見不到逸美的痛苦相比，這些努力根本算不了什麼。

我在月曆上做記號，一天一天熬日子。重逢的日子終於到了。我和艾瑪一起去索菲亞機場迎接，當逸美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大廳時，我頓時激動不已。

「妳又來了，太高興了。這一年來，我一直期待和妳見面。」

當我用日語說這些話時，逸美滿臉驚訝。

「蒂安娜，妳剛才用日語說話？」

「對啊，因為我希望更拉近和妳之間的距離。」

「啊，太高興了！」

逸美和前一年一樣，用柔軟的雙臂抱住了我。我看到北條老師面帶微笑，站在她的身後。

「北條老師，好久不見。」

「太驚訝了，妳的發音也很棒。」

「老師，你在教國語嗎？你在這裡的這段時間，可不可以教我敬語？」

「小事一樁。」

「啊？」

「喔，就是OK的意思。」

我們聊了幾句之後，我才發現還有另一名少女站在北條老師的身後。她沒有自我介紹，也沒有加入我們的談話，一臉無趣地站在那裡。

「高岡，這是從去年開始負責短期留學的艾瑪和她的妹妹蒂安娜。」

北條老師向少女介紹，她瞥了我和艾瑪一眼，微微挪了挪下巴，似乎在向我們打招呼。

「這位是高岡志夜，今年春天升上高中部二年級。」

北條老師代替一臉冷漠的少女介紹道。

「高岡是目前很受歡迎的作家，也是文學社的頭號成員。」

逸美興奮地告訴我們，高岡的《君影草》在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文學獎中得獎，似乎也覺得與有榮焉。

我很失望。既然還有其他學生一起來，就代表她整天會跟進跟出，我無法只和逸美一個人說話，還要花心思招呼這個新學生，而且，我對她的印象並不好。

「歡迎來到保加利亞。」

艾瑪親切地伸出右手。對艾瑪來說，這個冷漠的學生也是她的客人。

「哈囉。」

高岡握著艾瑪的右手時，臉上完全沒有笑容，但她的視線越過我和艾瑪，直視著逸美。

冰冷的銳利視線——現在回想起來，高岡也許在那個時候就想殺了逸美。

果然不出所料，我們無論去哪裡，高岡都和我們形影不離。

我原本想把高岡塞給北條老師，但北條老師和前一年一樣，整天忙著參觀教育設施和進修，不和我們一起行動，所以，由艾瑪負責安排所有的觀光行程。艾瑪熬夜規劃了可以高效率參觀更多名勝的行程。

里拉修道院。薔薇谷。歷史博物館——雖然參觀行程難免和去年雷同，但今年又新增加了「亞德米爾要塞」。那是十四世紀的統治者亞德米爾為了防止土耳其人的攻擊而建造的要塞，去年因為行程無法調整，所以來不及去參觀。

亞德米爾要塞有一個悲傷的傳說。當土耳其軍隊進攻時，兩個美麗的女孩不願

落入敵人的手中，就決定跳河自盡。為了避免有人臨陣脫逃，她們把頭髮緊緊綁在一起，就在她們準備從要塞上跳下去時，兩個人變成了岩石。兩名年輕少女化身的兩塊岩石至今仍然佇立在要塞遺址，為流的血，失去的靈魂嘆息。聽說兩名少女的亡靈會不時出現，所以是很受觀光客喜愛的景點。

逸美很喜歡這個傳說，看到兩塊依偎在一起的岩石時，眼中泛著淚光，專心聽著艾瑪介紹鄂圖曼侵略的歷史。逸美無論去哪裡，眼中都閃著好奇的光芒，經常提出許多疑問，就連已經算是職業導遊艾瑪也常常被她問倒。

但高岡無論去哪裡都興趣缺缺，就連前往規模足以容納五千名觀光客，美輪美奐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時，她也只是瞥了一眼，就開始玩手機和照相機。她帶了一個很棒的單眼相機，卻很少主動拍照，每次都是在逸美的催促下，才勉強拍幾張而已。她顯然對保加利亞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語言沒有興趣。既然這樣，為什麼要來這裡短期留學？我忍不住有點生氣。我好幾次都想捉弄她，把她的相機藏起來，只是她雖然很少使用，卻把相機背帶繞在手上，整天都不離手。如果對如此美麗的大自然和歷史悠久的建築物都沒有興趣，高岡到底想拍什麼？

高岡是個任性的人，艾瑪當初為她安排寄宿在鄰居貝西太太家，但她抱怨說貝西太太做的菜很難吃，硬是要換地方。換了地方後，又很生氣地說，那裡的房間很髒，結果堅持要艾瑪為她安排住在卡贊勒克的飯店。

艾瑪的公司和聖母女子學院當初約定，短期留學必須寄宿在當地居民家中，這是首要條件。因為短期留學的目的是國際交流，所以理所當然會這麼安排。艾瑪向高岡說明了好幾次，她都不願接受，最後甚至威脅艾瑪，要向聖母女子學院告狀，說艾瑪的服務很差。一旦這麼做，艾瑪就會失去目前的工作。艾瑪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瞞著逸美和北條老師，為高岡安排去住飯店。我雖然不想和逸美分離，卻希望高岡早日回國，期待著短期留學最後一天的到來。

高岡雖然對我和艾瑪態度很惡劣，但總是對逸美笑臉相迎，熱絡地和她聊天。只不過我發現了一件事，高岡在逸美面前露出的笑容很僵硬，總是皮笑肉不笑。起初我以為逸美是學姊，她會緊張的關係，但隨即發現高岡的態度中總是帶著冷漠。

而且，高岡經常對逸美做一些很幼稚的惡作劇。逸美的耳環不小心掉在遊覽車上時，高岡立刻撿了起來，藏在自己的皮包裡，然後若無其事地和逸美一起找。

另外，還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去里拉修道院時，逸美為大家買了相同的幸運手環做為紀念。我和艾瑪都很高興，立刻戴在手腕上，但高岡面帶微笑地說：「逸美學姊，謝謝妳」之後，就把那條以粉紅色為基調的可愛幸運手環塞進了口袋。第二天，艾瑪像往常一樣去高岡的房間接她時，發現粉紅色的幸運手環被扯斷了，丟在垃圾桶裡。艾瑪和我都不感到驚訝，只覺得「不意外」。

雖然旁人一眼就看出高岡的心術不正，但逸美可能是當事人，所以沒有察覺，仍然經常買東西送給高岡，關心她的身體，像姊姊一樣照顧她。逸美太天真爛漫了。我心愛的逸美。逸美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完美的女人，我完全無法理解居然有人會像高岡那樣，會討厭這麼優秀的人。

相處了幾天之後，我漸漸瞭解了其中的原因。逸美畢竟是文學社的社長，所以對文學有著獨特的審美觀。在去觀光的途中，她也經常談論對文學的見解，任何受歡迎的作品，她都會明確指出「我不喜歡這個部分」。雖然她平時溫文儒雅，但談到文學時，說話就很激動。她也曾經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高岡的出道作品《君影草》的缺點。

「我覺得主人翁在那個場面發怒很不自然，日本人的話，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會哭。」

「我覺得妳對親子關係的描寫太膚淺了，外國的小孩子很早就獨立了，但在日本，兒女長大之後，仍然會相互依賴。我認為妳在創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這個問題。」

無論逸美說什麼，高岡都不反駁，只是委婉地擠出笑容。久而久之，逸美無論批評什麼，最後都用「高岡，妳是歸國子女，所以這也無可奈何」這句話做為總結。高岡小時候住在法國，她也知道只要點頭附和，逸美就不會再繼續批評，所以總是不發一語地露出笑容。只不過，雖然高岡表面似乎很平靜，但背地裡對逸美惡作劇，我覺得她很膚淺陰險，所以越來越不喜歡她。

最後一天要去美術館，但我和艾瑪學校都有事，無法帶她們去。逸美說：「不用擔心，我和高岡自己去就好。」我暗自覺得「絕對不可以這樣！」高岡即使在我 and 艾瑪面前，都會捉弄逸美，如果沒有第三者，一定會做出更惡劣的事。我拜託北

條老師取消學會的行程，帶她們一起去美術館。

當天，我和艾瑪一放學，立刻趕回家中，確認逸美已經平安到家，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美術館怎麼樣？一路上順利嗎？好玩嗎？高岡有沒有對妳做什麼？」

我一打開門，立刻問道，逸美笑著說：

「妳怎麼一下子問這麼多問題。嗯，我一個一個回答。首先，多虧妳告訴北條老師搭乘公車的方法，我們很順利地到了美術館。其次，美術館很棒，最後，高岡並沒有對我做什麼，應該說，她並沒有和我們一起去。」

「她沒有去？」

「對，她說身體不太舒服。」

「是嗎？太好了。」

「啊？」

「不，沒事。總之，妳沒有遇到不開心的事，這樣就好了。」

高岡沒有去美術館，我的心情也輕鬆了不少。她在最後一天身體不舒服，一定

是惡有惡報。

那天晚上，和去年一樣，在我家舉行了小規模的歡送派對。逸美再度穿上和服，讓我和其他保加利亞人大飽眼福。高岡因為身體不舒服，當然沒有來參加。

派對上，我不由得難過起來。雖然逸美說，明年進大學前的春假還會再來，但有一年的時間都見不到她。為了不讓逸美擔心，我努力擠出笑容，但最終還是忍不住流了淚。

「蒂安娜，妳不要哭，我準備了禮物送妳。」

逸美讓我坐在沙發上。她總是很關心我，避免對我的腳造成負擔。

「這個送妳，希望妳會喜歡。」

藍色的包裝紙內是一個盒子，打開一看，裡面端端正正地放了一個可愛的洋娃娃。

「啊喲！」

「這是我今天在市場看到的，妳不覺得很像我嗎？」

「很像，簡直一模一樣。」

「是不是？我也嚇了一跳。」

「太開心了，我會好好珍惜。謝謝妳。」

我把洋娃娃從盒子裡拿了出來，緊緊抱在懷裡。合成樹脂材質的洋娃娃差不多三十公分高，穿了一件高雅的淡藍色禮服，一頭漂亮的栗色長髮，黑色玻璃珠的雙眼閃亮著，粉色的櫻桃小嘴露出迷人的微笑，越看越覺得和逸美一模一樣。我決定為這個洋娃娃取名為「逸美」。

不知道是否有了洋娃娃的關係，翌日在機場離別時，我不再像去年那樣感到難過。

「艾瑪，蒂安娜，謝謝妳們。」

北條老師說。高岡就像來的時候一樣，冷冷地說了句：「Thank you」，就轉身快步走向登機門。

「明年還會再見到妳吧？」

「對，蒂安娜。」

「我們也希望以後有機會去日本。」艾瑪說。

「是啊，請妳們一定要來日本。」逸美微笑著說。

送走逸美後回到家裡，我直奔自己的臥室。因為逸美娃娃正在床上等我。

「逸美，我回來了。」

我把洋娃娃高舉到面前對她說話。

——蒂安娜，妳回來了，以後請多關照。

洋娃娃的表情似乎在對我這麼說。我興奮不已，忍不住輕輕撫摸逸美的臉。

從那天開始至今，這個洋娃娃和我形影不離，我一直隨身攜帶著。因為我已經不是小孩子，整天帶著洋娃娃很難為情，所以我用布包起來，不讓別人發現，不管去哪裡都帶在身上。當然也帶來日本了。

當我遇到難過的事，洋娃娃會聽我傾訴；當我開心時，會為我感到高興。

只要有這個洋娃娃，我可以克服任何困難。

逸美他們回國已經好幾天了。

臨別時，她說的那句「請妳們一定要來日本」並不是客套話，當我收到她的電

子郵件，得知她向聖母女子學院的董事長，也就是她父親和校長交涉，希望能夠邀請我們以留學生的身分去日本時，我不知道有多麼驚訝，多麼欣喜。而且提供全額獎學金，所有費用都由學校方面支出，可以住在併設的修道院，只不過只有一個邀請名額。因為我的腿不方便，所以雖然很想見到逸美，但還是把留學的機會讓給了艾瑪。我覺得自己行動不方便，恐怕很難適應國外的生活，況且當初是因為艾瑪在旅行社上班，我才有機會認識逸美，也才有機會讓我們姊妹中有一人可以去留學。

艾瑪的留學準備工作很順利，她原本就夢想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申請簽證這些煩雜的手續，她也都樂在其中。「去了日本之後，我要去富士山，要親眼比較一下，是不是和維托沙山一樣漂亮。」「雖然外國人都喜歡去京都和奈良，但我對青森縣很有興趣，總覺得那裡和保加利亞很像。」她幾乎每天都在談這些事。雖然一年見不到艾瑪很難過，但是，當我想像一年之後，她會和日本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就忍不住感到高興。

但是，上天真的很會捉弄人。艾瑪帶旅行團去亞德米爾要塞時，不慎從石階上跌落下來，撞到了頭，手腳都發生了複雜性骨折。幸好沒有生命危險，只是需要住

院三個月，之後還要復健半年，所以只能放棄留學。

於是立刻決定由我代替艾瑪到日本留學，我緊急開始辦理相關的手續。因為我的腿不方便，再加上個性也比較內向，所以原本內心充滿不安，但想到可以見到逸美，就激發了我的勇氣。原本以為會耗費很長時間的居留資格認定證明和申請簽證都很順利，我可以趕在四月新學期之前到日本。想到這也許就是日語中所說的「緣分」，內心真的很高興。

而且，這次留學有著重大意義。我是聖母女子學院的首位留學生，也就是說，如果我能夠為學院帶來良性刺激，明年之後，每年都將從雷巴格拉德村的高中招待一名學生來日本留學。一旦實現這個計畫，將是村莊的極大榮譽，屆時將由艾瑪的旅行社居中斡旋，艾瑪也可以因此領到獎金。所有這一切都取決於我的留學生活，所以，我除了用功讀書以外，還積極參加復活節、音樂節等活動，希望這個制度能夠持續下去。

剛來日本留學時，對日本這個國家，以及只有女生的學校感到有點無所適從。

雖然每個國家都有女子學校，但日本的女子學校感覺像是一個獨立的異度空間。

在這個異度空間內，女生相互猛力拉扯著主導權這根線。這根線繃得很緊，宛如鐵線般綁住、傷害了女生的手，讓人看了心驚肉跳。在主導權之爭中，無論搶奪的一方還是守護的一方，都不可能毫髮無傷，但她們每個人表面都裝得若無其事，面帶笑容地聊一些無關痛癢的事。

但是，不久之後我就瞭解，在這所學校——也就是女子高中的特殊環境中，或多或少會發生這種情況。誰是老大，誰有權力，誰掌握了主導權——女學生都敏感地察覺、分辨這些問題的答案，只要一有可乘之機，就會搶走別人手上的韁繩。這就是我親眼觀察的日本女子高中。

教室內隨時拉著好幾根線，身處其中的人無法漠不關心地穿越這些線，不知不覺地被綑綁住。我相信，在這所學校內，只有我這個唯一的外人，可以清楚看到這些線——宛如複雜的蜘蛛網般的線。

這種力量關係瞬息萬變，幾乎每天，不，是每隔幾個小時就會發生變化。前一刻還是中心人物，可能過了午餐時間，就遭到眾人排斥，相反的情況也頻繁發生。

怎麼會有這麼激烈、殘酷的人際關係？我由衷地慶幸自己只是留學生。雖然我只是旁觀者，但看到她們的明爭暗鬥——不知道用這個詞彙來形容是否恰當——有一種如同心臟在滿是沙子的地上摩擦般的刺痛。

全校的女生中，只有逸美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因為她凌駕於所有的女學生之上。在這所學院內，有很多漂亮女生，每個人都是聰明、優雅、品味出眾的東洋寶石，但是，在逸美面前，她們只是不起眼的小碎石而已。在逸美經過淬鍊的光芒面前，所有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雖然我對女子學校的生活有點無所適從，但多虧了逸美的協助，我的在校生活很愉快，尤其在加入文學社之後，結交了很多朋友，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雖然我之前靠讀芥川和三島的作品學日文，但剛加入文學社時，我的語言能力還無法閱讀長篇小說。每天做完學校的功課後，就打開讀書會的課題圖書，只不過最多只能看十頁，然而，逸美並沒有將我的課題圖書改成短篇，或是挑選一些簡單的作品。她對我說：「以妳的日文能力，一定很快就能理解」，嚴格地為我挑選了

費解的作品。說句心裡話，起初我很恨她，覺得我是留學生，她應該放低標準，但隨著我每天一點一點閱讀理解，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我學會了各種語彙、比喻和慣用句。

當我有一定程度的閱讀能力後，逸美又給了我新的考驗。她要我練習書寫。

「日本幾乎不瞭解保加利亞的文學，太可惜了，」逸美對我說：「所以，希望妳可以翻譯這些作品，讓我們有機會瞭解。蒂安娜，這是妳的使命。」

逸美立刻請人從保加利亞寄來了幾本短篇小說集，於是，我翻著字典，用不靈光的日語開始翻譯。閱讀理解和正確表達完全是兩回事，我每天費神思考助詞的用法、時態、微妙的語感，埋頭苦譯。

週末時，逸美來到文學社，從早到晚為我改稿。她近距離坐在我身旁用紅筆修改，我的臉頰可以感受到她的呼吸。她仔細向我說明我寫錯的地方，但她嬌艷的嘴唇和領口下纖細的鎖骨每每讓我臉紅心跳，根本無法仔細聽她的說明。差不多譯了十篇左右後，我的日語書寫能力進步神速，雖然還有很多不足，但如今能夠寫五十頁稿紙左右的文章，全拜逸美所賜。

有一天，在社團活動時，逸美說：

「對了，妳要不要把高岡的《君影草》翻譯成保加利亞文？不，我們不光要譯成保加利亞文，還要譯成英文、法文，寄給國外的出版社，名揚海外。我們文學社的成員在世界發光，不是很棒嗎？」

大家對逸美的提議感到興奮不已，紛紛表示贊成——只有一個人例外。而且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是高岡志夜本人。

「咦？高岡，妳為什麼不太高興？」

「學姊，我很高興妳喜歡我的作品，但是恕我直言，這是對作品的冒瀆。我對自己是日本人，對日語充滿驕傲，寫下了這部作品，一旦經過翻譯，我的作品就失去了生命。」

「我並不同意妳的看法，我和小百合譯成英文後，最後會由妳進行修改，而且，法文是妳的拿手語言，妳可以親自翻譯，保留日文原作的精神。」

「翻譯成其他語言後，根本不可能保持原作的精神！逸美學姊，妳根本不瞭解作家的想法。」

高岡大喊著。雖然高岡之前就逢逸美必反，卻是第一次露出這麼粗暴的態度，劍拔弩張的氣氛讓人忍不住想，如果當時沒有其他人……如果逸美和高岡單獨相處……高岡一定會動手打逸美。

最後，在會議結束前，這件事懸而未決。看到大家一邊閒聊，一邊收拾東西，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我忍不住驚訝不已。

其他人都沒有發現高岡對逸美充滿惡意的態度嗎？以為只是小孩子的任性嗎？還是因為我對逸美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才會在意，其實根本不足為奇嗎？

雖然高岡極力反對，但逸美並沒有放棄《君影草》的翻譯。我們瞞著高岡，在檯面下偷偷進行。

「我覺得那部作品一定要讓全世界都看到。」

在翻譯會議上，逸美一再強調這一點。

「雖然高岡這麼說，但我相信她其實是因為缺乏自信。所以，我們翻譯完成後，寄去國外，瞭解一下國外出版社的反應。如果有好的出版社來談版權，她一定

會很高興。」

逸美雖然經常批評高岡的作品，但應該是基於類似「求好心切」的想法，希望她在作家這條路上有更大的成長。我很欣賞逸美不是一味溫柔，而是有時候會發揮嚴格的一面。逸美之前要求我看很難的日文書，把保加利亞的文學作品譯成日文都是基於這份關心。愛並不是一味順著對方的意，所以，我也欣然接受翻譯成保加利亞語的工作，每天埋頭苦譯。

復活節&聖靈降臨節的季節到了。

我以前住的村莊都會在復活節時，在廣場中央掛一個巨大的復活蛋，村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巨蛋上畫各種圖案，也成為復活節的一大盛事。

日本不是天主教國家，所以一般民眾並不過復活節，但天主教的聖母女子學院每年都會舉辦盛大的復活節園遊會。我應邀介紹雷巴格拉德村慶祝復活節的方法，所以，從復活節的一個月前，就和美術社的成員合作製作巨大的復活蛋。

園遊會當天，中庭內擠滿了參加找彩蛋活動，四處蒐集復活蛋的可愛孩子。巨

大的復活蛋掛在正中央，十個復活節兔在復活蛋周圍跳舞。看著粉紅色的復活節兔跳舞，心情就很愉快，但在這個季節，穿著兔子裝應該很熱。我忍不住同情被分配當復活節兔的同學。

感謝耶穌，為眾人受難，

感謝耶穌，十字架上的耶穌。

恭喜耶穌，一切將平安，

祢已復活，永生至今。

合唱隊的學生列隊行進時唱著歌，校園旁有輕食和飲料的攤位，文學社販賣蛋糕的攤位前大排長龍。我站在巨大的復活蛋旁，覺得日本的復活節也很不錯。民眾可以自由地為巨大的復活蛋上色或塗鴉，我把顏料和蠟筆遞給走過來的小孩子，對他們說：「復活節快樂。」

因為長時間站立，覺得腳很痠，我走向校舍的方向準備休息一下時，剛好看到一隻粉紅色的復活節兔帶著逸美走向體育館後方。那時候，舞台上剛好在公佈蒐集了最多復活蛋的人，誰都沒有發現她們兩個人離開了。

我突然感到不安，撥開人群走向體育館。當我漸漸靠近時，聽到了歇斯底里的聲音。

「我知道妳心裡看不起我，在背地裡笑我根本沒有才華！」

「沒這回事，請妳先平靜心情聽我說。」

我聽到逸美哀求的聲音。

「妳總是高高在上，我絕對不會原諒妳，我要殺了妳。」

我急忙繞到體育館後方，看到有著可愛笑臉的兔子竟然伸手掐住逸美的脖子，這種反差太可怕了。逸美張大眼睛，痛苦地扭著身體。我大叫起來，兔子大吃一驚，鬆開了逸美的脖子，慌忙逃走了。

我跑到倒在地上的逸美身旁，把她抱了起來。逸美拚命咳嗽著。

「逸美，妳沒事吧？」

我拚命撫摸著逸美的後背，當她呼吸平靜下來後，抬頭看著我，鬆了一口氣似地緩緩點頭。

「發生什麼事了？剛才的是誰？」

「沒事。」

「但是——」

「妳別問了，真的沒事。可能有什麼誤會，拜託妳忘了這件事。」

逸美再度痛苦地咳嗽起來，她的脖子上留下了紅色的指痕。這時，我才想起剛才那隻兔子沒有戴手套，而且手指上擦了淡綠色指甲油。

雖然逸美叫我忘了這件事，但我覺得必須知道到底是誰幹的。那絕對不是誤會，那隻兔子想要傷害逸美……或是想要殺了她……那隻兔子有明確的意志。

園遊會結束後，我去執行委員會室收拾復活蛋，然後確認了貼在牆上的工作分配表，找到了扮演復活節兔的學生名單。我果然在其中看到高岡志夜的名字。

我去了文學社。大家都圍坐在大理石桌子旁計算當天賣蛋糕的營業額，高岡正在算零錢，她的手指的確擦了淡綠色的指甲油。我看向逸美，她綁了一條絲巾，遮住了脖子。

「咦？逸美，妳怎麼突然戴絲巾了？」

我故意問她。高岡仍然若無其事地算著零錢，真是厚顏無恥到了極點。她居然可以坐在逸美面前，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是啊，因為我覺得脖子有點冷。」

逸美向我使著眼色，她從頭到尾都想要袒護高岡。我內心的嫉妒油然而生，這種女人根本不配留在逸美身邊，只因為她會寫小說，逸美就對她另眼相看。無論她再怎麼任性，無論再怎麼反抗，逸美都會原諒她，而我必須壓抑內心的感情，好不容易才能留在逸美身邊。

——我絕對不會原諒妳，我要殺了妳。

我回想起高岡剛才說的話，我才想對高岡說這句話呢。

「逸美，我會保護妳。只要有人敢動妳一根寒毛，我絕對不會原諒她。」

我用保加利亞語對逸美小聲說道。我的情緒激動，所以語尾的聲音有點尖，逸美抬起頭，納悶地看著我。

「嗯？蒂安娜，妳說什麼？」

「沒什麼，只是咒語，希望妳永遠幸福。」

「是嗎？太感謝了。」

逸美露出開心的笑容。也許當她無力的微笑時，已經預料到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一切。幾個星期後，逸美就死了。

失去逸美後，我連呼吸都感到痛苦。我千里迢迢來到日本，並不是為了目睹逸美的死。為什麼逸美會發生這種事？為什麼像她這麼美麗、清純的人會遇到這種事？

我並沒有親眼見到逸美死亡的瞬間，我只看到她的屍體躺在花圃，以及手上握著鈴蘭花，所以，我知道不能隨便說自己的臆測，但是，逸美顯然是被人殺害，我也知道是誰殺了她。

——我絕對不會原諒妳，我要殺了妳。

復活節那天聽到的叫聲至今仍然縈繞在我耳邊。

高岡對逸美的憎惡很強烈。作家的工作很辛苦，必須從零開始，用一句一句的話語編織，建立世界觀，為紙上的人物帶來生命，安排他們戀愛、絕望、憎恨，應

該是像我這種凡人難以想像的嚴苛作業。也許對高岡來說，一旦遭到否定，就恨不得殺了對方。

逸美也已經告訴我們，到底誰是凶手。逸美以前曾經對我說，「君影草」是鈴蘭的別名。

早知道逸美會被人用這種方式奪走生命，不如我牽著逸美，一起從露台跳下。只要我們把頭髮綁在一起，手牽著手，把自己的身體交給上帝，上帝一定會把我們變成岩石，我們就可以像要塞的那對少女一樣，永遠在一起了。啊啊，心愛的、心愛的逸美……

我無法原諒高岡志夜。

我也無法原諒自己，無法原諒沒能保護逸美的愚蠢自己。我這輩子將永遠活在悔恨中，為自己無法保護有生以來第一次愛上的人而悔恨。雖然我就在她身邊，卻只能瞬瞬睜睜地看著她的生命隕落。

（完）

十

蒂安娜同學，謝謝妳。

妳是這個文學社唯一的留學生，只在本學院就讀一年，早晚會離開日本，所以，我很期待妳可以從最客觀的角度看這次的事件。

妳果然沒有辜負我的期待。這個學院中有女子高中特有的緊張感……我以前從來沒有感受到這一點。妳剛才用「刺痛」來形容這種感覺，也不知道這種形容是否恰當，我認為妳的表達恰如其分。那不是「疼痛」，而是心在摩擦，漸漸磨損的感覺。妳在短短幾個月中，日語的進步很大。

逸美的事件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所發生的，妳的觀點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參考，但是，妳的內容也和之前兩位朗讀的小說相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妳的朗讀令人陶醉，充滿抑揚頓挫的日語很性感，聲音也很深沉美妙。聽妳用優美的聲音朗讀妳家鄉的情景——雄偉的高山、見證了歷史的建築物和遺跡、薔薇

谷、美麗的大海——都栩栩如生地出現在眼前。

感謝妳耐人尋味的朗讀，請各位給予蒂安娜熱烈的掌聲。

各位，有沒有吃閹鍋？要不要繼續加料？如果要續杯飲料，也不要客氣。

啊，發生什麼事了嗎？

——啊，手錶？今年也有人帶了手錶嗎？不知道誰是那位幸運的女孩……原來是小南同學。真羨慕。但未必像去年一樣，是高級手錶，搞不好是便宜貨。在例會結束，水晶燈亮起之前都會很緊張吧。到時候會讓大家羨慕，還是大家看到是玩具手錶而發笑呢？……這也是閹鍋的樂趣之一，請各位盡情發揮各自的想像力。

我會在閹鍋中加一些鍋料和湯頭，可不可以請下一位朗讀的同學開始準備？
嗯，下一位是園子吧？請移駕到朗讀區。

5. 朗讀小説〈拉彌亞之宴〉

三年B班 古賀園子

WHEN：七月X日放學後

WHERE：聖母女子學院高中部・花園

WHO：三年B班 白石逸美

WHAT：倒在血泊中身亡

WHY：不明

HOW：從露台跌落

以上是白石逸美的事件中極其基本的要素，我對任何事都用5W1H的方式整理思考，這是曾經是醫生的父親教我的方法，有時候會根據實際情況增加WHOM，變成6W1H，或是再增加HOW MUCH，變成6W2H。

在這次的事件中，WHY還不明確，根據現場的狀況，對於白石逸美的死也眾說紛紜，各種臆測不斷——意外？自殺？還是他殺？

以下是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也許這些意見很重要——因為我知道逸美死亡的來龍去脈。

在記錄白石逸美和她的死之前，先說明一下我和她之間的關係。

我和白石逸美是同學，讀同一個理科班。她和我的夢想都是以後想當醫生，我們相互鼓勵，有時候會競爭，希望可以考取一流大學的醫學院——白石逸美是理想的競爭對手。

我因為兩年前去世的父親的關係，所以立志要當醫生。

父親生前是一位優秀的醫生，以前在大學醫院工作，但他希望成為一個為社區民眾服務的家庭醫生，所以開了一家小診所。雖然小診所內並沒有最新型的醫療儀器，但父親都會閱讀每個月的學術雜誌，積極參加學會和交流會，努力不懈，隨時掌握最新的知識和技術。在行醫時，會仔細傾聽病人說話，他認為病人自己最瞭解疾病的症狀，父親會從病人的談話中發現疾病的原因，尋找治療方法。父親隨時保持「向病患學習」的態度。

許多人趕來參加父親的葬禮。有從診所開業時，就上門就醫的爺爺，也有從讀幼稚園時第一次踏進診所，如今也會帶著讀幼稚園的兒子來看病的媽媽，還有一家

三代一起趕來參加——我坐在家屬席上看著長長的上香隊伍，驚訝地發現，原來父親曾經和這麼多人產生交集，也曾經治好了這麼多人的疾病。每次聽到隊伍中響起啜泣聲，聽到他們說：「醫生，謝謝你」時，我就為父親感到驕傲。

——我一定要成為像父親一樣的醫生，有朝一日，我要親手打開隨著父親的去世而關閉的診所大門。

我調整心情，在內心如此發誓。

父親去世之後，留給我的是放滿整個書架的百科全書、各期的美國醫學雜誌，和一個舊聽診器。因為太有父親的風格，我忍不住對著這些遺物流下了淚水。

那天之後，我開始用功讀書。雖然好幾次都想要放棄，但每次想要放棄時，就逼迫自己去醫院。我隨便找公車和電車，看到醫院就走進去參觀。看到那些為疾病所苦的人、用真摯的態度對待病患的醫療工作者，和笑著出院的病人，再度激發了我的動力。雖然靠參觀醫院來激勵自己的方法可能有點奇怪，但搞不好讀理科的女生本來就是怪胎。

白石逸美就是一個很均衡的女生，因為她主持文學社，我以為她會讀文科，沒

想到升上高二後，驚訝地發現她和我讀同一個理科班。我的數學和化學不輸給任何人，古文、漢文和英語就很差，但白石逸美的這些科目也很強，可見她的右腦和左腦都很發達，真是個討厭的人。

當然，學校還有其他優秀的學生，只不過我眼中只有白石逸美這一個競爭對手。我不想輸給她，所以每天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用功讀書，但又覺得整天讀書太無趣了，所以就在升上二年級的春天，受白石逸美之邀，參加了文學社。

同班的澄川小百合也是這個社團的成員，也為我的加入感到高興。當時，還有一年級的高岡志夜（聽說她是當紅的高中生小說家，但我看了她的小說第一頁，就覺得頭痛，所以至今沒有看過她的作品。現在流行那種文體嗎？老實說，我有點無法適應。雖然我騙她說，我看了她的書）和小南茜是這個社團的成員。

剛加入時，讀書會成為我莫大的痛苦。看書也就罷了，居然要思考「主題是什麼？」、「有什麼感想？」、「作品對現代社會發出什麼呼籲？」之類的問題，而且還要在大家面前表達自己的意見，令我頭痛不已。

「園子，不能只說『很好看』而已。」

逸美經常這麼指正我。

「但是，除了覺得很好看以外，我沒有任何感想啊。」
我忍不住反駁。

「不可能，任何故事都一定有主題，也一定會提出問題。」
聽到她冠冕堂皇的回答，我忍不住開玩笑問：

「那桃太郎呢？」

沒想到逸美竟然頭頭是道地說起「暗示了目前的現代高齡化社會、高齡分娩和少子化」、「驅鬼這種暴力解決方式的不合理」之類的論點。

最後她終於同意，在讀書會時挑選我也看得懂的課題圖書，像是羅賓·庫克（Dr. Robin Cook）和麥可·克萊頓的醫療系文學作品，這些描寫器官移植和罕見細菌的故事很有趣，我經常熬夜看到天亮，但高岡和小南對此很有意見（尤其是小南，氣憤地說：「看這種小說，毀了讀書會之後的午茶時間。」）

人類是懂得學習的動物，即使是不太感興趣的課題圖案，在看了幾本，也聽了大家的感想和分析之後，我漸漸摸索出「用這種方式看書就好」的方法。只要從一

本厚厚的書中整理出5W1H或是6W1H，或是6W2H，再與現代的情勢、風潮進行比較檢討。一旦掌握了訣竅，讀書會不再成為我的痛苦。

以斯湯達爾的《紅與黑》為例。

WHEN：十九世紀，王朝復辟時代

WHERE：法國

WHO：出身貧窮的朱利安·索雷爾

WHAT：二十三歲被判死刑

WHY：覺得遭到以前偷情的有夫之婦背叛，試圖槍殺對方

HOW：充滿野心，想要同時得到權力和愛，卻不幸失敗而身敗名裂

即使到了現代，被權力和財力玩弄於股掌的人類本質仍然沒有改變，但當今的日本人缺乏像朱利安那樣的毅然和高貴，為了追求純粹的愛，甚至願意接受死刑。

再以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為例。

WHEN：一九二〇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WHERE：紐約郊區長島

WHO：神秘的富翁傑·蓋茨比

WHAT：遭人嫁禍，遭到槍殺

WHY：為了得到前女友的愛，試圖從她現任丈夫手上把她奪回來

HOW：在他上戰場期間，女友嫁給了富翁。為了搶回女友，拚命追求不符合他身分的財富和成功

人總是在追求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像是愛情，像是權力，像是社會地位，但是，不顧一切地追求這些的身影很愚蠢，也很悲哀。我們不斷追求著像蓋茨比那樣純粹而華麗的男人——因為我們知道，世界上並不存在像他那樣的人，他只是夢幻。

我開始在讀書會上積極發言，逸美為我感到高興。有一天，她問我：「妳的著眼點都很有趣，妳是怎麼理解這些作品的？」我拿出寫了5W1H的紙給她看，她忍不住大笑起來：

「園子，這太像妳的作風了。妳不是用感性，而是用理性在閱讀。」

雖然我無法正確理解文學，但我加入文學社是正確的決定。首先，增加閱讀能

力有益無害，其次，可以經常吃到小南親手製作的絕佳甜點。最後，文學社會舉辦獨特的闇鍋朗讀會。

這個文學社已經有好幾年沒有招募成員，休社了好幾年，白石逸美上高中後，讓這個社團重新復活了。當時，擔任社團顧問的北條老師把代代相傳的「文學社規則」傳承給逸美。這份規則上寫了如何在讀書會分享心得，如何舉行討論會，以及闇鍋朗讀會及其規則。

關上所有的燈，必須在黑暗中進行。

必須由社長擔任主持工作，也就是「鍋管事」。

參加的成員不得公佈帶來的火鍋料內容。

火鍋料不是食物也無妨，但僅限乾淨的東西。

由社長親自製作甜點，必須提供美味甜點供成員餐後享用。

朗讀小說者須在另設的朗讀區朗讀。

在黑暗中聽他人朗讀的同時吃闇鍋。

雖然很驚訝到底是多麼標新立異的人，才會想出這種朗讀會的方式，但實際參

加後，發現非常有趣。吃閩鍋時，會戰戰兢兢地把筷子夾到的東西送進嘴裡，嘴唇碰到時的感覺很可怕。發現和自己原本想像的味道不同時，渾身都會起雞皮疙瘩。原本以為在這樣的狀況下，根本不可能聽別人朗讀小說，令人意外的是，別人朗讀的內容比起在明亮的房間內，比自己用眼睛看更能夠進入腦袋。朗讀激發了想像力，宛如一本書攤在面前，所有的情景都會浮現在眼前。黑暗可以活化大腦，讓情節更鮮明地視覺化。

同時，也可以刺激參加者惡作劇的心理。雖然文學社規定不得公佈每個人帶來的火鍋料內容，不瞞各位，我去年帶了草莓大福、榛果和香奈兒手錶。草莓大福都溶化在湯裡，魚、肉和蔬菜都變得甜甜的，整鍋食物都變得很難吃。在其他人邊吃邊忍不住發出慘叫聲時，我獨自偷笑著。榛果的口感很硬，有人驚叫：「裡面放了石頭！」再度讓我露出得意的笑。之所以會帶香奈兒手錶，是想要把誰都想不到的東西放進鍋裡，讓所有人大吃一驚。逸美拿到手錶時很高興，其他人都很羨慕，我很想炫耀說：「那是我帶來的！」但因為文學社規定必須保密，所以只好忍住了，不過還是覺得有點可惜，直到今天還在為這件事後悔。

文學社的活動並非只有讀書會和闍鍋朗讀會而已，復活節&聖靈降臨節園遊會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因為我在今年的復活節活動中擔任執行委員長，所以很少參加社團為園遊會做的準備工作。

去年我擔任執行委員，在幫忙的時候，看到委員長整天忙得不可開交，覺得她「太辛苦了」，忍不住有點同情她，但今年我擔任了委員長的工作。

執行委員長要為海報設計的事和美術社的人討論，製作發給左鄰右舍的宣傳單，和合唱團討論音樂的事，還要訂購找彩蛋活動所用的雞蛋，整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宣傳單上必須用簡單的方式介紹復活節的由來，讓即使對天主教很陌生的大人和小孩也能夠瞭解。絞盡腦汁之後，最後寫出了以下的內容。

「復活節（主復活日）是慶祝基督耶穌死後復活的節日，從復活節開始的五十天期間，稱為復活節期，五十天後稱為聖靈降臨日，也就是聖靈降臨的日子。為了慶祝這些重要節日，本校每年六月都會舉行慈善園遊會。

園遊會時會舉辦找彩蛋活動。在象徵生命的雞蛋上塗上顏色後，藏在校園內，

然後請參與活動的朋友找出這些彩蛋。

同時舉辦慈善拍賣，設有咖啡區，請各位務必光臨。

校內還設置了捐款箱，事後會將募集到的款項捐給紅十字會和老人院等相關機構。

基督耶穌至今仍然活著。

基督永生。」

除此以外，還要寄發電子郵件請家長捐款和幫忙，或是聯繫業者在校園搭建舞台，有一大堆辛苦的事情要做，但我之所以願意擔任委員長的工作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想要回報這所學院的董事長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是逸美的父親，除了本學院以外，還多元化經營綜合醫院和商業設施。一般來說，學生根本不可能見到學校的董事長，但白石先生與眾不同，他經常來到學校，和學生相互溝通，聽說還會確認所有學生每個學期的成績。看到學生成績不佳時，就會安排特別輔導，同時會參觀老師的授課，瞭解老師的教法是
否有問題。

白石先生向來以「學校經營是極致的服務業」為原則，認為提升學生的學力和道德意識是學校的絕對義務。

他也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活動，尤其對復活節活動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他認為「這是讓學校附近的民眾瞭解基督的愛和精神，同時回饋他們的最佳機會」，所以親自參與企畫的細節問題。

我個人曾經受過白石先生的恩惠。我以前就很想參觀人體解剖，但我父親開的是小診所，和手術或是解剖無緣，但我一直認為既然立志成為醫生，就必須找機會參觀一下。所以，去年擔任執行委員時，我主動要求擔任有更多機會和白石先生接觸的報告員，在第一次見到他時，就拜託他是否可以安排我去醫院參觀，原以為他會說：「這不是小孩子的遊戲」，當場拒絕我，沒想到他欣然應允。

「好，我會向外科主任打招呼，妳可以隨時打電話去醫院。」

隔週，我就和解剖學的教授和實習生一起站在手術台前。我當然沒有拿手術刀，只是在一旁觀看而已，但不是從圖片或照片上，而是親眼看到人體的器官讓我獲益無窮。解剖時，肅然地取出大腦、心臟、肺臟、肝臟、腎臟和血管等器官，切

成薄片。原先以為自己會想要嘔吐，或是受到很大的衝擊，沒想到心情格外平靜。也許是因為我無法把死亡和眼前的屍體連結在一起的關係，對我來說，在我眼前切成片狀的器官並不是什麼怪異的東西，而是促進醫學發展的寶貴資料。

解剖結束後，我確認了一件事。

人體內並沒有靈魂。

我親眼目睹了腦細胞的每一個角落，心臟的每一個部分，以及從頭頂到腳底的一切，確認完全沒有任何容納靈魂的空間。喜悅、悲傷、憤怒和嫉妒都是在腦漿這個極小的器官中發生的，扁桃核、大腦邊緣系和大腦新皮質掌控了人類的感情。人並不是因為有靈魂而活在世上，而是呼吸將氧氣帶到全身，身體分泌了生理活性物質，隨著血液循環進行代謝，使人能夠存活。在參觀解剖之後，我深深瞭解到，活著只是一件生理的事。

雖然我讀的是教會學校，但我並不是天主教徒，並不相信上帝這種不科學的存在，也不瞭解聖靈和永生有什麼意義。因為我只相信自己親眼看到的事，但是，如果上帝和靈魂可以成為人的精神支柱——尤其如果可以成為病患的希望——身為醫

生，為了能夠使病人保持心靈寧靜，就必須深入瞭解，並且面對這個問題。

參觀解剖之後，我有了很大的改變。生存是什麼？如何死亡？上帝是什麼？醫生該做什麼？——我深入思考了這些問題，再度下定了決心，要帶著真摯的心立志成為醫生。

所以，在今年的復活節園遊會時，我主動爭取當執行委員長，努力回報在前一年給了我寶貴機會的白石先生的恩情。

在新學期開始的同時，就開始著手進行復活節園遊會的相關準備工作。

復活節是在四月，很多教會和教會學校都在那個時候舉辦活動，但我們學院通常都在六月中旬舉行，一方面可以避開剛開學後的倉卒，另一方面可以同時慶祝聖靈降臨日。

我在去年擔任報告員時，只去過白石家幾次而已，但在擔任執行委員長之後，經常上門和白石先生討論事情。每個星期會和白石先生見面數次，請他對海報的草圖發表意見，或是把各攤位的最終名單和預算報告交給他。

白石先生的事業很忙，時間當然很寶貴，但他沒有把這些寶貴的時間用於休息和個人興趣愛好，而是用在學生身上，讓我感激不已，所以我也利用讀書以外的所有時間，努力希望把園遊會辦得更熱鬧。因此，我們經常熱烈交換意見，有時候回過神時，發現已經不知不覺在白石先生的書房內討論了三個時間。

我主要在放學後投入園遊會的準備工作和討論事宜上，所以那段時間幾乎沒有參加文學社的聚會。文學社的成員應該也每天都為復活節園遊會的準備工作開會討論，去年做了兩百條蛋糕在園遊會上義賣，今年我無法幫忙，準備材料和工具和預算管理等工作應該比去年更加忙碌。所以，我每次去白石家時，都沒有遇到逸美，逸美八成也忙得不可開交，因為她很像她的父親白石先生，都很熱心，而且是完美主義者。

「妳覺得兔子、兔子跳舞怎麼樣？」

有一次，白石先生雙眼發亮地提議道。

「兔子……嗎？」

「復活節兔啊，請學生穿上復活節兔的衣服，在校園內邊走邊舞，就像是童話世界，光是想像一下，就覺得很開心，妳不覺得嗎？」

學院的校舍具有歐洲中世紀的風格，在日本很難看到這樣的建築，復活節兔在校園內跳舞，真的會有童話世界的感覺。難以想像積極併購企業，不斷拓展事業版圖，被視為冷靜的合理主義者而令眾人生畏的白石先生，居然會有這麼可愛的想法。我差一點笑了出來，好不容易才忍住，向他表達了贊同的意見，「我覺得很棒。」白石先生經常提出各種建議，和他聊天是一件快樂的事。

我立刻借用了他書房的電腦，搜尋出租兔子裝的公司。

白石先生允許我使用他的電腦是有原因的。去年的某一天，我去白石家報告進度時，他正在和秘書打電話。他剛完成要寄給分公司的緊急指示，電腦突然當機，無法再啟動。我還在讀小學時，就開始自己組裝電腦玩耍，所以對電腦很在行。白石先生請秘書派人來修理後，心浮氣躁地掛上了電話，我主動提出可以幫忙。因為我即使無法把電腦修好，至少可以存取所需的資料。

我的預料完全正確，在負責修理的工程師帶著替代電腦趕到之前，我用安全模

式啟動了電腦，把必要資料儲存在隨身碟中。在替代品送到後，立刻插上隨身碟，把資料寄了出去，完全沒有浪費任何時間。白石先生連聲道謝，說多虧有我幫忙，說得我有點不好意思了。那件事之後，白石先生就很信任我。

我除了精通電腦，做事情也很迅速俐落。

白石先生工作很忙，在和他討論園遊會的事時，也不斷有工作上的電話找他，我盡可能在他通電話時處理完各種瑣事。那天，白石先生掛上電話時，我已經和服裝出租公司談好價錢，預租了十套粉紅色兔子服。

「古賀，妳太能幹了。妳畢業後願不願意來我公司上班，當我的得力助手？」

白石先生的稱讚讓我樂不可支。如果父親還活著，如果我也有這樣的父親——這種時候，我總是忍不住羨慕逸美。

「太榮幸了。」

「我是認真的。妳比我的秘書更優秀，我向來討厭別人動我的東西，就連秘書也從來沒有進過我的書房，只有妳可以進我的書房、動我的電腦。」

白石先生眯起了眼睛。

「但是，妳以後想當醫生，等妳當上醫生後，一定要來我的醫院工作。」

「好，我很樂意效勞。」

「這個送給妳，算是微不足道的訂金……開玩笑的。」

白石先生從辦公桌的抽屜裡拿出一個包裝紙包著的盒子。

「我上個星期去巴黎出差，這是送妳的禮物。」

「這……」

「妳不必客氣，這是答謝妳願意擔任執行委員長。」

「真的可以嗎？」

「當然，妳打開看看。」

打開精美的包裝，發現裡面是一盒香水。那是我最喜歡的嬌蘭香水，而且是每年春天限量發行的限量版香水。

「太高興了！我每年都會買。」

「太好了，但這件事不能告訴逸美，因為我只買到一瓶。」

白石先生抓了抓頭。

「謝謝。」

死去的父親再也無法送我禮物，白石先生一定知道這件事，所以不經意地扮演了父親的角色。

「我一定會很珍惜，」

我差一點接著脫口叫他「爸爸」，但慌忙吞了下去。

學校上課、考試、復活節的準備、文學社、自習。

我快忙翻了，漸漸有點缺乏動力，即使在家看參考書，也完全看不進去。

「啊，不行不行。」

我收起參考書，展開了醫院巡禮。星期六上午，應該很多人，但也無可奈何。我轉了幾班電車，來到郊外的一家綜合醫院。

果然不出所料，到處都擠滿了人。大廳、服務台、急診出入口、食堂、咖啡店、內科、放射科……我參觀了這些地方，看到醫生和護理師為了深受病痛折磨，內心恐懼不已的病人奔走。沒錯，我也要為了這些病人更加努力，有朝一日，我也

要投入救治的行列。

我再度激發了內心的鬥志，巡禮結束了。充電結束後，我再度回到了大廳，竟然在那裡看到了稀客。

白石逸美。

即使在擁擠不堪的醫院內，她的美麗依然鶴立雞群。她也來這裡轉換心情嗎？她的父親開了一家很氣派的醫院，她居然特地來到這家郊區的醫院，難道她也在課業上遇到了瓶頸嗎？

「逸美——」

我想要叫她，但隨即改變了心意。因為她臉上的表情很空洞，完全感受不到絲毫的生氣。她雙眼無神，皮膚蒼白得有點病態，好像夢遊者，搖搖晃晃地走在大廳。

星期一去學校後，逸美的樣子明顯和平時不一樣。

向來積極活潑、快活開朗的她鬱鬱寡歡，幾乎沒有笑容。

「逸美？」課間休息時，我叫了她一聲。

「什麼事？」

她的視線很慵懶

「……沒事。」

「園子，你真奇怪。」

她淡淡地笑了笑，但笑容很無力。想要立志成為醫生的逸美自己根本像個病人，我原本想告訴她星期六曾經看到她，但最後還是作罷。

去文學沙龍時，逸美也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平時她總是書不離手，如今卻聽著蕭邦的組曲閉目養神。

「逸美，妳不舒服嗎？」

留學生蒂安娜擔心地問。

「對，有一點，身體懶洋洋的。」

「妳太累了，我用玫瑰精油幫妳按摩，妳去換睡袍。」

蒂安娜讓換上蠶絲睡袍的逸美趴在沙發上，把芳香濃郁的保加利亞玫瑰精油滴

在她的手臂和後背，開始為她按摩。

「怎麼樣？」

「很舒服。」

逸美開始昏昏欲睡。也許她只是睡眠不足。理科班每天都有很多功課，再加上逸美是學院董事長的女兒，所以應該壓力特別大吧。

但是——

我有一種預感，好像事情並不是這麼單純。

我看著蒂安娜溫柔地持續為逸美按摩放鬆，忍不住思考起來。回想起來，逸美從今年春天開始，就有點不太對勁。

春天——沒錯，就是留學生蒂安娜·德秋貝來這所學校的時候。

這個學期的第一次全校朝會時，校長在台上介紹蒂安娜時，禮堂內頓時陷入一片騷動。蒂安娜一身白皙的肌膚晶瑩剔透，一頭漆黑的長髮，一雙黑色大眼宛如她祖國的黑海般深沉滋潤，漂亮的雙唇，挺拔的鼻梁透露出她的堅強意志。

蒂安娜的容貌出眾，不同於金髮碧洋的西方人，也和黑髮黑眼的東方人不一樣，渾身散發出南斯拉夫人的神秘美麗，制服穿在她身上也很漂亮。以前我一直以為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像白石逸美這麼漂亮的人，但蒂安娜獨特的美麗完全不亞於白石逸美。

但是，禮堂內的騷動並不光是在感嘆蒂安娜的美麗，她和掛在新教堂的繪畫中的女人長得一模一樣。那幅畫的名稱叫作「耶穌基督和畏懼基督的惡魔，及其僕人」，惡魔的僕人是個女人，竟然和蒂安娜長得一模一樣。

「我叫蒂安娜·德秋貝，來自保加利亞的雷巴格拉德村，請多關照。」

留學生用流利的日語向大家打招呼，微微拉起裙襬，單腿伸向後方，低頭鞠了一躬。她的動作並不優雅，有點像村姑在跳土風舞，卻很惹人喜愛。或許是因為這個舉止的關係，立刻消除了全校女學生對蒂安娜的黑暗印象，響起了熱烈的歡迎掌聲，但掌聲仍然無法消除我在她身上感受到的陰鬱。

我知道這不像我的作風，但我無法不把蒂安娜和繪畫中的女人重疊在一起，內心備感不安。看到她走下講台時一癱一拐的樣子，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因為那幅

畫以前掛在其他修道院時，因為發生了火災，把惡魔的僕人的一隻腳燒掉了。

蒂安娜到這所學校的第一天，就和逸美情投意合。

一問之下，才知道逸美之前去短期留學時，曾經寄宿在蒂安娜的家中。既然逸美喜歡蒂安娜，那她一定是好人。我終於鬆了一口氣。

和蒂安娜交談後，的確對她產生了好感，也為之前莫名其妙覺得她不吉利感到很慚愧。而且，她的日語很好，對日本文化也有相當的知識。聽說原本是她雙胞胎的姊姊要來日本留學，但我覺得蒂安娜應該比她姊姊更能夠享受充實的留學生活。

她告訴我們，她住的村莊到處綻滿了鮮花，有「花村」的美名。

「所以，我很喜歡花。」

蒂安娜在校內各處都種了花。除了教室以外，走廊的景觀窗、教師辦公室、日光室、更衣室、玄關——無論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嬌艷動人的鮮花，被芬芳的香氣包圍。一旦適應了被鮮花包圍的景象，就覺得以前在充滿殺氣的中度過過的學生生活太單調了。

蒂安娜說：「為了感謝這所學院邀請我來留學，我要致贈家鄉的花做為紀念。」於是在校舍新館旁的花圃種了花苗。原以為她家鄉的花必定是薔薇，沒想到並不是。

「提到保加利亞，大家都會想到薔薇，但我們村莊的鈴蘭花很有名，初夏時分，整個村莊都陷入一片白色的海洋，美不勝收。」

「這些花苗是從妳家鄉帶來的嗎？」逸美問。

「對，我請家人寄來，花了一點時間，但幸好還趕得上種植的時間。」

蒂安娜種了很多花苗，然後用土埋了起來。

「什麼時候開花？」

「差不多五月左右，這種品種很耐熱，花圃剛好位在校舍後方，這裡很陰涼，或許可以撐過夏天。」

「是嗎？真讓人期待。」

蒂安娜在逸美的邀請下，理所當然地加入了文學社。

我以為她無法看日文小說，沒想到她第一次讀書會時，她就看完了《假面的告白》，而且還流利地發表了感想，令我驚訝不已。雖然她一直謙虛地說自己「日語很不靈光」，但只學了一、兩年，就可以有這麼大的進步嗎？

蒂安娜也認識高岡，經常在沙龍聊起之前在保加利亞時的往事。高岡可能對那段寄宿生活也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經常秀出她用引以為傲的單眼相機拍的照片，談論那些觀光地的歷史和傳說。

露出純樸可愛表情的野生狐狸和兔子、山頂的白雪還未融化的山脈，和大自然景色豐富的湖畔——高岡拍的每一張照片都充滿生命力，看著這些照片，心靈就得到了滋潤。在這些色彩鮮艷的照片中，出現了一張塗成黑色的照片。

我心頭一驚。

簡直就像通知訃聞的明信片般，有一種不吉利的感覺。

「這張照片怎麼了？」

小百合隨手拿起了照片。

「喔，這張照片啊，」高岡開了口，「是在『拉彌亞之宴』上拍的。」蒂安娜

接著說道。

仔細一看，那張照片並不是塗黑，而是因為在光線很暗的地方拍攝，所以產生了這樣的錯覺。

「給我看。」

小南從小百合手上接過照片端詳著。

「原來大家都穿著黑衣服。」

照片也傳到了我的手上。照片中，逸美站在中間，兩側站著蒂安娜、和蒂安娜長得很像的女人——應該是她的雙胞胎姊姊。三個人都穿著黑色羽毛衣，長髮披肩，嘴唇擦著紅色口紅。

「拉彌亞是什麼？」

小百合問。

「是巫婆，會吸血的巫婆，保加利亞有很多關於吸血鬼的傳說。」

逸美回答。

「『拉彌亞之宴』就是吸血鬼的節日，有點像美國的萬聖節。」

我一看到照片，立刻感到不寒而慄。蒂安娜對著鏡頭微笑，熊熊燃燒的火焰映照在她的眼眸中，有一種令人生畏的氣勢。雖然她和雙胞胎的姊姊長得很像，但和她姊姊的溫和感覺完全不同。這種感覺，這種帶著妖氣的可怕感覺到到底是怎麼回事？沒錯，簡直——不像是人類的感覺。

我猛然抬起頭，和蒂安娜四目相接。蒂安娜用不同於平時的銳利眼神看著我，簡直就像被識破真相的人在威嚇識破真相的人，似乎想要牽制我、捕食我。

我們互看了很久，誰都沒有移開視線。

我先聲明，我不相信所有不科學的事，所以，在寫以下的內容之前，我曾經猶豫到底該不該寫下去。因為我至今仍然無法相信自己親眼目睹的事，那真的是在現實中發生的？那時候，我是不是在作夢？——不……其實我最清楚地知道，那不是夢幻，而是真實發生的事。

所以，我還是無法不寫下來，我親自經歷了那件不可思議的事。

蒂安娜總是隨身攜帶一個用布包起的東西，她總是抱在胸前，連上課時也不例外，絕對不讓別人看裡面到底是什麼。她的舉動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其他女生強烈的好奇心，紛紛問她裡面到底是什麼，蒂安娜總是笑而不答，不久之後，有人說：「應該是她從故鄉帶來的護身符之類的。」大家也覺得很合理，就不再關心這件事。

我卻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了裡面到底包了什麼。

有一天，我太專心讀書，當我回過神時，發現已經天亮了。如果上床睡覺，絕對會遲到，乾脆搭頭班車去學校，在朝會之前，去保健室睡一下。請工友幫我打開校門，我走進學校時，在中庭的樹後看到一個黑色的人影。

這麼大清早，誰在那裡？

晨靄中，我悄悄走向那個人影。人影緩緩地、很費力地——沒錯，一瘸一拐地走著。原來是她。住在修道院內的蒂安娜這麼早出現在校園並不奇怪，於是我打算轉身走向保健室。

就在這時，蒂安娜打開了布，從裡面拿出了不知道什麼東西。我定睛一看，是

洋娃娃。

原來她隨身攜帶的是洋娃娃。我對這件事產生了好奇，躡手躡腳地走去可以看清楚的位置。

蒂安娜把洋娃娃放在樹幹上，拿出刀子，用力刺進洋娃娃的胸口。

我驚訝不已，忍不住踮起腳想要看清楚——立刻倒吸了一口氣。

那個洋娃娃和白石逸美長得一模一樣。

蒂安娜對著釘在樹上的洋娃娃喃喃自語，似乎是用她的母語。昏暗中，陰鬱的聲調震撼了空氣。她一直重複相同的話，雖然我聽不懂，但語尾變得尖銳的語氣令人有一種心被撕裂般的不舒服感覺。在蒂安娜唸著咒語時，我屏息斂氣地站在那裡。不知道過了多久，蒂安娜露出了心滿意足的微笑，把刀子緩緩從洋娃娃的胸口拔了出來，再度用布包起洋娃娃，抱在胸前，一瘸一拐地走回了修道院。

蒂安娜離開後，我仍然呆若木雞地站在原地，無法理解剛才看到的那一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幾個小時後，朝會開始後才姍姍來遲的白石逸美一臉蒼白。

「妳難得遲到，怎麼了？」我問逸美。

「我很不舒服，」逸美回答，「今天早上，胸口突然不舒服。」

「——啊？」我懷疑自己聽錯了。

「我慌忙去爸爸的醫院看病，醫生說沒有異狀。」

我的腦海中浮現刺進洋娃娃胸口的刀尖，我回頭看著蒂安娜的座位，她隔著布撫摸著洋娃娃，臉上露出詭異的微笑。

蒂安娜不知道嘀咕了什麼，就是那句語尾的聲音很尖的句子。

我和蒂安娜四目相接。她精神抖擻，美得讓人心裡發毛，和逸美形成明顯的對比。

好像從那次之後，逸美的身體就越來越差。

我向來對占卜或是魔咒之類的事嗤之以鼻，卻始終很在意蒂安娜的洋娃娃。我在調查之後發現，那是黑巫術中使用的巫毒洋娃娃，只要把巫毒洋娃娃當成是自己痛恨的對象加以傷害，那個人身上就會發生同樣的事，洋娃娃和當事人越像，效果

就越理想。

蒂安娜和逸美關係很好，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我左思右想，終於發現了其中的原因。

因為逸美向校長和她父親建議，下次不要再邀請雷巴格拉德村的學生來日本留學了。

這次邀請蒂安娜來留學，為學院帶來了很大的助益。學生可以直接進行國際交流，學習到媒體也很少介紹的保加利亞這個國家的生活和文化是很有意思的事，正因為如此，逸美希望不要只局限於保加利亞，每年輪流邀請其他小國家的學生來日本留學。

在這件事上，校長和白石先生全權交由逸美處理，逸美開始調查亞洲、中東和非洲的國家，正在向這些國家的大使館請教，如何才能實現邀請學生來日留學的計畫。如果這件事推動順利，蒂安娜將成為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來自保加利亞的留學生。

怎麼可能為了這種事——養尊處優的日本人可能會這麼想。

保加利亞是東歐的小國家，蒂安娜住在那裡的一個貧窮小村莊，沒有大型產業，也沒有值得觀光的景點，生活水準很低。在那種環境下，受邀到日本留學有著重大的意義。蒂安娜的姊姊在旅行社打工幫助家計，之前都由她負責幹旋本學院短期留學的事宜。蒂安娜曾經滿臉喜色地告訴我，雖然她姊姊目前因為受傷正在療養，但旅行社認為日本方面日後將繼續資助當地學生到日本留學，已經決定長期僱用她，也會支付她高額的獎金。所以，留學這件事是蒂安娜一家的生命線，一旦停止邀請留學生，就等於將他們推向死亡。

蒂安娜是一個認真的少女，她一直很努力，以為只要自己在這個學院做出成果，留學制度就會持續下去，所以，在她的眼中，逸美的提議是不可原諒的背叛行為。只要逸美身體變差，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涉就會中斷，這個學院和雷巴格拉德村之間的關係就會繼續——我猜想她應該這麼想。

新綠越來越富有生命力，逸美的身體卻越來越差。

曾經是薔薇色的臉頰日益憔悴，經常感到呼吸困難，在沙龍時，也常常躺在沙

發上。她漸漸失去了生命力——這種形容完全符合逸美的狀況。我很擔心，每天為逸美把脈、量體溫，也為她測量血壓。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樣為逸美把脈，拿起她的手腕時，她的指甲刮到了我的手臂。

「好痛！」

我鬆開逸美的手，看著自己的手臂，發現有一道血痕。

「啊啲！園子，對不起。」

逸美滿臉歉意地撫摸著我的手臂。

「指甲不知道什麼時候變長了，真奇怪，我前幾天才剛剪。」

逸美的指甲的確很長很尖，她經常修剪指甲，很少會留這麼長的指甲。

「今天又要去美甲沙龍了，真的很對不起。」

但是，幾天後，我們又重複了相同的對話。

「怎麼會這樣？我才去過美甲沙龍。」

逸美不解地看著自己的指甲，嘆著氣說。

「好奇怪，為什麼？園子，對不起。」

「妳不必放在心上。」

我以為逸美忘了去美甲沙龍，但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對這件事耿耿於懷，仔細觀察後，發現逸美的指甲真的很快就長了。

——不可能，一定是我想太多了。

但是，逸美的指甲才剛修剪完沒幾天就變長了，被她刮到時很痛。我進一步仔細觀察後，發現她的頭髮也長得很快。不久之前才到肩膀的頭髮，如今已經快及腰了。

有問題。逸美身上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不同尋常的事……

就在我產生這個疑問的不久之後，我目擊了決定性的場景。

那天放學後，復活節園遊會的雜務提前結束，社團也沒有開會。我收拾完東西後走出玄關，剛好看到逸美從文學沙龍走了出來。

「逸美，我們一起回家。」

我大聲叫著，但逸美沒有反應。難道是因為校園傳來社團活動的聲音，淹沒了我的叫聲？逸美頭也不回地走進了第二校舍。

「逸美？」

逸美沒有回頭，筆直走向那裡。我追了上去，也走進了第二校舍。

第二校舍的光線不佳，傍晚時，走廊已經有點昏暗，只有逃生門的綠燈亮著。這裡只有理科實驗室和家庭科室等使用頻率很低的教室，平時就沒什麼人，整天靜悄悄的，但其實是因為有關鏡子的傳聞，所以學生都不太敢來第二校舍。

鏡子——就是位在走廊盡頭的大鏡子，那不是普通的鏡子。這所學院在戰後不久創立時，英國的姊妹修道院贈送了這面高兩點五公尺，寬一點五公尺的巨大鏡子，上面用蝕刻的方式刻了新約哥林多前書的十三章十二節的內容。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

但是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但是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每一所學校都有所謂的「七大不可思議」靈異傳聞，這個學院的很多靈異傳聞，都是關於這面神秘的大鏡子。因為這句聖句的關係，所以流傳著「晚上站在鏡子前，就可以看到前世」，或是「可以看到自己真實的樣子」和「可以看到自己的臨終」之類的傳聞。

雖然有些學生害怕，但也有不少學生站在鏡子前，想要占卜一下，曾經有學生得意地吹噓：「我的前世是戰國時代的尼僧。」也許逸美也對占卜有興趣，所以去看鏡子嗎？

逸美在走廊上轉了彎，她穿著室內鞋走在塑膠地板上發出的噤、噤聲漸漸遠去。我也跟著在走廊轉了彎。

沒想到——

逸美竟然不見了。

眼前的大鏡子中，只有一臉茫然的我而已。那裡是死路，除了從我剛才走來的方向往回走以外，根本出不去，但逸美竟然不見了，簡直就像被鏡子吸了進去。

我絕對沒有看錯，也不是在作夢。我親眼看見逸美的身影，也聽到了她的腳步

聲，所以才會追到這裡。

我向來不相信非科學或是超自然的現象，但是，逸美消失了，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我只能承認。逸美身上的確發生了什麼事，而且一定和蒂安娜有關，蒂安娜身上的那股黑暗的妖氣……

不久之後，逸美住院了。肺炎——是胸腔出了毛病。

出院之後，逸美的身體似乎恢復了，但會突然露出陰鬱的表情，感覺好像渾身帶刺。

果然已經不是以前的逸美了——

直到復活節園遊會當天，都始終無法抹去這種感覺。我從一大早就開始在校園內奔波，忙著最後的準備工作。好不容易藏好了所有的彩蛋，讓小孩子都拿著籃子開始找彩蛋，看到客人紛紛走進校門，才終於有時間停下來喘氣。

到目前為止，算是成功了。我鬆了一口氣，開始尋找逸美的身影，因為逸美將

在晚一點舉行的彌撒中，去教堂讀聖經。

「逸美，可不可以請妳跟我一起去測試麥克風？」

我看到逸美坐在花圃旁發呆，立刻問她這件事。花圃內，鈴蘭在五彩繽紛的花草中搖曳著。

「測試麥克風？為什麼？」

「朗讀聖經，不是每年都由妳負責嗎？」

「喔……對喔。」

逸美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但走向教堂時，她的表情越來越緊張，腳步也越來越沉重。

「……我還是做不到。」逸美的聲音發抖。

「啊？」

「我不去教堂，很可怕。」

「逸美，妳在說什麼啊。」

我以為她在開玩笑，所以拉住她的手。

「不要！」

她用力扭著身體，甩開了我的手，然後抱著頭，渾身發抖。

「我真的不能去，我不想讀聖經。」

「為什麼？妳不是每次都在十字架前為大家朗讀嗎？」

「十字架！」

逸美頓時臉色發白。

「我不想看到十字架，不好意思，請妳找別人代替。」

我來不及制止，逸美就跑走了。

為什麼她害怕教堂、聖經和十字架？我百思不解，獨自走進了教堂，看到眼前的掛畫。畏懼上帝的惡魔及其僕人。惡魔的僕人……和蒂安娜長得一模一樣的美麗女人。

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衝出了教堂，不見逸美的身影。我在學校內四處尋找逸美，這時，中庭的舞台上正在宣佈彩蛋遊戲的冠軍，擠滿了很多。我撥開人群，在教室、文學沙龍和校園內四處尋找，到處不見她的蹤影，只剩下——體育

館。我準備跑向體育館時，剛好看到蒂安娜抱著逸美從體育館後方走了出來。

「逸美！」

我慌忙跑過去，逸美顯得渾身無力。

「妳對逸美做了什麼?！」

「我？我什麼都沒做。」蒂安娜冷靜地回答。

「那為什麼——」

我的話還沒說完，就發現逸美的脖子上有淡淡的紅色痕跡。

——血？拉彌亞。巫婆。吸血鬼。惡魔的僕人……這些可怕的字眼在腦海中盤

旋，蒂安娜用自己的開襟衫披在逸美身上，似乎想要擋住我的視線。

「逸美好像不太舒服，我帶她去沙龍休息。逸美，現在沒事了。」

蒂安娜輕聲細語地說完，扶著逸美走向沙龍。

我覺得當時的情景簡直就像是惡魔的僕人把屍體搬去冥府。

幾個星期後，逸美死了。

當我在慘叫聲中看到逸美的屍體時，除了感到極大的震撼，更感到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原來是這麼一回事。蒂安娜用自己的魔力控制了逸美，隨心所欲地操控她，最終讓她自殺身亡。我看著逸美手上的鈴蘭花，看著來自鈴蘭花綻放村莊的東歐美少女。周圍的學生都哭成了淚人兒，只有她露出心滿意足的微笑。

以上就是我目擊的一連串情況，我知道這些事聽起來很不真實，但是，我可以發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

所以，將這些事實歸納後如下。

WHEN：七月X日放學後

WHO：留學生蒂安娜·德秋貝

WHOM：白石逸美

WHERE：聖母女子學院高中部 新館校舍的露台

HOW：使用魔力

WHAT：讓逸美跳樓

WHY：為了保護家鄉和家人

也許妳們難以相信，但是，以上就是這起事件的真相，千真萬確。

以上



園子，謝謝妳的朗讀。

之前，妳在社團活動中都只有閱讀和評論而已，從來沒有自己寫過詩或是小說。這是值得紀念的、古賀園子的處女作嗎？不愧是讀理科的學生，條理很清晰。對，這當然是稱讚。

但是——太驚訝了。

妳剛才說，逸美的頭髮和指甲長得很快嗎？她在走廊上消失是真的嗎？妳沒有看錯嗎？

對，我也發現逸美經常站在那面鏡子前。那面鏡子很大，而且聽說是半個世紀前，英國修道院贈送的，所以當然會出現類似「學校的七大不可思議」之類的靈異傳聞——但逸美竟然被吸進鏡子，消失無蹤了？現實生活中，真的會有這種事嗎？讀理科的妳竟然會說出這麼不科學的話，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園子，我想向妳確認一件事，這次我雖然要求大家寫小說，但並不是寫幻想的內容。妳是否在瞭解這一點的基礎上寫了這篇小說？

——是嗎？所以，她的頭髮和指甲長得特別快，她害怕十字架和聖經，以及她消失都是妳親眼目睹……妳這麼主張嗎？向來對星座占卜嗤之以鼻的妳這麼主張嗎？

真是耐人尋味。

不，我並沒有懷疑，只是有點混亂而已，但既然妳說看到了……應該是真的。

雷聲越來越近了，真可怕。希望我們不會被豪雨困在這裡……

接下來是除了我以外的最後一位同學朗讀，高岡志夜同學，請到前面來。

6. 朗讀小説〈天空神の去勢〉

二年C班 高岡志夜

我向來習慣用比較輕快的文體寫作，所以今天原本想用深沉的方式回憶，但重寫了好幾次，還無法消除自己獨特的風格，所以，最後還是決定用高中女生輕小說作家高岡志夜的身分來寫。

我是在中學部三年級的時候正式成為作家，至今已經整整兩年了。十五歲成為作家，應該算很早吧，其實當初我只是從自己的角度，樂在其中地寫下自己想看的小說，然後投稿而已，沒想到作品出乎意料地得了獎，人生從此發生了變化。

不是我在吹噓，我已經接到不少想要把我的作品拍成電影，以及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洽詢，但是，我一概拒絕了。因為我深信，我的作品只有日本人看了才能夠充分瞭解其中的樂趣，我也不是草草率率地用這種文體寫作，而是反映了時下女高中生的流行、特色和說話的語氣，所以，身為一個高中生，我希望同年代的人在日本國內，而且是用日語閱讀我的小說，理解我的小說，拍成電影或是翻譯成其他語言都稱不上是正道！以後我也無意授權，我認為這是冒瀆我的作品。這是我身為作家的堅持。

在獲得文學獎之前，我在這個學院也不怎麼起眼。因為我既沒有特殊專長，功課也不是很好，沒想到我以《君影草》這部作品踏入文壇後，立刻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我也成為矚目的焦點。

關於《君影草》這個名字，經常有人說，乍聽之下，會以為是艱澀的文學作品，但實際看了之後，發現一點都不艱澀，閱讀順暢，我在創作的時候，就不時提醒自己，要讓和我同齡的十幾歲的青少年很容易閱讀理解。

故事描寫一個十五歲的女生在偶然的機會下，得知自己是養女後，找到了親生父親，進而偷偷地和父親通信。作品以父女兩人通信的形式描寫，但父親最後一封信中沒有任何文字，只有一朵壓花。因為她父親罹患重病，已經無法說話，也無法寫字，那朵壓花是他用盡最後的力氣，最後想要對女兒說的話……故事就到此結束。

有一次我突發奇想，假設我是養女……這個幻想成為我寫這個故事的契機。每個人都曾經有過這種念頭吧？於是，我決定將主人翁設定為和我一樣的、時下的年輕女生，故事自然而然地發展，一口氣寫到了最後。

我想要透過這部作品傳達家人的感情，和這份感情的重要性。現代社會中，人際關係漸漸淡薄，我希望讀者能夠藉由這部作品，瞭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多麼寶貴……好像我說得太誇張了。

當我的作品入選輕小說業界最大的出版社主辦的文學獎時，我受寵若驚，得獎時也完全沒有真實感，只有一種心癢癢的感覺。但是，有人接收到我所傳達的訊息這件事，讓我備感驕傲。我原本就喜歡看書，只是作夢都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成為作家。

我得獎後，在學院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校長表揚了我，電視和雜誌也都介紹了我，我很快就出名了。因為這個關係，所以我升上高中部後，白石逸美就來邀請我加入。

逸美學姊讓高中部的文學社獲得了重生，文學社是一個封閉制的社團，只有逸美學姊認同的人才能加入。因為始終沒有逸美學姊看得上眼的學生，所以當時文學社已經復活了一年，仍然只有逸美學姊和小百合學姊兩個人而已。

位在校舍別館角落的特別沙龍豪華程度無法用言語形容！我在中學部時就曾經

聽說過，也是所有同學的嚮往，大家都說，即使無法加入文學社也無妨，希望有機會受邀參加那裡的茶會；也有人偷偷地從窗戶向沙龍內張望，那是一般學生可望而不可即的優雅世界。

得到文學獎後，我暗自期待，也許有機會可以加入文學社。沒想到參加高中部的入學典禮後不久，逸美學姊和小百合前輩就親自出現在我的教室，簡直就像在作夢。

「我看了妳的小說，太出色了，我們有沒有榮幸邀請妳加入我們的文學社？」

當逸美學姊這麼對我說時，周圍的同學都興奮極了。白石逸美和澄川小百合的搭檔總是散發出一種讓人難以靠近的氣氛，學妹們都只敢遠遠地看著她們，因為她們太耀眼了，很怕靠得太近，眼睛會被她們灼傷。如今，她們就出現在我眼前，而且是她們主動來找我，邀請我參加文學社！我興奮不已，在班上同學的喧嘩聲中回答說：「請多關照。」和逸美學姊握手時故作鎮定，但其實我的雙腳都在發抖。而且，我雖不才，但竟然是第一個受邀加入文學社的成員，太榮幸了。

逸美學姊當時的手很溫暖，那天直到半夜，我的心仍然噗通噗通跳。

逸美學姊很喜歡《君影草》，自己說有點不好意思，她對這部作品讚不絕口。在沙龍舉行的讀書會上，也討論了這部作品，而且把單行本加入了沙龍的藏書中。在放進藏書架前，學姊對我說：「簽個名吧。」我太得意了，沒有簽在扉頁，而是在封面上簽了名，還矯情地寫上「獻給我深愛的文學社和華麗的白石逸美學姊」幾個字。

逸美還對我說，可以隨時來沙龍寫作，令我感激不已。寫作需要任何書籍，不管是國內還是海外的書籍，逸美學姊都會立刻請人張羅；只要是採訪需要，相關費用都由社團營運費全額支出。可能有點像以前歐洲藝術家背後的贊助人角色，雖然我這麼說，可能有人覺得太誇張，但請各位想像一下，在哥德式建築的文學沙龍內，聽著古典音樂，用筆電寫作，不經意地抬頭時，看到右側放著熱紅茶和剛出爐的蛋糕，左側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了請逸美學姊幫忙張羅的資料……這是多麼理想的寫作環境，讓我忍不住想起「贊助人」這個字眼。

我在沙龍結交了很多朋友，也拉近了和內心崇拜的逸美學姊之間的距離。

今年春天，一起去保加利亞短期留學後，我們的關係更密切了。雖然只有短短兩個星期，但實在太開心了，我們整天興奮不已，連帶隊的北條老師都有點受不了我們。

對日本學生來說，保加利亞是一個未知的國度，學校內之前也沒有人想去那裡短期留學，但逸美學姊前一年提出了申請，成為全校第一個去那裡的學生。通常短期留學時，大家都會申請去美國和英國，所以起初聽到逸美學姊去保加利亞時，我感到不解，為什麼要去那種（我知道不應該這麼說）非主流國家？而且當時只有一個人參加，我覺得逸美學姊真有勇氣，所以，第二年時，我也報名參加了保加利亞的短期留學，因為我暗自期待，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只有我和逸美學姊兩個人參加。沒想到我的願望成真了！學姊也很高興地說：「太高興了，去年只有我一個人參加，好無聊喔。」我們到處觀光，度過了快樂的時光。

這趟短期留學，也讓我對逸美學姊有了很多新發現。

我們沒有住在都市，而是寄宿在小村莊的家庭，是一次非常良好的經驗，而且

也結交了蒂安娜和艾瑪這兩位好朋友，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我原本住在貝西太太家，照理說應該安排我有自己的房間，沒想到貝西太太叫我睡在客廳。說白了，那是艾瑪安排的疏失，但她臉色鐵青地說，一時無法找到其他家庭安排我寄宿，所以我對她說，住飯店也沒有關係。學院方面要求，一定要寄宿在當地家庭，這也是短期留學的精髓，但最後我還是被迫住去了飯店。照理說，我應該向學校方面報告這件事，看到艾瑪這麼努力工作，我為她隱瞞了這件事。蒂安娜一再向我道謝：「志夜，妳真好，如果艾瑪失去這份工作，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就會出問題。」我們是朋友，幫忙這點小事當然不足掛齒。

說到朋友這件事，我們一起去里拉修道院時，逸美學姊為我們每個人買了一條相同的幸運手環。把幸運手環綁在手上時要許願，右手是戀愛，左手是功課，右腳是友情，左腳是財運。我希望和逸美學姊變成更好的朋友，所以立刻綁在右腳上。不過我不好意思當著逸美學姊的面綁，所以偷偷地、很快綁好了。艾瑪和蒂安娜都綁在右手。艾瑪有男朋友，所以許願可以趕快結婚。蒂安娜什麼都沒說，可能有喜歡的人吧。

我一心祈禱，希望幸運手環趕快斷掉，希望願望很快實現，沒想到隔天竟然真的斷了。通常幸運手環不會那麼容易斷，所以我很驚訝，但的確為我實現了願望。我在留學期間和逸美學姊迅速拉近了距離，好像親姊妹一樣。

在日本，說到保加利亞，大家都會想到優格，在那裡，不管吃什麼東西都會淋上優格。日本人通常覺得優格是甜點，但那裡的人無論在蔬菜、魚肉上都會加優格。除此以外，保加利亞還有玫瑰！玫瑰精油、玫瑰水、玫瑰果醬……我買了很多伴手禮。女生都喜歡玫瑰，所以無論去哪裡都很開心，但最令人難忘的就是那天去村莊附近的湖畔野餐。

早春的樹林中綻滿了含羞草和木蘭花，湖水寧靜清澈，小鳥歡啼……簡直就像是走進了童話的世界。我們坐在草皮上，用李子汁乾杯後，吃著三明治。保加利亞有很多世界遺產和遺跡，艾瑪帶我們去參觀了不少名勝古蹟，但我最喜歡那次純樸的野餐，更何況只有我和學姊兩個人而已。艾瑪她們那天剛好有事，所以我們決定找一個地方悠閒放鬆一下。

因為湖水太美了，我們沒帶泳衣，所以脫下衣服在湖裡裸泳。雖然水有點冷，那天剛好是五月的晴朗天氣，所以很爽快。逸美學姊的身材真是太棒了，當她從水裡走上來時，一頭長髮貼在她性感的身體上，水滴反射著從樹葉縫隙灑下的陽光……宛如威廉·阿道夫·布格羅的「維納斯的誕生」。恕我聲明，我看過真跡，以前我在法國時，就住在奧塞美術館附近，我覺得學姊的裸體比布格羅的畫更性感。

對了，妳們知道維納斯是來自男人的生殖器嗎？天神烏拉諾斯厭惡自己醜陋的孩子，讓孩子回到妻子蓋婭的胎內。蓋婭盛怒之下，命令兒子用鐮刀割下烏拉諾斯的生殖器做為懲罰。生殖器丟進海裡後，精液變成了泡沫，維納斯就誕生了。

以下是安傑羅·波利齊亞諾²根據這個神話所寫的詩。

在波濤洶湧的愛琴海，

迎接了忒提斯臂腕中的生命根源，

星空運轉，

於海浪間漂浮，白色的泡沫包覆，

其間誕生了舉止優美歡快、容顏神聖的少女。

放縱的西風神一路吹送，

她乘著貝殼漂到海岸，

天神也為她感到歡愉。

說到以維納斯誕生為題材的繪畫，桑德羅·波提切利也很有名，聽說他就是受到這首詩的啟發，畫出了維納斯。

話說回來，居然割下生殖器，丟進大海……太可怕了。但是，天神的去勢造就了維納斯的美麗，這一點我完全認同。仔細想一想，就覺得「男人的去勢所創造的美」完全符合逸美學姊的感覺。完全排除男人的世界……原來是女子學校才有的神聖美麗。極致的美，果然必須在特殊的環境下才能誕生吧。

2. 編註：一四五四年～一四九四年，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人文主義詩人。

學姊的裸體絲毫沒有猥褻感覺，而是清純神秘，充滿生命的光芒。背景的天空中吹著輕風，花草在綠色的大地萌芽，湖面泛著漣漪，宛如在讚頌逸美學姊是女神。如此的肢體，竟然露出聖母般柔和的眼神，簡直太犯規了！如果我是男人，會被她出眾的美麗迷惑，神志不清地直接跳進湖裡。啊，這個點子搞不好可以用在下部作品，嗯。

野餐後，原本要跟著北條老師一起去美術館，但游泳之後，我不太想去美術館，就謊稱身體不舒服，和他們分頭行動。我一個人悠閒地四處拍照，真的拍了不少照片。

因為曾經在國外生活多年，所以即使在第一次造訪的國家，一個人四處走走也不怕。也許是早就習慣了這種生活。因為爸爸公司外派的關係，我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住在法國，爸爸媽媽曾經帶我去過歐盟圈的很多國家。義大利、西班牙、德國、瑞士、比利時、英國……當時覺得沒什麼，現在回想起來，發現自己很幸運。

法國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希望有機會再去那裡生活。我覺得比起狹小的日本，

我更適合國外的生活，國外更能夠讓我有心情平靜的感覺，難道因為是歸國子女的關係？

正因為我小時候曾經住過國外，在小說的創作時，要比別人對日文更加執著的想法才會這麼強烈。嗯，一定是這樣。在法國那六年的生活已經內化成我的血肉，對我的創作也有幫助。

短期留學結束後回到日本，我和逸美學姊相處時，仍然無法擺脫和情同姊妹的感覺，有時候在文學沙龍時，也常常和她打鬧，或是故意和她鬥嘴，想要吸引她的注意力，逸美學姊似乎也樂在其中，接受我對她撒嬌。

蒂安娜來日本之後，我們三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聊保加利亞的事。其他人都不太瞭解，所以對其他人有點不好意思，但我們總是忍不住聊得很投入。園子學姊明顯露出不耐煩的表情，這也沒辦法，因為那是一段很特別的回憶。

復活節園遊會時，我仍然完全沉浸在姊妹模式中。

我被分配去當復活節兔子（聽說是學院的董事長，也就是逸美爸爸的主意）。

我去執行委員會室拿兔子裝時，發現地上放了一整排頭部和身體分開的兔子。雖然復活節兔象徵著生命的繁榮和復活，但和身體分開的頭部，和白色塑膠圓形中塗上藍色顏料的雙眼令人聯想到殘酷的死亡，讓我感到超害怕。

穿上兔子裝後，發現又重又悶熱。想到要連續好幾個小時穿著兔子裝，心情就很憂鬱，忍不住詛咒自己的抽籤運太差了。穿上兔子裝，請人幫我拉好背後的拉鍊，再戴上頭套，最後才戴上胖鼓鼓的手套。啊，我難得擦了指甲油。平時學校禁止學生擦指甲油，但用塗復活節彩蛋剩下的油漆擦在手指上不會挨罵，所以大家都這麼做。我擦了可愛的淺綠色，結果穿上這身兔子裝，根本白擦了，虧我還戴了假睫毛。

扮成復活節兔的我快樂地邊走邊舞，有時候向小朋友打招呼，陪他們一起找復活蛋。兔子裝穿在身上超重，肩膀都痠了，但我盡可能用力揮手，用力抬腿、扭腰擺臀。

「啊呀，該不會是志夜？」

不知道哪裡傳來叫聲。兔子裝的耳朵部分是網狀，雖然可以聽到聲音，但聲

音很不清楚，所以無法分辨是哪裡傳來的聲音。我在原地團團打轉，尋找到底誰在叫我。

「這裡啦。」

有人伸出雙手摸著我胖鼓鼓的手臂，隔著頭套的小洞，只能看到制服裙子。

「誰？」

「逸美啦。」

「啊，逸美學姊。大家穿的都一樣，妳怎麼知道是我？」

「一眼就認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妳跳的舞最難看啊。」逸美學姊發出嗤嗤的笑容。

「學姊，妳好過分。我這麼賣力跳舞，渾身都是汗。」

「很熱嗎？」

「熱死人了。」

「是嗎？真可憐，妳跟我來。」

學姊挽著我的手臂，假裝和復活節兔一起跳舞，把我帶去體育館後方。

「這裡不會有人來，妳脫下來休息一下。」

太感謝了。我脫下滿是汗水的手套，把頭套往上拔，但頭套太緊了，怎麼拔都拔不出來。

「學姊，拔不出來。」

「啊！」

逸美學姊也幫忙我一起拔，但頭套卡在下巴，遲遲拔不出來。

「好痛好痛，學姊，痛死我了。」

「這點小痛忍耐一下，再來一次。」

她用力拉扯著，我的脖子都快被她扯斷了。

「好痛好痛，真的好痛。逸美學姊，妳好過分，我絕對不會原諒妳。」

我們大聲吵鬧著，這時聽到了腳步聲。慘了！如果被人發現復活節兔在偷懶，會被逸美的爸爸罵。

「學姊，怎麼辦？」

「妳從另一側逃走，我掩護妳。」

「但是……」

「廢話少說，快走吧！」

逸美學姊拍我的屁股，我慌忙跑走了。唉，逸美的爸爸為什麼會想到兔子舞這麼奇怪的主意，笨死了，笨死了。我在逃走時忍不住在心裡咒罵。之後，我跑去中庭和其他人一起跳舞，陪小朋友一起玩。

那個腳步聲到底是誰？

當時真的慌了手腳，但學姊死了之後，這件事也成為美好的回憶。當時，我作夢都沒有想到，逸美學姊會在幾個星期後離開人世。

復活節活動的最後一個節目是領聖餐。

送走來自校外的客人和家長，清掃完畢後，在新教堂領聖餐。雖然全校的學生都集中在新教堂，但只有受過洗禮的學生才能實際參加。牧師站在耶穌受難像下方，學生聚集在牧師周圍，領取麵包和葡萄酒。

「這是耶穌捨給妳的身體。」

「阿門。」

「這是耶穌捨給妳的血。」

「阿門。」

每次把麵包放在舌頭上，用小杯子喝酒時，我都充滿嚴肅的心情。這個儀式從最後的晚餐流傳至今，代表已經持續了兩千年，就連我也能充分理解其中的份量，不由得肅然起敬。兩千年的歲月幾乎是永遠。

平時總是由逸美學姊在這個時候朗讀聖經，但那天由小百合學姊代替她走上講台。我巡視了教堂內，沒有看到逸美學姊的身影。難道是因為我剛才偷懶被人發現，害她挨罵了嗎？

我不禁擔心起來，解散後，立刻四處尋找她。沒想到逸美學姊在沙龍，呆呆地站在窗邊。

「學姊，太好了，原來妳在這裡。」

我叫了一聲，逸美學姊回頭看著我。

「咦？彌撒已經結束了嗎？」

「結束了，剛才沒有看到你，我很擔心呢。」

「我有點累了，對不起，讓你擔心了。」

「請問，之後……沒問題嗎？」

「沒事，完全沒問題。」

學姊笑了笑，對我敞開衣領，裡面有一條紅色絲巾。

「怎麼會有這條絲巾？」

「那是找彩蛋前五名才能拿到的絲巾，我立刻繫上絲巾，假裝頒獎已經結束，所以在體育館後方休息。其實這是去年的，每年都有小孩子因為領不到獎品而哭鬧，所以我帶在身上，可以隨時拿來安撫他們。」

學姊像調皮的小孩般吐了吐舌頭。

「太好了。」

我鬆了一口氣，這時，沙龍的門打開了，其他成員走了進來。逸美學姊向我使了一個眼色說：「這件事是我們兩個人的秘密。」然後把手指放在嘴唇前，我忍不

住高興起來，大聲地說：「好！是秘密！」結果逸美學姊輕輕瞪了我一眼。

文學社在復活節園遊會義賣磅蛋糕和餅乾（當然如數售罄）的總金額竟然高達四十二萬！扣除材料費十八萬，還有二十四萬，即使再扣除社團營運費十萬圓（學姊雖然是千金小姐，但很精明！），還可以捐十四萬。

每個社團可以自由決定捐給任何一個弱勢團體，校方不會特別指定，因為基於自己的信念決定捐款對象也是一種學習。文學社每次都會請每個人提出建議，最後投票表決決定。大家對這次的復活節義賣的善款捐贈對象也有不同的意見，園子學姊說要捐給鄉村的醫院，二谷說要捐給老人院，逸美學姊說要捐給孤兒院。

「我希望可以為那些不幸的孩子做點事。」

逸美學姊說。

「有很多小孩子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父母，我希望能夠幫助這些孩子，讓他們的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妳們看，有些孩子才剛出生。」

逸美學姊看著可愛的嬰兒照片，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其他人也都跟著流淚了，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好啊，好啊，這次就捐給孤兒院。」我對逸美學姊有了新

的認識，她真的是充滿愛心的人。

蛋糕和餅乾賣得這麼好，小南茜當然功不可沒。

即使使用相同的工具、相同的材料和相同的份量，我們做的和小茜做的味道完全不一樣，她一定具有這方面的天分，很懂得把握適當的時機。

我有時候會偷偷叫小茜「愛麗絲」。因為穿著荷葉邊圍裙的童話少女——簡直就像是夢遊仙境的愛麗絲。

對了，讀書會的課題圖書是《愛麗絲夢遊仙境》時，小茜舉辦了一場別出心裁的茶會，她做了奶油麵包和糖漿派，重現了瘋狂帽匠茶會的情景。而且，她還細心地不知道從哪裡張羅了道具，「一來，妳們把這個戴起來。」二谷戴著有紙牌圖案的士兵帽，蒂安娜戴著貓耳朵的髮箍，我戴著老鼠面具，園子學姊戴著奇怪的帽子，小百合學姊戴著兔子耳朵，逸美學姊戴著紅心皇冠。沒錯，我們分別扮成紙牌兵、柴郡貓、睡鼠、瘋狂的帽匠、白兔和紅心皇后。小茜當然是愛麗絲。

逸美學姊故意使壞，三不五時叫著：「砍下妳的頭！」大家都大笑不已。那次

茶會玩得很開心。

對了，在那天的茶會上，我第一次看到小茜的左手腕上有一個差不多像手掌般大的紅疤。穿冬季制服時看不到，即使換夏季制服後，小茜很怕冷，總是在制服外披一件開襟衫，那天的茶會上，她穿了一件像愛麗絲的短袖洋裝。我並沒有故意盯著她手上的疤痕，但小茜慌忙把手臂藏了起來。我內心慌張起來，覺得自己做了不禮貌的事，不知如何是好。逸美學姊溫柔地撫摸著小茜的手臂，語帶憐惜地為她解圍說：「妳不必覺得丟臉，很可愛啊，看起來很像鈴蘭花，這是妳的魅力所在啊。」

小茜聽了應該很高興，但同時也為我解了圍。因為多虧了逸美學姊這麼說，才不至於讓我顯得很失禮。逸美學姊是一個具有細膩感性的人，能夠在轉眼之間就察覺現場的氣氛，讓在場的所有人都不會感到尷尬。我再度感動不已，逸美學姊果然是一個出色的女生。

我很喜歡小茜——但有件事一直讓我耿耿於懷。

我忘了什麼時候……有一次聽逸美學姊說：「等我畢業後，打算關閉文學社。」我猜想這句話成為一切的起源。逸美學姊畢業就要關閉文學社，也就是只剩下兩個學期了。

文學社本來就是為了逸美學姊而存在，因為有她，才會有文學沙龍。社團的成員都隱約猜到逸美學姊畢業後，文學社也會跟著關閉，但還是忍不住有點難過。聽說沙龍可能會捐給孤兒院，或是移建他處。

沒想到向來溫柔乖巧的小茜突然站了起來，強烈反對關閉沙龍。她咄咄逼人的態度讓在場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妳要把這個沙龍從我們手上奪走嗎！」

「捐贈其他的東西給孤兒院不是就好了嗎！」

「我絕對不允許這種蠻橫的行為發生！」

對她來說，這個廚房是她心靈的寄託。她家開的料亭因為一場火災付之一炬，原本順利進行的西餐廳計畫也因此擱置，對她來說，可以自由製作甜點和料理的這個廚房，幾乎變成了她生命的意義。這種說法絲毫沒有誇張。

但是，逸美學姊的意志也很堅定，責備小茜說：

「基督耶穌不是要求我們，愛鄰人如同愛自己嗎？」

最後，沒有聽取小茜的意見，決定要關閉沙龍，並將沙龍移建他處。

差不多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逸美學姊每次茶會之後，都會說「身體不太舒服」。

逸美學姊平時在沙龍總是很快活，不時隨著音樂唱歌，或是踩著舞步，這一陣子經常無力地躺在沙龍的沙發上。她說看書會頭痛，所以不再看書，在讀書會上也都不再發言。小茜很勤快地為她製作有助於刺激食慾的義式燉飯和三明治——但是，逸美學姊非但沒有好起來，反而越來越憔悴。

我越來越受不了眼前這種情況。我崇拜的逸美學姊整天萎靡不振，整個校園都好像蒙上了一層灰色，一點都開心不起來，我希望逸美學姊趕快振作起來。我唯一的能力就是寫作，為了讓她心情開朗，寫了鼓勵她的詩，朗讀給她聽，但是，這種事根本無濟於事。我內心焦急不已，卻只能眼睜睜看著逸美學姊一天比

一天更蒼白。

我絞盡腦汁，最後想起逸美學姊喜歡莫札特的音樂。之前曾經在讀書會上介紹過彼得·謝弗的戲劇《阿瑪迪斯》（Amadeus），也曾經在沙龍舉辦「特別鑑賞會」，看了這部作品改編的電影。我相信莫札特相關的音樂應該可以讓她開心起來，所以從家裡帶了卡拉揚的CD，但逸美學姊婉拒說：「不好意思，現在聽音樂也覺得很累。」

我沒有輕言放棄，想到製作和《阿瑪迪斯》有關的甜點，或許可以讓她心情變好。那種甜點名叫「維納斯的乳頭」，莫札特的太太康斯坦茨在電影中吃這種甜點。雖然只是用白巧克力裹住白蘭地酒漬的栗子後，在頂端放一小塊巧克力片，但因為外形很可愛，曾經在法國風靡一時。

逸美學姊雖然看起來懶洋洋的，但食慾似乎不錯，一定可以吃甜點。我覺得自己想到了好主意，忍不住興奮起來。只不過我不太會做甜點，當然要拜託小茜。

雖然沙龍的廚房內沒有栗子，但小茜很有把握地說：「我記得有另一種用松露巧克力製作的方法，我來試看看。交給我吧！」她沒有看食譜，就俐落地動手做了

起來。我佩服地在一旁看了一會兒，但我笨手笨腳，完全幫不上忙，最後決定交給甜點師，自己回去客廳等待。

走回客廳時，看到園子學姊正在為逸美學姊量血壓。我看著逸美學姊白皙的手臂，又想到了一個很棒的點子。法國的古典甜點中，有一種加了水果乾，名叫「維納斯的手臂」的蛋糕捲。如果同時端出「維納斯的乳頭」巧克力和「維納斯的手臂」蛋糕捲，一定很別致，逸美學姊一定更高興。因為這完全是為我們的女神——逸美學姊量身製作的。

我搞不好是天才。我暗自得意起來，立刻上網查了食譜，列印出來後，衝進了食堂。

「小茜，廚房裡有水果乾嗎？」

或許是因為我突然推開了廚房的門，小茜嚇得渾身發抖。然後……立刻把什麼東西藏在身後。

「志夜，妳不要嚇我好嗎？」

小茜轉過頭時，臉上雖然帶著笑容，但她的笑容很僵硬。

「那是什麼？」

「啊？」

「妳把什麼藏起來了？」

「啊喲，妳在說什麼啊？」

「沒有……希望是我誤會。」

「對啊，是妳誤會了，我快做好了，妳不要打擾我，好嗎？」

工作台上已經排放著已經成形的生巧克力。

「好吧，那我去外面等。」

在我走出廚房之前，小茜始終沒有把雙手從背後拿出來。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不像是小茜的一貫作風。最後，我沒有把「維納斯的手臂」的食譜交給她，那天只吃了「維納斯的乳頭」。圓形的白巧克力上擠了一滴粉紅色的巧克力，看起來真的像可愛的乳房，大家都讚不絕口。逸美學姊也一如我的期待，高興地吃了起來。

「好像只有逸美的乳頭特別大。」

園子學姊笑著說。我之前並沒有特別注意，聽到園子學姊這麼說，發現只有逸美學姊盤子裡的巧克力上的粉紅色部分比別人大，好像是特別做了記號……

這時，我終於發現一件事。以前都是吃蛋糕或是派這種大家一起分食的甜點，最近經常吃馬卡龍、布丁這種每人一份的甜點。也就是說——如果要在逸美學姊的甜點裡「加料」，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最近逸美姊在沙龍時，經常在吃了甜點或輕食後，說身體不太舒服。而且……今年的新成員二谷第一次來沙龍的那天，小茜做了瑪德蓮，第二天，二谷很不好意思地說：「因為平時很少吃這些美食，昨天回家很後不舒服，全都吐了出來。」我記得那天逸美學姊問二谷：「我肚子好脹，妳要不要吃？」把自己的瑪德蓮給了二谷，當時我還有點吃醋，所以記得很清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小茜給逸美學姊吃的東西裡加了什麼嗎？

之後，我開始仔細觀察，結果發現小茜給逸美學姊的甜點中，都會有一些不起眼的記號，而且每次都是小茜親自裝在盤子中交給逸美學姊，逸美學姊吃了之後，

都會說「不舒服」。

逸美學姊有時候不停地喊熱，滿頭大汗，有時候又冷得發抖，躺在沙龍的沙發上。端紅茶給她時，她都會咕嚕咕嚕地一口氣喝完，有時候還會走去廚房，拿起還沒有裱花的蛋糕，一口接著一口。

我知道怎樣的人會有這種行動。沒錯——毒品中毒的人會出現這樣的症狀。舉辦「不行！絕對不行！STOP·THE·毒品」的反毒活動時，相關單位曾經邀請我從女高中生的角度寫一篇散文，我當時曾經做過相關調查，所以瞭解這些情況。

毒品中毒的人瞳孔放大，無法順利調節體溫，容易感到口渴，胃口特別好——逸美學姊完全符合這些症狀。

我覺得情況很不妙，內心很著急。如果這種狀況持續，逸美學姊不僅身體會出問題，甚至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如果我當面制止，小茜一定很難堪，但我不能袖手旁觀。所以，我在課題圖書是《Y的悲劇》的讀書會上這麼對大家說：

「用毒藥或毒品害人太落伍了，我不太瞭解以前的情況，現代的話，只要解剖屍體，就馬上一清二楚了。」

小茜當時的表情——我至今仍然記得。她一雙向來溫和的雙眼頓時像石頭般失去了色彩，我當時假裝沒有看見，因為這是身為朋友的體貼。

我相信經過這番提醒，她就會收手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暗中幫助了她……但很可能反而把她逼進了死胡同。所以她不再用毒品，決心直接把逸美學姊從露台上推下去。果真如此的話，我會很難過，也會很痛心，覺得很對不起逸美學姊，也對不起小茜，好像我變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逸美學姊死後，捐贈和移建沙龍的計畫也就擱置了。學姊死後的這一個星期，小茜每天都來廚房，說「這是白石學姊生前喜歡的甜點」，烤了焦糖戚風蛋糕，或是做葡萄慕斯……我總覺得她難掩內心的喜悅。

而且……聽說「小南」已經申請買下沙龍和廚房。一旦交涉成功，就會移建他處，開一家西餐廳，小茜當然也是老闆之一，在那裡下廚、做甜點。這個廚房內有連一流餐廳都望塵莫及的最新設備，小茜加入文學社之後，央求逸美學姊買了不少廚房機器和工具，成為小茜理想中的完美廚房。這是為小茜而存在的廚房——是小茜的仙境。

我的心情很複雜。我至今仍然很喜歡逸美學姊，她就像我的親姊姊一樣，失去她——而且她這麼年輕——讓我很嚴重的失落感，如果凶手不是小茜，我一定會恨之入骨，詛咒凶手不得好死……但我也喜歡小茜。小茜是好人，也很努力，我也希望她開西餐廳的夢想可以成真。

所以，我一直很後悔，在發生這種事之前，是否有什麼我有能力去做，卻並沒有做的事。雖然現在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老家的料亭被燒掉真的很不幸，那起事件大大地改變了小茜的人生。小茜經歷過這件事後，沙龍的廚房對她的意義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她一定深愛這個廚房，一旦有人想要奪走……嗯，我能理解她會惱羞成怒。小茜也是可憐的被害人。

小茜所做的事可能真的天理不容，但我還是喜歡她。雖然她奪走了對我親如姊妹的逸美學姊，但我無法恨她。

因為我至今仍然無法忘記在迴廊上不小心看到的那一幕。

我無法忘記小茜從逸美學姊背後推她時勝利的笑容，也無法忘記她看到逸美學

姊從露台跌落時睜起的雙眼。當時，小茜向她的夢想邁進了一大步。因為愛麗絲殺了紅心皇后，才能得到仙境。

所以，我不會責怪小茜，如果這是小茜解決事情的方式，沒有人有權利責備她。當我看到逸美學姊手上緊緊握著鈴蘭花時，暗自祈禱誰都不會想到小茜手上的疤痕。

也許有朝一日，小茜必須為她的行為付出代價，但至少在此之前，希望她能夠走出充滿不幸的歲月。希望她不惜殺了逸美學姊也要成就的夢想能夠成真。

我真的、真的發自內心這樣祈禱。

(Fin.)



高岡同學，感謝妳的朗讀。

大家都最期待作家的作品，當然，我也是其中之一，正因為這個原因，才安排妳當壓軸。

我喜歡高岡同學的創作風格，作品中完美表現了時下女高中生的說話語氣和節奏。我看了《君影草》的中學生篇、高中生篇和大學生篇整個系列，當然也很期待新作的誕生。

我之前完全沒有聽過關於維納斯誕生的神話，原來那是天神的去勢造就的美麗……真的很像是逸美的寫照，逸美所具有的神聖美貌，或許真的堪稱為神話。這樣的見解很有意思，妳能夠在瞭解這些神話的基礎上，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創作，果然是高手。

我記得妳曾經在沙龍上網查「維納斯的手臂」的食譜，也記得妳拿著食譜衝去廚房。我很好奇到底會是什麼味道，所以很期待，但那天最後沒有做蛋糕捲，所以我覺得很遺憾。原來是這樣，中間發生了這樣的事……

然後——又出現了新的凶手，但在聽各位朗讀時，我覺得每篇小說都很真實，太不可思議了。最後到底要怎麼做結論呢……

總之，謝謝高岡同學的朗讀，請回座。請各位用熱烈的掌聲感謝作家的作品。

好……各位都已經朗讀完畢，辛苦了。

這一個星期來，各位針對逸美的死亡思考了很多，也得出了各自的結論。雖然正值期末考試期間，這段時間辛苦各位了，我相信逸美也一定會很高興。

接下來是大壓軸，輪到我為各位朗讀。

在此之前……我必須先向各位道歉。我接下來要朗讀的小說其實並不是我寫的。

是白石逸美本人寫的。

啊啊，請不要這麼驚訝。這篇小說今天早上送到我手上，沒錯，的確是逸美的筆跡。逸美到底什麼時候寫了這篇小說……我知道妳們一定覺得很納悶。總之，我現在就為各位朗讀——

7. 朗讀小説〈死者的呢喃〉

前社長 白石逸美
代理朗讀 澄川小百合

自己不是主角的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

即使是再優質的故事，即使充滿了濃密的伏筆，如果不是為自己所準備的，就太無趣了。

而且，既然要成為主角，當然要選人生最燦爛的時期——比方說，高中時代的三年期間，年輕而婀娜，是充滿生命力的季節。

想要當主角，就必須有配角，而且必須是願意襯托主角的出色配角。只有出色的配角才能襯托主角的魅力，但又不能搶了主角的風頭。

配角的水準決定了故事的好壞，怎樣的配角決定了主角的等級。配角的水準越高，主角的表現就越活躍出色。

但最傷腦筋的是，配角也對主角的寶座虎視眈眈，稍不留神，就會被篡位。

想要成為主角，而且持續成為主角，需要努力和工夫，必須隨時站在配角之上。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

——那就是掌握秘密。

如果說，他人的不幸甘如蜜，那他人的秘密就是極致的調味料。一旦掌握了他

人的秘密，人生的芳香就更加豐富多彩，滋味更加刺激。

一個人越美麗，越優秀，秘密往往越醜惡，發現他人秘密的愉快感覺簡直妙不可言！

掌握秘密後，就搶走對方的地盤，把對方逼入絕境。掌握他人的秘密，就是掌握了那個人的靈魂，這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快樂。

所以，當掌握他人秘密時，自己的故事就誕生了。

比方說——

舞台設定在聖母女子學院高中部的文學社。

主角是我。

1

山間的朝陽莊嚴地照在窗外，淡淡的薰衣草色天空變成了透明的橘色。我半夢半醒地躺在床上，看著眼前的變化。

「逸美，妳醒了嗎？」

他在我耳邊呢喃。從昨晚開始，他的手臂一直從背後摟著我。

「對，但我還想繼續躺一下。」

聽到我這麼說，他吻著我的肩膀，把臉埋進我的頭髮。在東歐這個美得令人嘆息的美麗早晨，享受這片刻的甜蜜時光。我們感受著彼此肌膚的溫度，珍惜每一個瞬間。因為我們知道，宛如被繭保護起來的甜蜜時光無法持續。

一旦回到日本，我們又會被迫分離。

教會女子高中的教師和學生之間的禁忌關係，雖然我們已經對彼此瞭解得十分透徹，但在大家面前，我還是得叫他「老師」，和他保持距離，天知道這有多麼折磨人。心愛的人就在眼前，他卻無法觸摸我，也無法對我甜言蜜語，這是多麼痛苦的事。在我瞭解這份痛苦後，覺得班上的每個同學都很幼稚。

「慎二。」我叫著他的名字，那個我深愛的名字。

「什麼事？妳想喝咖啡嗎？」

「對。」

他的雙手輕輕鬆開我的身體，翻身下了床。在他磨咖啡豆，煮開水的時候，我再度昏昏沉沉地看著窗外的美景。

我忍不住想，如果此刻可以變成永遠，不知道有多幸福——

春假的短期留學結束後回到日本，立刻進入了新學年。

無聊的日常生活，不得不恢復「老師」和「學生」關係的生活。

我升上了三年級，高中生活只剩下最後一年了。

我在教室內茫然地看著窗外。那不是東歐的美麗景色，而是學院的校園，而且今天沒有他的課。如果不是幸運地和他在走廊上擦身而過，就不可能見到他。雖然我之前偶爾會沒事找事去教師辦公室，但雙方的眼中只有對方，很擔心其他人會察覺到我們之間交流的溫度，所以除非有特別的事，否則我不再去教師辦公室。

但是，放學後就可以見到他。想到這裡，內心雀躍不已。放學後，可以在文學沙龍見到他。當初讓文學社復活，就是為了創造和他在一起的時間。

「逸美，保加利亞怎麼樣？」

當我陷入甜蜜的回憶時，有人問我。是小百合。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閨蜜澄川小百合目前擔任文學社的副社長。

聖母女子學院高中部創立超過六十年，很久之前就有文學社，但在我進入高中部的幾年前，文學社處於休社的狀態。在這所每個年級只有一百二十名學生的小規模女子高中內，英語會話社、戲劇社、音樂社、舞蹈社這些時下熱門的社團通常比較受歡迎，閱讀、寫感想這種一個人也可以做的事，似乎無法吸引時下的女學生，所以社團成員一個接著一個退社，最後文學社變成了空殼子。曾經擔任文學社顧問的北條老師告訴我這些事時，忍不住苦笑起來。

北條老師是曾經立志成為小說家的文學青年，在我進入高中部後第一次上國文課，見到這位二十四、五歲的老師，立刻對他一見鍾情。他有著一頭柔順的頭髮，憂鬱的雙眼和嘲諷的態度，彷彿閱讀小說，只是為了確認現實有多麼醜陋。但他的笑容親切爽朗，讓人情不自禁地被吸引。我無法自拔地愛上了他。

我徹底調查了他的一切。他出生在寒冷的地區，有一個姊姊和一個弟弟。卡夫卡深深感動了他。喜歡聽舒伯特的音樂，以及是已經停擺的文學社名義上的顧問。

為了接近老師，我決定讓文學社復活。社團必須至少有兩名成員，學院方面才會核准，所以我讓小百合也提出了入社申請。

雖然現在文學社的成員增加了，但起初只有我們兩個人而已。文學社剛復活時，老師為了我和小百合兩個人熱切地談論文學，並要求我們寫散文、詩和短篇小說。

我寫了熱情洋溢的情詩在老師面前朗讀，在讀書會時，挑選了杜拉斯的《情人》等情慾小說做為主題。他漸漸發現了我對他的感情，最後，我終於不是以學生的身分，而是做為一個女人和老師結合了。

「這次真的很開心，太好玩了。」

「妳和老師有時間相處嗎？」

小百合當然知道所有的事。

「嗯，我有時候會從寄宿家庭溜出來，去他住的飯店。」

「太好了。」

短期留學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國家，無論想去哪一個國家，學校方面都會安排

寄宿家庭。美國、澳洲、德國、韓國和中國都是熱門的國家，但我選擇了沒有人選的保加利亞。因為如果由北條老師帶隊同行，我們就可以單獨相處。在提出申請時，必須用小論文的方式詳述選擇那個國家的理由，但我對保加利亞一無所知，當我一籌莫展時，小百合為我出了主意。

「保加利亞有伊萬·瓦梭夫這位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妳可以寫對這位作家很有興趣，想要瞭解他在怎樣的環境下創作出他的作品。」

小百合幫我調查了作家和作品的相關資料，還為我修改了小論文。多虧有她的幫忙，校方同意我去保加利亞短期留學，並決定由教國文的班導師北條老師同行。於是，我在那一年春天，終於可以不必在意任何人的眼光，和北條老師盡情享受假期。今年沒想到高岡志夜也參加了，所以無法一直和北條老師單獨相處。

每當我站在十字路口時，小百合就會向我提供適當的建議。雖然我們同年，但她的思想很成熟，深思熟慮後的決定不會受到他人的影響，和我完全相反，正因為如此，她才是能夠提供我良好建議的好夥伴。當我愛上老師時，也是小百合在背後推了我一把，才讓文學社順利復活；當我在校外和老師約會時，也是小百合為我製

造不在場證明。如果沒有小百合，我根本無法談這場戀愛。

「今天有社團的聚會嗎？」小百合問。

「聚會」是我和老師幽會的暗號，都固定安排在每個星期三，沒有教職員會議的日子。

「對啊，有聚會。小百合，到時候再拜託妳囉。」

交給學校的活動報告上，寫著星期三聚會的目的是為了整理藏書。小百合負責煞有其事地寫下每週的活動內容，並交給校方，其他成員當然不知道我和老師偷偷幽會，她們只知道星期三要整理藏書，所以沙龍不開放。

所以，我總是翹首盼望星期三的到來。北條老師每週三次上課時，我們只能視線交會，只有星期三放學後的幾個小時，是屬於我們的時間。

和老師單獨相處的地方。

我認為必須很浪漫乾淨、豪華而完美。

所以，文學社在兩年前復活後，我立刻央求爸爸為我建了沙龍。沙龍內有我喜

歡的古董家具，窗簾和地毯都是我喜歡的顏色，有可以保守秘密的隔音窗和隔音牆。為了能夠享受正統的午茶時間，還有一個設備齊全的廚房，當然更少不了反映老師興趣愛好、包括珍藏版書籍在內的各類藏書。

我們可以在沙龍盡情聊天，相互疼惜，貪婪地感受對方的身體。

對我來說，文學社只是幌子，除了小百合以外，我無意增加其他成員。沙龍只要能夠提供一個不受任何人影響，可以讓我和老師培養感情的空間就夠了。

但是，我感到不滿足，總覺得好像缺了什麼。

這裡是我的新城堡，一應俱全，只屬於我的空間，但是，到底缺了什麼呢？那時候，我每次和老師幽會結束，關上沙龍的大門時，都在考慮這個問題。

我和老師孕育著我們的愛情，季節持續變幻，我升上了二年級。

令人炫目的春天。我倚靠在露台的柵欄旁眺望著中庭，這裡是除了沙龍以外，整個校園中我最喜歡的地方。從這裡可以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學生。有人在草地上看書，有人在吃便當，有人躺著聊天，有人在打羽毛球。校園內傳來可愛的笑聲，

放眼望去，都是嬌艷欲滴的飽滿肉體，年輕閃耀著光芒。

我們是美麗的一群。

一切只因為我們是女高中生，就是那麼美麗而美好。

無論是一縷頭髮、光滑的肌膚、發亮的雙眸、柔軟的嘴唇、纖瘦的肩膀，還是即將成熟，卻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惱人肢體，或是像柔風般甜美的聲音，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我很清楚，在這一群中，我的美麗出類拔萃，因為父親是這所學校的董事長，所以無論學生和老師都對我另眼相看。

身為女高中生的特權只能享受短暫的三年，那是在校園和制服保護下的魔法時光。一旦畢了業，就不再是特別的存在。一旦走出這所女子高中的聖域，魔法立刻就失靈了。

升上高中部的第一年在轉眼之間就過去了，如今只剩下兩年的時間。焦躁宛如一個小氣泡，從我的內心深處湧現。

至少在這所學院期間，我要當主角。

我必須是唯一的主角。

只有我才能在這所學校綻放最閃耀的光芒。

這時，我突然恍然大悟。

沙龍缺少的是在我的故事中發揮陪襯作用的配角。

配角。必須慎選配角。

讓美麗和才華足以成為主角的人淪為配角，才是身為主角的美妙滋味。所以，並不是阿狗阿貓都可以當我的配角。

誰有資格當我的配角？

堅強、聰明而美麗的女生——我的腦海中浮現一個學妹的身影。

高岡志夜。自從獲得輕小說的文學新人獎後，無論在校內和社會上都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她才貌兼具，有著一身細膩的皮膚和脫俗的美貌。修女校長禁止媒體踏入校園，但經常有拿著攝影機和麥克風的媒體在校門口等待高岡志夜的出現。

我決定接近高岡志夜。

想要他人聽從指揮，就必須掌握那個人的秘密——

這是我從小到大，見識到爸爸一貫使用的手法。爸爸在生意上和人際關係中都使用這種手法，掌握對方的秘密，不讓對方有任何活路。爸爸憑著這項不可動搖的原則，將事業拓展到今天的規模。

我想知道高岡的秘密。

沒想到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個願望竟然成真了。

我在高岡的身邊展開調查，無論學校和家庭，都沒什麼問題。高岡在這段期間持續發表了《君影草》的系列作品，引起了更加廣泛的討論。

也許高岡並沒有秘密——我幾乎快要放棄了。

有一次，我在寫給位在法國的姊妹校筆友的電子郵件中，提到了《君影草》這部作品。我們學校要求我們和世界各地的姊妹校學生用電子郵件進行交流，這位筆友問我最近在看什麼書，我提到了《君影草》。

她在回信中說，她看過一本故事情節很相似的書，並將幾年前發表的那篇短篇

小說翻譯成英文後寄給我。我看了之後驚訝不已，因為不只是和高岡志夜的小說很相似而已，內容根本一模一樣。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高岡志夜的秘密，而且是這麼卑劣的秘密。

「高岡——」

某天放學後，我叫住了正在收拾東西準備回家的高岡。教室內沒有其他人，只有夕陽從窗戶照進教室，在塑膠地板上灑下我們兩個人和課桌的影子。我第一次主動叫高岡，她似乎有點驚訝。

「妳看過這篇小說嗎？」

我把列印出來的法文地方報紙的一篇書評報導放在她面前，夕陽中，我發現她的臉色漸漸蒼白。

「這是——」她的聲音有點分岔。

「我太驚訝了，竟然和妳的作品一模一樣。難道妳以為只要妳的作品不翻譯成外文，就不會有人發現嗎？」

「我……沒想到會得獎。這是我以前住在法國時，稍微耳聞過的故事。在寫投稿作品時，想起這件事，所以……得獎之後，媒體大肆報導，我不敢說出來。」

「但是，不是不可以抄襲嗎？」

「拜託妳，千萬別告訴任何人，」她的聲音顫抖，「我願意為妳做任何事。」高岡緊張地拜託著，對我露出求助的眼神。可以左右她命運的快感籠罩了我的全身。

奉獻、忠誠和完全的隸屬。這些是花再多錢也買不到的東西。只要我掌握這個秘密，就可以從她身上取之不盡，用之不完。

「好啊，那就當作是妳我之間的秘密。」

高岡雙眼發亮地抬起頭，她紅著眼，淚水在眼眶中打轉。快感再度貫穿我的背脊。

「我是文學社的社長，妳要不要加入？」

「啊？」高岡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好啊，我當然很樂意加入。但是為什麼邀我加入？」

「我希望妳在我身旁為我奉獻，怎麼樣？」

高岡拚命點頭。也許她認為只要這樣就可以隱瞞抄襲的事，簡直是小事一樁。

高岡一定不知道，徹底扮演配角的角色有多麼屈辱和鬱悶，也不知道將會多麼耗損自己的靈魂。

從今以後，這個才華洋溢的學生將聽我的使喚，在我的身旁，為我的一個眼神一喜一憂。從今以後，她只說我滿意的台詞，只做我要她做的事。

如此這般，我找到了第一個配角。

在文學社復活的第二年，隨著作家高岡志夜的加入，文學社的活動也漸漸正常化，擔任顧問的北條老師、學院方面和背後的贊助人爸爸都對高岡加入後，文學社開始積極活動感到心滿意足。而且，我也漸漸體會到文學的趣味，無法和老師見面時，就看一些老師喜歡的書籍，接觸文學的世界；想著老師，寫一些詩和小說。然後請小百合和志夜朗讀我創作的小說，聽取她們的感想，的確很有意思，也很開心。

但是，受到世人矚目的志夜隨時對我察言觀色，戰戰兢兢地取悅我，拒絕上電視和雜誌的採訪，整天在沙龍圍著我打轉，唯命是從地服侍我，才是真正我發自內心感到高興的事。

這和在家裡被爸爸花錢僱用的傭人照顧的感覺完全不同，在這所女子學校的特殊環境中，在自己親手打造的城堡中，只為我存在的僕人。

配角豐富了我的故事，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要得到第二個配角。

小南茜。

像古董洋娃娃般可愛的她，在中學部時就十分引人注目。她的一雙清澈透明的大眼睛宛如玻璃珠子，一頭蓬鬆可愛的鬢髮，臉頰總是泛著紅暈。她的興趣是製作甜點，情人節前夕，有許多女生都希望收到她的友情巧克力。雖然她的外表看起來像是童話世界中的人物，但我喜歡她的眼睛炯炯有神，透露出內心的野心勃勃。

小茜是爸爸招待客人和家庭聚餐時常去的老舖料亭「小南」家的長女，她看起來宛如從西洋童話中走出來的人物，很難想像她在充滿高湯和醬油的環境下長大，

也讓我產生了好奇。

如果可以讓像她那樣楚楚可憐的美少女聽我的使喚，心情一定很暢快。而且，以女生為主角的故事中，當然少不了美味的甜點。我想知道小南茜的秘密。她的外貌越可愛，我希望她的秘密越醜惡。

我開始調查她的情況，也曾經在她放學回家時一路跟蹤。

她家位在料亭後方，散發出靜謐的感覺，但她總是用忿恨的眼神看向料亭，嘆氣之後，才走進家門。

那天晚上。

放學後，向來直接回家的小茜難得去雜貨店和咖啡店消磨時間，最後在公園的長椅上坐到深夜。我很納悶，所以一直在不遠處看著她。

坐在長椅上的她手中突然亮了起來。

是打火機。打火機在她手上一亮一滅，她用認真的眼神看著自己的手。

不知道把玩了多少次後，她猛然站了起來，好像下定了決心，腳步十分堅定。

她沒有走回家中，而是走向早就已經打烊的料亭。不一會兒，漆黑的料亭窗戶

微微亮了起來。亮光越來越大，扭動著擴散到整家店。火越燒越旺，小茜衝出店外，火燒到了她穿著制服上衣的左手臂上。她慌忙拍熄了火，跑進了黑暗中。建於大正元年的木造建築被熊熊大火包圍，在天亮之前，染紅了天空。

隔天的早報報導了這起火災。

老舖料亭燒毀 人為縱火？ 創業百年的料亭「小南」失火

X日深夜十一點左右，位在XX市XX町的料亭「小南」發生火災，約三百平方公尺的木造兩層樓店舖付之一炬。當時店內無人，並沒有用火，起火點也並非來自廚房，XX分局懷疑有人為縱火的可能，正進一步展開調查。

所幸這場火災並無造成任何人員受傷，也未延燒至鄰居家，位在店舖北側的店主住家也平安無事。經營者小南辰夫（五十五歲）、妻（五十三歲）和長子（二十一歲）在家中，順利逃了出來，長女（十六歲）尚未回家，所以全家人都平安無事。

小南辰夫先生表示：「很抱歉給大家添了麻煩，讓大家擔心了，本店暫時休業整理。」

附近居民為失去喜愛多年的寶貴建築物，和在店鋪重新開張之前，都無法嚐到「小南」的料理深感惋惜。

學校的同學也都紛紛討論火災的事，大家都很同情小茜。

「謝謝大家的關心。」

小茜臉色蒼白而憔悴，讓人看了於心不忍的被害人，但是，我——只有我知道那起火災的真相。

午餐時間，我叫住了走出教室的小茜。

「真可憐。」

「是啊，但幸好我不在家。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回到家，發現店鋪燒了起來，不知道有多驚訝和難過……」

「是啊，報紙上也說妳剛好外出，妳平安無事，真是太好了。」

「是啊……」小茜難過地垂下睫毛。

「但是，我對一件事感到不解。」

我拉起小茜的左手臂，挽起她的制服袖子。她怕痛地扭著身體，但她的手臂上包著白色繃帶。

「真可憐，燒傷會留下痕跡。」

小茜驚訝地甩開了我的手，把袖口拉下來。

「——為什麼……」

「我昨天晚上看到了，從妳在公園的時候開始，統統都看到了。」

小茜的雙眼越張越大。

「——妳看到了嗎？」

「對，從頭到尾。」

「這……」小茜苗條的身體顫抖起來，「怎麼會？」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已經忍無可忍了。」

小茜流著淚告訴我，她的父親終止了原本打算讓她參與經營的西餐廳計畫，決定變成「小南」的分店，而且要交由她哥哥負責。

「我爸爸每次只想到哥哥，他從來不教我料理，也不讓我踏進店裡的廚房一步，所以，我一直用西餐和他們對抗，以為終於得到了認同，沒想到，最後還是被哥哥搶走了。我太不甘心了，對我來說，那家西餐廳就是我的人生，所以，我也要奪走爸爸、媽媽和我哥哥的人生。」

她流著無助的淚水，情緒激動地訴說著。她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是對的，也沒有任何後悔。我更加欣賞她了。

「是嗎？原來曾經發生過這種事。」

「我做了傻事，我知道早晚會被逮到。爸爸向來不把鑰匙交給廚師，所以，只有家人可以自由出入料亭，全家人中，只有我不在家裡，而且我手上又有燒傷的痕跡……」

「小南，妳不要哭。」

我溫柔地對她說。

「我非常瞭解妳的心情。」

「……啊？」

「我非常瞭解妳想要實現夢想的心情，也瞭解妳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野心——小南，我可以為妳提供不在場證明。」

小茜驚訝地抬頭看著我。

「妳和我在文學沙龍討論到深夜，因為太晚了很危險，所以請室生……喔，他是我家的司機……請室生開車送妳回家。」

「白石學姊……」

「妳有沒有喜歡的作家？」

「我很少看書。」

「但多少有看過吧？」

「……太宰治的話，曾經在教科書上看過。」

「那就太宰治吧。那天晚上，我和妳在沙龍聊太宰治到晚上十點左右。」

之後，我們討論了詳細的內容，最後根據小茜以前寫的閱讀感想為基礎，決定說我們當時討論了《斜陽》的主人翁和子的事。雖然警方以重要證人的身分請小茜去警局瞭解了情況，但因為我和室生提供了她的不在場證明，所以排除了她

的嫌疑。

小南茜就這樣落入了我的手中。

我沒有看錯人，小茜做的每一樣甜點都堪稱絕品，漂亮的盤飾也撩撥著少女的心。而且，嬌小的小茜站在廚房內為鮮奶油發泡，或是用模型壓出星形或心形的餅乾時，好像在玩洋娃娃。雖然小茜對這個閃著銀光的最新型廚房讚不絕口，但我忍不住後悔，早知道應該打造一個更適合小茜感覺的鄉村風格廚房。

我順利地、嚴謹地建立自己的世界，之後，又順利招募了三名女學生進入文學沙龍。

古賀園子。園子精明能幹，如果沒有特別的目的，不可能自告奮勇地擔任復活節園遊會的執行委員長。調查之後果然發現她為了得到校方推薦，進入一流私立大學的醫學院，偷偷使用爸爸書房內的電腦，潛入學校的電腦主機，篡改自己的成績和評定值。

二谷美禮。聽說她利用網路做陪人聊天的義工時我太驚訝了，她根本是在和不

特定多數的男人從事援交。

然後是蒂安娜·德秋貝。在她辦理入學手續時，我發現她申請護照的日期剛好在艾瑪發生意外的前夕，讓我嗅到了計畫犯罪的味道。在我的質問之下，她哭著坦承自己想要來日本留學，所以在要塞遺跡把姊姊推了下來。

這些年輕而美麗的罪人。

邀她們加入文學社後，我的世界終於完美。

這些配角按照我的意願行動、說話，建立世界觀。這些罪人尊敬我，對我心生畏懼，屏氣斂息地注意我的一舉一動，在絕妙的時機上場、退場。

有了這些出色的配角，我這個主角更加充滿自信，綻放出更燦爛的光芒。

除了沙龍以外，我和老師還有另一個秘密基地，但必須經過地下停車場才能去那裡。

沒有駕照的女高中生不會去停車場，而且，為了預防意外發生，校方禁止學生進入停車場，我無法光明正大地去那裡，所以每次總是先走去第二校舍，經過理科

實驗室和家庭科室前，在走廊上轉彎。走廊盡頭有一面佔據了整面牆的大鏡子，映照著漸漸走近的我。這不是一面普通的鏡子，當這所學院在戰後剛創立時，英國的姊妹修道院贈送了這面鏡子，上面用蝕刻的方式刻了新約哥林多前書的十三章十二節的內容。

因為巨大的鏡子古色古香的設計，和上面蝕刻的神秘聖句，很多學生都很害怕這面鏡子，但對我來說，這面鏡子很特別的原因和別人不一樣。

我打開牆上的排煙啟動裝置的盒子，把排煙開關用力向下壓，然後推動鏡子，牆壁和鏡子之間就出現了可以讓一個人通過的縫隙。

鑽過縫隙，從另一側推動鏡子，就可以把鏡子推回原位。全校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這個機關。

走進去後，立刻看到一個通往地下室の木樓梯。以前校舍是修道院時，這裡是從地下倉庫通往三樓的樓梯，但在改建時打掉了地上的樓梯，變成了理科實驗室，只剩下通往地下的樓梯。由於木頭老化腐朽的情況很嚴重，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所以將樓梯封鎖了，這面大鏡子就代替了牆壁的功能。之所以會採用這種設計，是考

慮到將來有可能會拆除鏡子，而且只有工程相關人員知道。當初爸爸經營的公司承包了學校的改建工程，我很自然地知道了這個秘密。

我小心翼翼地把手鏡子移回原位，踩著吱吱作響的樓梯走去地下室。來到地下室時，旁邊有一扇小門，小門外就是停車場。老師總是把車子停在門旁，當我溜進老師的愛車時，不會被任何人看到。

老師總是坐在駕駛座上等我，然後眯眼看著我，親吻我之後，才發動車子。

這是我們的另一個秘密基地。我們開車去兜風，欣賞夜景，因為擔心被別人看到，所以絕對不會走出車外。如果說，沙龍是我打造的秘密基地，車子就是老師掌握主動權的秘密空間，對我來說，是充滿野性、刺激的空間。

在沙龍、在車上孕育的秘密戀情。

和老師在一起的時候，我經常想，希望我們的關係可以永遠持續下去。

我希望我們可以相愛到未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一直這麼祈願，所以，我的體內孕育了一個新生命。

「真的嗎？」

當我告訴老師懷孕時，他滿臉驚訝。

「對啊，該怎麼辦？」

「沒怎麼辦啊，」老師深呼吸後，對我露出笑容，「那還用問嗎？我們結婚吧。」

「啊？」

「我會去和你父親談。妳還有一年就畢業了，他一定會同意的。」

「真的嗎？」

「為什麼？妳不想和我在一起嗎？」

「不是，因為太幸福了。」

「妳真是個小傻瓜。」

老師緊緊抱著我，親吻了我。

「啊，我等不及了，我沒想到我們可以建立家庭。」

「我爸爸是死腦筋，他不會同意我們結婚的。」

「不同意妳嫁給我這種老師嗎？」

「對。」

我明確地回答，老師笑著撥了撥頭髮。

「只要妳還愛我，我會持續展現誠意，直到他同意為止。」

「啊喲，我這輩子永遠都會愛你。」

「哈哈，妳真年輕，但是這樣很好，年輕才會有這麼專一的美麗，這也是我最喜歡妳的地方。」

老師說完，開心地笑了起來。他這種愛挖苦人的地方，正是我被他深深吸引的重要原因。

「什麼時候去拜訪妳父親，我覺得越快越好。」

老師伸手準備去拿記事本，我吻著他，制止了他。

「等一下，最好不要現在去。」

「啊？」

「再等三個月……等到八月再說。那時候已經錯過了人工流產的時期，我爸爸就沒辦法反對了。」

只要熬到八月就好。我們一心想著這個目標，行事越來越低調。不再偷偷在沙龍見面，也不再開車出去兜風，甚至不再打電話，只通電子郵件。

「是兒子還是女兒？」

「我覺得可能是女兒。」

「如果是女兒，希望像妳。」

「要取什麼名字？」

「妳覺得鈴蘭怎麼樣？我希望她就像花語說的那樣，單純而幸福。」

「太棒了，好可愛的名字。」

我的身體不斷變化，時常想要嘔吐，整天懶洋洋，頭痛不已。我整天無力地躺在沙龍的沙發上，以前那麼喜歡吃小茜的甜點，如今只要一聞到味道就想吐，吐得整個胃都空了。

雖然身體越來越不舒服，代謝卻很旺盛，指甲和頭髮長得特別快，皮膚變得很

光滑。因為吃不下，又整天嘔吐，臉色變得憔悴蒼白，雙眼卻因為荷爾蒙分泌的關係，比以前更加明亮。

如今，我是鈴蘭的母親。人生在世，還有比這個更幸福的時刻嗎？
我的故事完美無缺了。
沒想到配角竟然開始失控。

2

「逸美。」

那天是學力測驗的最後一天，我和小百合一起走出校門時被叫住了。是爸爸。
爸爸坐在室生駕駛的車上。

「爸爸，你今天來學校嗎？」

「上車，現在馬上回家。」

「今天剛考完學力測驗，我想和小百合一起——」

「上車。」

爸爸嚴厲的聲音讓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和小百合互看了一眼。不知道是否察覺了我的不安，小百合試探地問爸爸：

「伯父，好久不見，我可以一起去嗎？」

「不，今天不太方便。」

這句話讓我的不祥預感更強烈了。

「知道了，爸爸。小百合，我們再聯絡。」

一回到家，爸爸立刻帶我去了書房。二谷的鞋子脫在玄關，我太慌張了，不小心踩到了她的鞋子。

「妳和那個叫北條的老師是什麼關係？」

爸爸劈頭質問我時，我驚訝得好像心臟被揪緊了。

「爸爸，你在說什麼啊。」

我故作冷靜地回答，但聲音微微發抖。為什麼爸爸會問我老師的事？

「你們真的在交往嗎？」

爸爸一臉可怕的表情逼近我，他的眼中佈滿血絲。

「怎麼可能？」

即使我否認，爸爸也沒有放鬆臉上的凝重表情。有人把我和老師的事向爸爸告了密。該不會——該不會是小百合？但下一剎那，我立刻知道懷疑小百合完全搞錯了方向。

「妳還想抵賴嗎？」

爸爸把放在書桌上的一疊照片丟了過來。我和老師在巴爾幹山脈前相互凝視。

我和老師在里拉修道院滿臉笑容。我和老師在薔薇谷卡贊勒克接吻。

為什麼？什麼時候拍了這些照片？

我用顫抖的手，撿起地上的一張張照片。

「不要臉的東西，我沒想到妳這麼愚蠢。」

爸爸用冰冷的聲音說道。

「但是……但是我愛老師。」

我抬起頭，正視著爸爸。

「荒唐。總之，我絕對不允許妳把孩子生下來。」

我嚇了一跳。我聽錯了嗎？

「你剛才說什麼？」

爸爸不發一語地從書桌的抽屜中拿出一張紙遞到我面前，當我看清楚紙上印的東西時，立刻全身發冷。

那是超音波照片的影本，上面清楚寫著產檢日期和我名字的羅馬拼音。為了避免被人發現，我沒有用健保卡，還特地去了郊區的醫院。

「我絕對不會允許妳生下來，知道了嗎？」

爸爸生氣地把紙撕碎，黑色的紙片在我面前飄落。我肚子裡的可愛孩子宛如海天使，有朝一日，將會長大成名叫鈴蘭的孩子。

我覺得自己的腳下的地面好像應聲崩潰了。這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我絕對想要守到最後的秘密——

「那個王八蛋老師，還說什麼真心相愛。」

「——你已經見過他了嗎？」

「剛才去把他開除了，也把他趕出這個城市，不許他再度出現在妳面前。」

「爸爸，你太殘忍了！」

「殘忍？留給他一條活路，他就應該對我感激不盡了。」

沒錯，爸爸向來不給別人留活路，他用這種方式建立了目前的地位，如果我繼續激怒爸爸，老師搞不好真的性命不保。

我大哭大叫，爸爸甩我巴掌。之後的事我記不太清楚了。只知道立刻被帶去爸爸經營的醫院，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摸著扁扁的肚子哭泣不已。我不想做任何事，一切都變得空虛而空洞。

出院之後，我才終於能夠冷靜下來思考。這一連串發生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有高岡或蒂安娜能夠在保加利亞拍下北條老師和我的照片，或是這兩個人聯手。只有出入我家二谷或古賀有機會向爸爸告密，但也可能是這兩個人聯手。只有察覺我胃口變化的小南，或是發現我身體變化的蒂安娜有可能知道我懷孕的事，也可能這兩個人都有參與。能夠拿到超音波照片的只有和醫院很熟的古賀，或是檢到我記事本的小南，也可能這兩個人都有份。

也就是說……這是文學社所有成員對我的背叛？

向來順從的配角突然亮出了最後通牒，告訴我她們不甘於被我單方面掌握秘密，如今，她們也掌握了我的靈魂。

沒錯——這是她們的宣戰佈告。

出院後回到學校後，我聲稱是因為肺炎長期住院，老師則說因為母親重病，不得不緊急離職，所以沒有人瞭解真相——除了我和社團的成員以外。

老師的手機和電子郵件信箱都不通，寄去的信也被蓋上「搬遷地址不詳」後退了回來。我再也見不到老師了。我帶著絕望的心情去學校，只有小百合溫暖地迎接我。

「恭喜你出院了。」小百合輕輕抱著我。

「小百合，我好想你，但你一次也沒來醫院看我。」

「我去了好幾次，但每次都被妳爸爸趕出來。」

「啊？」

「因為這次的事，我以前掩護你們的事也全都曝了光，所以妳爸爸很生氣。」

「原來是這樣，給妳添麻煩了。」

「妳不必放在心上。」

「我很想一死了之。」

「不可以說這種話，聖經上不是說『不可殺生』嗎？其中也包括自己。」

「聖經！」我氣鼓鼓地說，「我再也不看聖經了，也不想再靠近教堂和十字

架，因為我已經殺了我的孩子。」

「妳不要自暴自棄，要向前看。」

「不要，活著根本沒意思。」

「當然有意思，一切都可以重來，這是我慶祝妳出院的禮物。」

小百合說完，把一張畫著可愛小貓圖案的紙片塞進我手裡。

「啊……」看到那張紙，我忍不住叫了起來。

「怎麼樣？」小百合自信滿滿地點了點頭。

紙上寫著老師的新手機號碼和電子郵件信箱，和外縣市的地址。

「我幫妳向老師打聽到了，他在等妳的聯絡。」

「小百合……」

「小寶寶的事真的很遺憾，但妳可以和老師重新開始，所以拜託妳，一定要振作，以後我也會盡力協助妳。」

如果當時沒有小百合，我絕對不可能重新站起來。

老師是我生命的意義，我找回了活力，再度感受到生命的喜悅。

但是，還有一件事為我帶來活下去的喜悅。

那就是復仇。

我要向背叛我，殺了鈴蘭的妳們五個人復仇。

3

我的復仇計畫就是把妳們五個人叫到露台上，在妳們面前跳下露台，手上拿著鈴蘭花，代替我的遺書。

妳們一定會手忙腳亂，絕對不會想到白石逸美竟然會選擇走上絕路。一旦不瞭解自殺的原因，就會徹底猜測鈴蘭花所代表的意義。一旦知道代表了我失去的孩子，就會知道是妳們陷害了我，也造成了我自殺的原因——也就是妳們犯下的罪。

沒錯，鈴蘭花是我給妳們的恐嚇信。

在我死後，妳們一定會被追究，於是就會絞盡腦汁，想出一個計謀。

如果不是自殺，而是他殺就解決問題了。只要讓有某個人帶著明確的殺意殺了我，然後賦予鈴蘭花完全不同的意義，就可以解決問題。於是，妳們開始散播「文學社的成員之一殺了白石逸美」的流言，讓每個成員都承受懷疑的眼光——因為所有成員都遭到懷疑，就代表無法特定是某一個人。

預測了這些情況後，一個星期前，我當著妳們五個人的面，從露台跳了下去，渾身是血地被救護車抬走。

但是，我並沒有死。我從露台跳到一樓和二樓之間的石頭拱頂上，然後再跳到花圃——小百合事先在花圃內的花草之間鋪了大量鬆軟的腐葉土做為緩衝，再把事

先準備的血倒在身上。

我被送去爸爸的醫院。我無法毫髮無傷地躲過這一劫，一隻手扭到了，渾身都是挫傷，接受治療後，我留下一張紙條，說去找北條老師，就從醫院逃走了。爸爸不願將女兒和人私奔的醜聞公開，這一個星期以來，都暗中尋找我的下落。校長也向全校學生隱瞞了董事長白石家的醜聞，所以沒有人更正我已經死了的傳聞，而且這個傳聞不斷擴散。

之後，小百合帶著一束白花來到學校，流著眼淚，放在我的課桌上——這麼一來，等於證實了「白石逸美已經死了」的傳聞。在女校裡，富戲劇性的妄想往往更勝於真相。我以此把妳們逼到今天的地步，妳們一定整天惶恐、痛苦，擔心鈴蘭的秘密被人發現吧？

我完成了讓妳們陷入恐懼的復仇，同時能夠和北條老師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沒有澄川小百合的大力協助，我無法獨自策劃、執行這個完美計畫。小百合預料到所有的事——爸爸和校方都不會公佈我私奔的事，妳們誤以為我已經死了，就會相互指責，努力保守秘密——想出了這個方案。啊，我美麗的參謀，我

由衷地佩服她細膩的洞察力，因為她竟然如此徹底地完成了我原本只有模糊概念的復仇計畫。

我在和北條老師的新家寫這篇小說，我們的生活恬淡而平靜，雖然不富有，卻擁有一份溫暖的幸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因為妳們的計謀，我才能擁有這份幸福。如果妳們沒有告密，我也許至今仍然必須偷偷摸摸地和老師約會。

寫完這篇小說，我會偷偷回去沙龍，然後趁著黑暗參加例會，在妳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笑著聆聽妳們的朗讀。

然後——我當然不可以忘記寫最後的結局。

為了今晚的例會，我也提供了一項火鍋料，藉此表達我小小的心意。

今晚的圍鍋是花鍋。妳們有沒有聞到鈴蘭強烈的芳香？

鈴蘭的花朵和花根都有劇毒，含有強心苷的鈴蘭毒苷、鈴蘭苦苷和鈴蘭糖苷……立志當醫生的園子應該知道得很清楚。

想要欺瞞主角的膚淺配角必須退場，妳們今天自願聚集在這裡集體自殺。

沒錯，這就是要求妳們各寫一篇小說的目的。

因為每篇小說都成為妳們各自的遺書。

這些故事緬懷、悼念我的死，回憶關於我的一切。妳們強烈崇拜我、深愛著我，無法接受我的離開，所以各自寫了一個能夠接受這個死亡的故事，在朗讀之後，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這個沙龍將成為美麗的棺材，成為妳們死亡的點綴。

這就是我的故事的高潮。

正值青春期，感性和自我意識特別強烈的女高中生才適合這麼感傷的結局。

再見，愚蠢的配角們。

妳們無法走出我的故事。

妳們死後，這個故事——我，白石逸美的故事仍將繼續傳誦。

（完）

8. 例會閉幕詞

社長 澄川小百合

所有的朗讀都已經結束了。

怎麼樣？各位是否樂在其中？

火鍋料剛好全都吃完，最後的鹹粥成為今天閨鍋的結尾。

啊喲，妳們怎麼了？怎麼都不說話？雖然光線太暗，我看不太清楚……妳們該不會都在發抖？我聽到玻璃杯都發出嘎答嘎答的聲音。

什麼？逸美剛才的小說？

對，那真的是逸美交給我的，的確確是逸美所寫的。

沒錯，逸美全都知道，她早就識破妳們骯髒的企圖，識破了妳們姑息、愚蠢而膚淺的陰謀。

妳們這幾個愚蠢的女孩，妳們為什麼不乖乖讓她照顧妳們？為什麼不乖巧順從，讓她好好疼愛妳們呢？我知道妳們整天提心吊膽，因為只要逸美的一句話，就可以摧毀妳們的人生。一旦逸美說出了秘密，妳們就徹底完蛋了——妳們每天的生活中都承受著這樣的威脅。但是，這不正是所謂的謀略嗎？逸美很擅長謀略，所以，她很懂得隨心所欲地操控別人，充滿令人難以抵抗的魅力。

沒錯，逸美是天生的蛇蠍美人，她毫不掩飾自己的強勢，把妳們的秘密握在手心，利用這些秘密，讓自己成為中心人物。所以，妳們也應該在她面前完全示弱，假裝緊抱她的大腿，鑽進她的懷裡，徹底扮演好配角的角色。如此一來，彼此都可以相安無事……

啊喲，各位為什麼哭啊？妳們到底在害怕什麼？——喔，是為了閹鍋裡加的鈴蘭嗎？沙龍內伸手不見五指，不知道閹鍋裡到底放了什麼，即使有奇怪的味道和香味，也不會有人覺得奇怪。正因為這樣，逸美才選擇今天做為復仇的日子。對，沒錯……我的確親手加了鈴蘭。

啊喲啊喲，即使現在衝去門口也沒用，因為門已經從外面鎖住了，窗戶也一樣——沒錯，妳們無法離開這裡，無法離開逸美設定的復仇舞台。這個沙龍是舞台，妳們是演員，逸美是導演。在導演喊卡之前，妳們無法離開舞台。什麼？突然冒汗？眼冒金星？胃痛不已？渾身發抖？想嘔吐？

妳們不要責怪我。沒錯，妳們說對了，我是這項計畫的首謀。逸美對我說，她想要復仇時，我仔細地思考，預測了所有的情況後，建立了綿密的計畫，讓妳們心

生畏懼，同時能夠讓逸美和北條老師幸福快樂的方法。但是，歸根究柢，不是因為愚蠢的妳們設下了圈套嗎？

不要大喊大叫，因為不會有人聽到妳們的叫聲，這樣也很失態。我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忘記自己是值得驕傲的、聖母女子學院的學生，不是嗎？

先喝一口雞尾酒，讓心情平靜一下吧，然後繼續聽我說下去。

請妳們冷靜之後好好想一想，為什麼由我代為朗讀逸美的小說？

逸美在小說中提到，她會趁著漆黑來參加今天的例會，但她並沒有現身。難道逸美放棄了親手復仇的機會嗎？不，不是這樣的。逸美是一個有仇必報的人，而且，她今天的確來到了沙龍，雙手抱著一大束鈴蘭花來向妳們復仇。

今天中午，逸美和我一起為例會做完準備工作後，一起喝著伯爵茶，朗讀了剛才的小說給我聽。她的雙眼發亮，聲音因為歡喜而微微顫抖。

「妳覺得怎麼樣？」逸美問我。

「我覺得很棒。」我坦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想，也發自內心覺得她的作品很出色。充滿花香的美麗復仇，這是建立在女生對美的意識基礎上的完美復仇，我由衷

地為自己參與了其中一部分感到高興。

「能夠安排這麼完美的計畫，全都是妳的功勞。」逸美這麼對我說。

逸美聰明又美麗，能夠隨心所欲地利用所有的人和事，實現自己的慾望。她無情而冷酷，激烈而堅強，不屈不撓，自私自利——但這正是逸美的魅力所在，也正因為如此，才充滿刺激。

在初中部第一次遇見逸美時，她就是這樣的人。我很崇拜和我個性完全相反的她，卻絕對不主動接近她。那時候我經常生病，每次請假就會被同學嘲笑，在學校很不起眼。

有一次，我又向學校請了一個星期的假。當我想到又要被同學欺負，忍不住帶著憂鬱的心情回去學校上課時，發現那些惡作劇的學生全都被學校退學了。放在教室的聖杯和修女的經珠，以及學生的貴重物品多次在學校失竊，結果都在她們的書包和置物櫃裡找到了。我驚訝不已，逸美偷偷對我露出微笑，向我點了點頭。我立刻知道，一切都是逸美安排的。

我不知道逸美為什麼為我做這些事，就像我在逸美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沒有的東

西，進而被她吸引，也許逸美也和我有相同的感覺。我們在那個時候強烈地、強烈地結合在一起，我決心成為和逸美個性相反的好夥伴。

如同全心全意把克莉絲汀培養成明星的魅影，讓福爾摩斯的推理更出色的華生，在背後默默支持郝思嘉的韓美蘭——為了讓自己的夥伴綻放光芒，他們都不遺餘力地付出。雖然彼此個性相反，卻相互依賴——沒錯，他們兩個人合為了一體，夥伴綻放出光芒，他們的生命才有意義。

所以，只要逸美願意，我會為她實現所有的願望。我為她投入了所有的身心，就是為了讓她能夠持續綻放燦爛的光芒。

逸美陷入了老師和女學生之間這份禁忌的愛後，為她增添了宛如燃燒般的美麗。雖然她的言行舉止看似冷靜，但內心燃燒著熱情之火，這把火也照亮了她自己——看著她因為這份激烈的愛而散發出帶著性感的妖艷，我感到驕傲和滿足。

所以，當我得知妳們的背叛時，也許我比逸美更加生氣。我絕對不允許妳們破壞，我絞盡腦汁想出了把妳們徹底逼入絕境的方法。揚言自殺、私奔、在例會上展開復仇——為了心愛的逸美，為了保護我的作品白石逸美，我綿密地研擬了所有的

計畫。

想到今天晚上，所有的計畫都將在這個沙龍開花結果，我感動得忍不住發抖。

「今天的例會結束後，我再也不會回來這裡了。」

逸美說。

「是啊……雖然有點難過，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鄉下的生活很不錯，小百合，妳有機會來找我玩。」

「謝謝。」

「我以後的生活只要有老師就滿足了，我要生可愛的孩子，生很多孩子，成為一個好媽媽。這是我現在唯一的夢想。」

逸美笑得很甜美，我從她的笑容中看到了平凡母親的表情。雖然只是短暫的剎那，但我看得一清二楚。

逸美喝著伯爵茶，興奮地談論著和老師共同展開的新生活、未來的事和兩個人平靜的生活，談論著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喜悅。她那雙富有攻擊性的眼睛越來越溫和，線條俐落的嘴唇也越來越柔和。

逸美竟然會露出這麼庸俗、平凡的表情。我不禁愕然。諷刺的是，我的努力和貢獻竟然奪走了逸美身上難以抗拒的魅力。老師和學生戀愛這種禁忌的狀況磨練了逸美的魔性，所以我協助他們這場戀愛，沒想到逸美竟然從中找到了安定。

我著急起來。我至今為止的努力，不是為了看到逸美變成這樣。我做了無可挽回的事——看著一臉幸福的逸美，我茫然地呆立在原地。

但是，就在這時……一個念頭掠過我的腦海，腦袋中響起一個聲音，好像有人在我耳邊呢喃。

——比起眼前的逸美，我更適合當主角。

啊，在我耳邊呢喃這句話的是天使？還是惡魔？我愛上了這個想法。

如果克莉絲汀、福爾摩斯和郝思嘉失去了身為主角的光芒，魅影、華生和韓美蘭很自然地想要成為新的主角，把故事延續下去。

主角交換。

主角從逸美變成我。

沒錯——從那個瞬間開始，這個沙龍就從逸美的復仇舞台，變成了主角交換劇

的舞台。

主角換人做……這是一件大事，也是新的高潮。為了襯托出新的主角，前任主角必須華麗地殞落，而且，這場交換劇需要有觀眾。我迅速思考，很快想到可以用逸美準備的復仇小道具。

——沒錯，我把鈴蘭加進了伯爵茶的茶壺中。

正如逸美在小說中提到的，即使她消失，她的家人也以為她私奔了，老師以為逸美被她的家人帶回了家，我可以用自己的雙手，讓逸美以最美麗的姿態離開這個世界。炫目的水晶燈下，逸美緩緩倒在撒滿鈴蘭花的地上——啊啊，這是多麼耽美的景象，也許那一剎那的白石逸美，才是我打造的完美作品。

基督把自己的聖體和聖血分給祂的門徒和信眾得到了永生，同樣地，妳們在未來的人生中，必須和逸美一心同體，銘記著她的美麗——妳們背叛了逸美，這是妳們的義務，因為逸美那美麗、高貴、驕傲和高潔的靈魂已經進入了妳們的身體。

請妳們記住，從今天開始，澄川小百合的故事翻開了第一頁，妳們以後要為我的故事增色，但請妳們充分注意自己的言行，因為如今是我掌握了妳們所有人的秘

密，而且，妳們今晚所吃的——是分給妳們，妳們一輩子也無法抹去的新罪證。

差不多該打開水晶燈了，我為各位送上最後的甜點，那是我從一大早開始為各位精心烤出來的「維納斯的手臂」。哪一位——高岡同學，可不可以請妳幫忙切一下？啊喲，各位怎麼在發抖啊？而且臉色蒼白。小南同學，妳從鍋子裡拿出來的手錶，是和去年一樣的香奈兒限量款吧？逸美很喜歡，每天都戴著，現在終於屬於妳了，太好了。

啊，話說回來，當主角的感覺太愉快了。請各位為我乾杯。

本學期的朗讀會也非常出色，雖然逸美已經不在了，但我們要充分利用她留下的沙龍和藏書，我相信這是對她最好的憑弔。

外面仍然狂風暴雨，請各位回家時小心。今天感謝各位的蒞臨。

本學期最後一次例會到此結束。

各位請多保重。

〈參考文獻〉

《大系世界美術》第13卷〈文藝復興美術1〉，新規矩男等編，學研Marketing出版。

《文藝復興的異教秘儀》，Edgar Wind著，田中英道、藤田博、加藤雅之譯，晶文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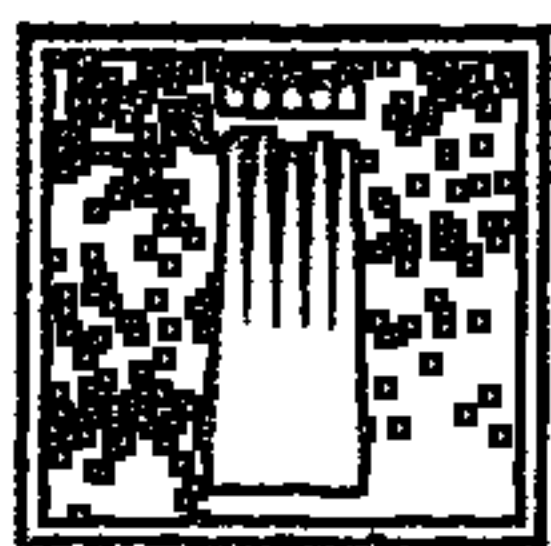
本作中安傑羅·波利齊亞諾的詩作引自《原典 義大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一書，池上俊一監修，名古屋大學出版會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暗黑女子 / 秋吉理香子著；王蘊潔譯。-- 初版。
-- 臺北市：皇冠，2014.11
面；公分。-- (皇冠叢書；第 4430 種)(異文；1)
譯自：暗黑女子
ISBN 978-957-33-3116-2(平裝)

861.57

103020549



皇冠叢書第 4430 種

異文 | 1

暗黑女子

暗黑女子

ANKOKU JOSHI

© Rikako Akiyoshi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Keio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 2014 by Crow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作 者—秋吉理香子

譯 者—王蘊潔

發行人—平雲

出版發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

電話◎ 02-27168888

郵撥帳號◎ 15261516 號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50 號寶恒商業中心

23 樓 2301-3 室

電話◎ 2529-1778 傳真◎ 2527-0904

責任主編—盧春旭

責任編輯—湯家寧

美術設計—王瓊瑤

著作完成日期—2013 年

初版一刷日期—2014 年 11 月

法律顧問—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讀者服務傳真專線◎ 02-27150507

電腦編號◎ 554001

ISBN ◎ 978-957-33-3116-2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 260 元 / 港幣 87 元



• 皇冠讀樂網：www.crown.com.tw

• 皇冠 Facebook：www.facebook.com/crownbook

• 皇冠 Plurk：www.plurk.com/crownbook

• 小王子的編輯夢：crownbook.pixnet.net/blog